

入臺灣縣學並未設進額前據臺郡紳士郭開榮等
以海外人文日盛呈請加設粵籍舉額並增四縣及
澎湖廳文章進額等情由臺灣道府縣學遞加查議
轉詳飭據二司會詳請

奏前來臣等伏查臺灣為海外要區百年來涵濡
聖化人文蔚起蒸蒸日上似當

奏懇

恩施廣其登進之階俾多士鼓篋奮興野處不暱崇闡庠
序潛消桀驁之風服習詩書益敷禮義之教臣等謹

酌擬條款為我

皇上陳之

一請設粵籍舉額一名以符原案也查乾隆六年禮
部議覆前任閩浙總督宗室德沛具

題粵生鄉試俟數科以後數百名再請另編字號取中
一名等因嘉慶十六年經前署督臣張師誠以粵
籍生員造送科考者已有八十八名加新進九名
共有九十七名

題請另編字號取中舉額一名奉部駁稱查嘉慶十四

年科考冊內粵籍生員列入等第者僅至三十四名即造送錄遺者亦未必人人盡屬可取不得遽添中額致各省客籍紛紛效尤等因茲據臺灣道冊報粵籍生員現已一百二十三名已遠過百名之數臣等查乾隆六年部議粵生數滿百名即請取中舉人一名今係遵奉原駁辦理非他省客籍所得援以為例應請於臺灣閩籍中額三名之外另編田字號加設粵籍中額一名庶閩籍粵籍各有定額益昭平允亦與原案相符

一請加四縣文章學額以昭激揚也查臺灣鳳山嘉義彰化四縣各額進文章十三名連年以來文風加盛應試之人倍多於昔幾與內地大縣相同而學額尚不及中縣之數登進之途不免稍隘臣等伏思臺灣民情浮動悍而且愚必使讀書明理之人日多方可替其囂凌之習應請將該四縣學額各增廣二名俾士民觀感振興益知以誦讀為事庶幾比戶絃歌得叔愛人易使之道效寔於海外風俗大有裨益也

一請定澎湖廳文童進額以示鼓勵也查澎湖地方
孤懸海之中四面汪洋叵測應試童生向係附入
臺灣縣學航海往還風濤險阻尚未明著進額間
有徒勞跋涉竟未獲進門下者未免向隅該廳赴
試文童現在已及百人查與淡水廳設學之初人
數相等應請歲科兩試各取進二名以示鼓勵仍
照粵籍文童之例附入府學畫一辦理
以上各條臣等悉心酌核是否有當仰懇
飭部議覆如蒙

俞允請即自本年鄉試為始合併陳明臣等會同福建學
政臣史致儼具

奏

鄉試老生請沛 恩綸 嘉慶二十四年

順天監試臣和 等跪

奏為鄉試年老士子三場完竣循例恭摺
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惟本年已卯科順天鄉試臣等奉

命監臨於士子點名入場後詳查順天學臣移送底冊內

有年屆九十八以上三場試竣俱克完竣者六名

欽惟我

皇上

錫福恩深

觀文化洽際

升恒之慶典霞壘流甘敷

仁壽之蕃釐星狐現瑞造士極寰瀛之盛桂籍宏開作人

賡

倬漢之章艾齡歡舞該生熊清泰等久涵

教澤夙抱遺經肄業黌宮共切干雲之願依

光輔郡彌殷就

日之忱茲逢三載之興賢譽髦胥萃用闢四門而獻藝矍

鑠方增月府攀枝雖姓名之未與風簷燃燭亦篇幅

之能成數鶴算以康強仍携黃卷念鷄窗之勤瘁異

換青衿凡茲壽侶之延康怡應

昌期而見瑞臣等恭承

綸命蒞事文闈對三條燭影之完乙科獲雋從千佛名經

而外亥字增書謹循成例以成章貢登

玉陛敬籲

釀慈之布闈

福衍珠囊理合開具清單恭

呈

御覽伏乞

皇上

敕部查照例案核覆施行

國朝奏疏卷十八

蕭山 朱櫟 雲木 編次

武備

軍政前

請嚴軍令

高去奢

陳武備十計

劉武元

請計餉核兵

王永吉

復軍政考選成例

季開生

更定八旗兵制

林起龍



陳軍政五事

葉舟

責成主將策勵戰守

嚴沆

檢救藩封

朱紹鳳

請核兵額杜冒糧餉

趙申喬

議補山東兵額

岳濬

定長江水師營制

尹繼善

請免追故兵預領糧餉

邁柱

請設馬廠

劉於義

議汎兵授田節餉

孫嘉淦

籌楚省營制

那蘓圖

定安西營制

慶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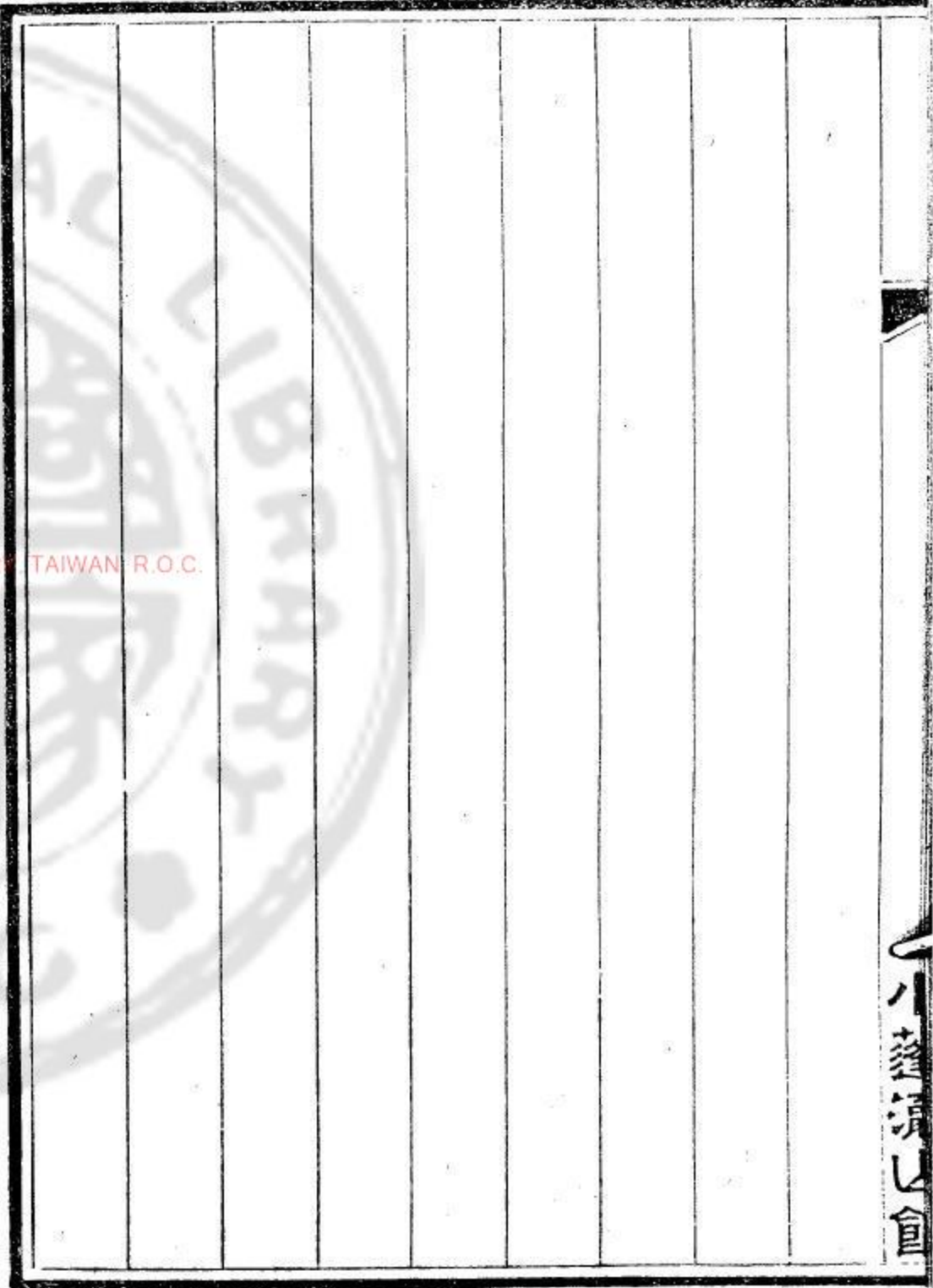
嚴禁派累軍需

胡寶瑑

籌戎政九策

莽阿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請嚴軍令 順治二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 臣 高去奢謹

題為

神武震疊已遠師中約束宜嚴乞

聖明特加申諭以普

皇仁以成大業事 臣 讀孟子之言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又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蓋言天下大勢直在邱民而人心嚮往惟屬

仁主今天下困極矣幸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上毅然除暴安民甫定秦豫旋移師江淮不忍置一方
于膜外真

王者四海一家之規也臣竊意兵者所以征不服也凡我
義旗所指仍有逆我顏行者立誅無赦以彰

天威可耳若開門迎降既為順我之民矣猶殘掠不免不
惟阻人投誠之念謂

皇上安民之意何昔漢高入關中吏民安堵如故故能滅
秦威項不五載而底定天下元將伯顏兵下臨安一
人不殺史冊稱為盛事茲

王師已抵碭山知江淮之民靡不慕義欣歸聞外諸將宜
仰體

皇上不嗜殺威心倣漢元故事鈴束三軍使地方秋毫無
犯以慰人望若謂戰士自從征來經難險萬狀節制
太嚴或失衆志不知天下既定

朝廷論功行賞自有關
國承家之典在而何得不約誠軍士讓漢高伯顏獨專
美于前也乞

皇上速勅行間凡已降州縣勿殘勿掠俾士民安輯庶四

海欣悅而吳楚越閩皆聞風思歸則天下可傳檄而定也

陳武備十計

順治六年

欽差巡撫南贛汀韶惠潮柳桂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院

右副都御史臣劉武元謹

奏為

國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見以裨安攘十計事

臣聞

自古帝王之定天下也以兵威治天下也以仁政威
足以剪羣雄仁足以治人心故語兵治戎興文發政
張法紀以肅羣工總綱維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
之公道政教號令必斷自宸衷使內外文武諸臣開

誠布公以撥亂反治為心以靖寇安民為務庶治理可臻而風俗可變也哉

朝定鼎之初首下蠲卹之

詔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莫不稱頌而歸向之也是以一征而江浙定再征而閩廣服黔滇諸邦旦夕可以版圖天下之大未有如今日者夫何而將帥蓄謀激成異變江西一叛而廣東隨之良由圖之不早以致釀成大患也孰謂滿洲舊人中無特出之才略乎且

命將出師道途遙涉動經歲月運糧載草勞民動衆及殺賊煇城旋即班師又無重兵以彈壓之苟且塞責終成何濟且以為

國家之大事在兵得一省必鎮定一省聯絡聲勢既不煩於遠調呼應即靈又不難於速滅而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於此臣愚陋無似身受

皇恩隆重竭誠圖報則巖疆之事親歷三年深有見于時勢之難言也固不敢輕言而終不得不言臣伏枕憂思心血既竭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十策披瀝密陳

總期宣揚

聖德而齊一衆志共銷未萌之患以鞏

皇圖一統萬年之業也伏乞

聖明採擇焉

計開

一曰選大將以張捷伐夫總兵一官全疆之安危繫焉
得其人則克以勝不得其人則易以亂今之大將必
簡用滿洲並武振超哈之官選有才勇者足以鎮服兵將
教練有方約束有法處無事之日則休養銳氣當戰

陣之時則奮命衝殺區區土寇豈真不能滅與今時
則不然也領兵頭目動以百計平時全不操練出兵
並無行伍借賊害民縱兵焚掠為總兵者且復資其
權勢以作威福分其貨財以充囊橐是法之不行自上
祀之又安望其臨師服衆哉速宜慎選滿將以張捷
伐之權伏乞

聖裁

二曰議節制以重事權夫總督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
國鎮將服其節制兵馬聽其調度任至重也巡撫則

次之亦有提督軍務之

命武職如將領衛所等官立聽節制調度舉劾

勅書開載甚明今有提督總兵有鎮守總兵皆稱曰軍門而道府等官皆其所屬即前任江南督臣洪承疇刊布條約提督及總兵等官不許擅稱軍門不許擅理民詞示禁甚明恚置不聞至於征調兵馬時出時入朝撫暮勅倏往倏來無怪乎兵驕將悍自總兵養成之也即如逆鎮金聲桓手握兵重權毫無忌憚委撫道委府縣遣兵調將一聽其指揮何事不可為也從來

總兵職專戎務不得兼轄有司前轍可鑒亟宜申明職掌以重節制之權伏乞

聖裁

三曰用新舊以奠疆圉我

清朝兵威所至無遠不服臣以為得之易治之難今天下非乏人才也大抵新官通文理而少擔當舊官敢擔當而疏文理方今

聖主求賢圖治任用舊官如江撫章于天非舊官乎先事失於調停臨事不能擔當一旦被其凌逼尚苟延性

命受兵部偽職為之打造砲車其忠

君愛國之念何在臣日為痛恨切齒者此也如今日需才甚急當不論新舊各官擇其老成持重歷官最久有擔當而通文理者以之擢用要地運用籌畫必有功業可觀伏乞

聖裁

四曰議巡方以專責成夫按臣以察吏為事故一年報命凡藩臬守令等官事事則稟其意而為之虛實輕重惟彼所欲耳至明季則綜覈武職秉權太重行事太過

不論賢否勇怯以舉劾為招權納賄之門如巡按董成學者聞以劾將名侮索饋遺索金珠至再至三而一旦釁起不測激成大禍臣愚以為憲綱一書可為矜式各省督撫皆兼都察院職銜按臣一小御史耳皆當統屬於督撫如按臣巡視一方必親臨各縣宣揚聖德問民疾苦興利除弊害釐奸剔蠹而已至于委查盤拿訪犯皆明季陋習已奉

旨禁革今巡按仍不遵依名為查盤寔為納賄至于拿訪犯當從巡按衙門始一切書門承差皂快等役皆本

土人也平居作蠹害良家資盈滿恐府縣處治則鑽
元為後公報私警買訪賣訪而真正大奸大詐聚以
賄脫其間迫害良民者不知凡幾須痛加革禁總之
按臣專以察吏為事如將領有不法之事必先揭報
督撫會疏勘明會疏
題叅不得因以小忿起釁伏乞

聖裁

五曰設部官以司兵餉蓋兵以餉為主無餉是無兵也
今各省經制已定而糧餉必需不過以本地之所輸

供本地之所用而京運其可盡留乎宜設部官一員
經畫錢糧商稅等項稽查缺伍侵冒等弊按數扣除
隨宜區處再有不足仰給於

朝廷撥補于別省相繼發給使賦有常額兵有常食庶將
士得免于藉口而糧餉不至於冒濫此經久之道伏乞
聖裁

六曰重兵備以資彈壓切惟初關之疆整頓為艱所賴
二三兵備道臣分猷共理凡籌兵措餉察吏飭戎皆
監司之責一轉而巡撫再轉而總督權綦重而體原

尊今之兵道總鎮視為屬員兵將之勇怯營伍之虛實兵馬之缺補糧餉之盈縮道臣不敢過而問焉日望風承旨於鎮將之下如少拂其意即羣聚嚙吠而煌煌

勅書皆不顧焉臣以為鎮道一體而將士皆其綜覈以儲節鉞之選伏乞

聖裁

七曰議陞調以勵將士夫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

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果能摧堅克敵屢著功績者即當加以優賞別為陞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然將可陞而兵不可調也今之將官素養悍卒自備壯馬凡有不測一呼即起其應如響且三年五年久居一方陞轉無期此功臣所以灰心戰將為之喪氣也臣以為有功者亟當陞調然陞一將即補一將充其缺而統其兵一轉移間則耳目新而驕悍馴得免台隍之虞矣伏乞

聖裁

八曰慎降將以用北方蓋降將者中懷巨測原以勢窮力竭不得已而降之也皆宜帶赴京師或給口糧之資以贍其家或投閒散之職以榮其身總之非我腹心必有異志降兵亦然如逆鎮金聲桓所委巡撫耿焯者今幸總督宣大南北遠隔呼應難通若近在江浙能保其不附和全逆而叛反乎臣愚以為降將降兵均須安置得宜萬不可仍留之要地也伏乞

聖裁

九曰選守令以撫殘民且養兵之費皆出于民而兵行

之處民先被害况守令之刻削于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臣惟

國家用人不當為人擇地須為地擇人凡地方緊要之處尤宜擇其年力精強才氣超羣兼通武事者用之有能加惠黎民廉明稱職者以三年為率即行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武功並論即行超擢如其才畧恢宏可當大任者即由此而為兵備為撫為督無不宜者惟以治效為準今之守令皆屬於鎮將之門昔皆列位平行今則手本謁見甚者答應之

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所當
痛草者此也今當兵馬繁興之際糧餉必需為守令
者必將追求於民妻孥鬻於草料髓骨竭于徵輸烏
驚魚散老弱流離狡健者勢必羣聚為賊是以撫之
而不信諭之而益憤矣必得守令之賢者知民疾苦
曲為化導寓撫字于催科之中而養之愛之民未有
不親于上者故民安而邦本固此保治永世之良圖
也伏乞

聖裁

十曰設啓心即以奏機密夫督撫之下不過一中軍旗
鼓而已左右皆漢人凡機密軍情未必如心腹之人
而可與相商酌者即有密切奏

聞一繕寫疏未發而傳聞已遍所關最大臣愚以為當照
各部之例凡督撫衙門宜設滿洲啓心郎一員使緩
急得以商確如係密

奏亦以清字具疏庶傳宣當而軍務亦有裨矣伏乞
聖裁以上十策實出為

國愚忠臣目擊時事日壞處家皆然非專為南贛而言

也若不及蚤整飭必為將來禍亂之階臣拙直無學
不顧忌諱謹據事密陳伏乞

皇上俯賜

睿鑒大奮

乾斷如果臣言可採

勅下部臣密議速覆施行

請計餉核兵順治九年

戶部左侍郎臣王永吉謹

奏為遵

旨具

奏事臣王永吉具有四方水旱異常等事一疏隨奉有

這本說的是王永吉必有良策著詳明奏來核餉清兵
原是一事救荒靖寇如何兩便著戶兵二部會同確議
速奏諸臣有真見者亦許直陳方畧不得泛論往弊之

旨捧誦

明綸不勝惶汗竊念臣至愚昧感事憂時不能安枕中夜
怵惕遂陳管見上瀆

宸聰原無嘉謨足資

廟算反覆思維恭繹

明旨核餉清兵原係一事策之良實無良於此者敢為

皇上詳陳之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餉不可裁而可核除

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戰守馬步官兵正在臨戎

各省各府滿漢駐防官兵係俱係旗下無容輕議外

若山海永平薊州密雲昌平通州天津易州大同宣

府延綏寧夏甘肅固原等鎮山西山東河南江南浙

江江西九督撫鎮道副叅遊守營保關隘經制之兵

豈無老兵當清弱兵當清病廢之兵當清者豈無逃

故之兵當清傷亡之兵罪革之兵占冒之兵當清者

豈無老馬病馬弱馬瘦馬倒斃缺額之馬當清者兵

以十名為卒率清汰二名馬以十匹為率清汰二匹率為卒則減省

二兵之餉二馬之草料矣照額限定勒令開除候歲

豐餉足另

題招補積而計之餉以百萬為卒率一歲可省二十萬今

查六省十五鎮經制兵馬歲支餉銀七百三十五萬
兩有零米六十八萬六千石有零豆十二萬三千石
有零草七百七十一萬束有零總算本折約共用銀
八百五十餘石萬若清汰十分之二計共裁省銀一百
七十餘萬兩即以此裁省之數除接濟楚餉外確查
直省災傷輕重酌定分數

詔諭蠲免亦寬然有餘矣營伍少一糜餉之兵則

朝廷少一養兵之餉樞部減得一分軍需則有司寬一分
鞭朴兵清則餉自裕賦減則民自安計不出此徒責

垂死災民空飽無用疲卒兵既不可以靖寇饑民流
移將復聚而為寇民以賦急而戍生兵以民窮而餉
斷兵民交困勢必至於兩傷也為持重之說者必謂
清兵招怨恐生釁端殊不知挑選精壯之兵各有應
得之餉若不扣剋怨從何來所清逃故傷亡軍中原
無見人誰為騰謗至於老弱病廢之徒荷戈不堪禦
侮即掉臂何能為害其造言煽惑不肯清汰者獨有
占膏一項耳軍令具在誰能為豈若輩寬耶清兵核餉
按之

國法甚正質之兵心亦安固斷然可行無可瞻顧者
伏乞

皇上勅部詳加核議不敢謂臣言之盡當也抑臣尤有說
焉湖南守將望風先糜靡湖北援師奉調即潰平時對
敵豈無陣亡傷此日奔逃必多星散若云名名寔在何
故賊勢披猖全無堵剿虛冒情節明白顯然營兵營
馬不報開除月餉月米仍索舊額督撫惟有大聲呼
餉不肯寔心清兵漏卮不塞將成江河即使時和年
豐

國用安得不虧民生安得不感哉由此推之各處征戰
官兵亦當嚴行清核未可以戎馬倥傯聚置不問也
據寔詳陳字多逾格仰祈

聖鑒施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復軍政考選成例 順治十年

禮科給事中臣季開生謹

題為謹因考核督撫之

上傳敬陳軍政考選之成例以求固封疆大彰激勸事臣

伏請考覈督撫以示勸懲之

聖諭仰見

皇上留心軍國加意封圻治益求治安益求安甚感舉也

而臣因之竊有請焉蓋我

皇上勵精圖治既大計羣吏以澄外國復甄釐京職以修

內政茲復舉督撫而甄別之事有不治則民有不安
焉而臣以為或鎮一省或鎮一路與督撫相表裏者
鎮臣也鎮臣而得人則能固國而安民鎮臣而非人
則必至縱兵而害民或養賊以毒民倘止貪黷剝軍
彌縫應位猶其小也今乃跋扈如海時行衰庸不任
調遣如孔希貴老病幾至失職如高第比比而見至
於禍裨中貪暴不法者屢入彈章疾病不堪者頻為
請代若是者豈一日之積乎夫俟其惡已稔疾已篤
而後請黜請代不已晚乎軍政考選之舉有萬萬不

可緩者矣蓋會典舊例外官三年一計京官六年一
察軍政則合內外五年一考選其黜降一如大計例
今大計已行三次京察亦有定期武臣則十年來未
聞甄別不幾漏網而無所勸懲哉伏乞

敕下該部查照會典軍政考選舊例請

旨酌定速行庶貪悍衰庸皆得先為驅除不至貽禍封疆
貽患生民而督撫益得收臂指之用矣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更再定八旗兵制疏 順治十年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奏為

勅查會典舊例更定八旗兵制以重萬世富強之本事論

語曰足食足兵夫食足則富兵足則強足食之策臣

於京食積貯一疏畧陳之矣臣請復以足兵之說進

伏乞

皇上採擇焉我

太祖

太宗練成一旅雄師遺我

皇上掃蕩寇氛削除叛逆勢如摧枯拉朽三年間統一海內歷觀史冊伊古以來得天下之速之易未有如我皇上者豈非兵勁無敵於天下哉但臣聞兵在

盛京無餉而富今至京師有餉而窮細究其故蓋以盛京地方素稱沃野一切柴草魚肉菜蔬價值不昂莊頭部落曾無逃拐是以人不以兵為苦今天下一家止有征調更番迭出往返動輒萬里馬匹十損八九且南方旱濕軍裝器械無不溽爛滿洲不作生理專

靠地土而地薄路遙疊遭水旱兼之新投莊頭不能養主反來索糧必加督責携家而逃日闕用非錢不行物價騰貴數倍所有得月餉有限而軍器什物棚仗馬匹無一不係自備兵安得不窮乎臣明思兵止出一身而馬匹器械俱取之於官今滿兵一人出征部落有帶六七人者有帶三四人者馬匹多者四五匹必少者二三匹而馬匹器械事事備之於已明時分別按天下之兵以防邊我

朝獨靠八旗之兵鎮天下揆之時地勞逸迥異甘苦懸

殊似宜變通臣查會典開載馬政有京營馬匹各邊馬匹家丁馬匹巡捕馬匹值差馬匹軍餘馬匹諸款開載軍裝有號衣胖襖袴鞋布花雨帽氈衫諸款開載軍器有盔甲弓箭弦條刀鎗弩銃旗牌鞋帶撒袋鞍轡鞭子諸款開載草料有明智寺坊伍場草束太倉豆諸款以上舊例無一不用給兵今十年來外而九邊未聞討奏馬價闕支軍器軍裝而三大營四衛營揮刀紅盔圍子手大漢將軍裏九門外七門皇城四圍紅鋪諸色軍丁軍器馬匹草料俱已裁革各項

錢糧豁免在民乎徵解在部乎不以給乎支用何處乎今凡事俱查會典獨八旗舊乎為

何與伏乞

皇志俯念創天下者此兵守天下者亦此兵已居漢國難拘滿例隨地制宜因時立法仍以天下原設給兵錢糧查照會典通給八旗兵丁則人強馬壯兵精器足

並增

九重之威靈更壯六師之聲勢悚動萬國之聽聞消弭四

海之窺伺久出遠征可無賠累之苦列戍分屯永絕
措辦之艱一舉而衆善得矣然明例有不可盡拘者
官買馬匹侵尅多端瘦損不堪騎操徒費戶部一項
草料錢糧造解器械骨破不一粗惡不堪使用徒費
工部一項匠役錢糧且徵本色累民最深合無將馬
匹草糧軍器軍裝各項錢糧照數折徵估定價值或
一年給兵一次或三年給兵一次或遇出征之時給
兵一次使自喂馬匹自製器械既無骨破之弊兼省
工匠之費此又事之極便者臣儒生也本不知兵但

聞語曰兵勞則罷人怨則變揣時度勢私憂過慮冒
陳若此如果可採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通查會典確議詳覆更定八旗兵制以重
戡亂定禍之本萬世富強之業永逸遠無虞矣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陳軍政五事 順治十二年

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臣葉舟謹

奏為遵

諭陳言事臣伏讀

上傳令在京七品以上文武滿漢官員凡掌職之內詳切
敷陳以資採用務要各行所見毋得泛濫空言雷同
塞責欽此臣敢不就職掌所關敬行管見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清冒占之兵冗兵不裁則糜餉冒占不去則耗兵

今鎮將以下各營之兵多者千餘少者亦不下數百
宣人人盡皆勁卒足供驍騰之用乎臣查十年六月
內臣部前任尚書王永吉奏為欽奉

上諭等事一疏內議兵數制當核請

飭各督撫將境內官兵通盤打某鎮衝險防兵當厚某營
平緩戍卒宜裁各督撫亦漸次舉行增減得宜獨是
逃亡缺額老弱冒占之兵畢竟積弊相仍開報無幾
即歲有季報不過虛應故事未嘗寔力奉行是止核
其額外可省之兵而未核其額外不寔之兵益少而

力益單不幾以裁兵而反受兵少之害乎臣以為宜
嚴

飭各督撫寔心查覈近者親自校閱遠者轉檄才能巡道
查閱務期營無弱兵兵無虛餉有不寔者該督撫飛
章叅處庶稽查嚴而冒濫杜永收驍勇之用兵矣

一曰公舉劾之典賞善罰惡二者不可偏廢若賞重罰
輕武夫悍卒益驕橫而不可制臣近見軍政一典

本朝十年以來方始舉行及查督撫開報各冊八旗法處分
大小武職幾三百四十餘員內止總兵二員副將二

員叅將游擊亦不過三十員其他皆都守千總而已
即此三十餘員鎮將又大半係解任裁缺緣事陞任
之人其現任謫處者寥寥數員黜級了事不盡皆大
貪大惡也豈其餘鎮將叅遊等官類皆兢兢守法賢
良素著者乎此無他見任則彌縫之術工官大則應
援之途廣也臣以為宜通

勅各督撫以後每歲嚴加甄別舉則寧刻毋濫劾則寧嚴
毋寬其有惡積蹟顯著者不時據寔糾叅更當法行自
貴無僅以官卑職小塞責倘或容情徇庇養虎貽害

聽科道官查訪糾舉該督撫即以溺職論庶幾舉劾嚴
而武臣知所畏憚矣

一曰防驕橫之漸武職之與文職事有相關寔不相轄
故凡鎮將

勅書必云一應錢糧詞訟有司職掌毋得干預臣閱卽報
見督臣金礪叅固原總兵李茂一疏內稱每年派各
米斗行半價糴豆私派堡寨交納馬草又見科臣張文
光叅壽春營叅將徐春長一疏內稱侵占民房強霸
行市帛打生員王鞏運甚以穢物填入其口夫固原

總兵駐劄之地有道府縣官壽春營駐劄之地有壽州州官生員百姓與鎮將何與而聽其凌辱肆其科派道府州縣不過敢而一問其強橫尚可言哉臣以為宜嚴飭鎮將等官不許欺弱士民凌制有司并申明文武不相統轄之義有肆害科派者有司申報督撫題叅重治庶體統明則不受制驕橫之氣可漸消矣

一曰塞規避之路文職京官告病查驗明白准其回籍病痊起用外官則徑准休致無病痊起用之例所以

杜規避也今武職忽而稱病督撫代題解任忽而病痊督撫又具疏稱請補移咨求用矣豈非值多事之時則託病以謝責過事平之後復僥倖以圖榮乎矣又督撫提鎮一遇陞轉多題請營將帶赴新任不曰效用需人則曰指臂得力設使新任果屬巖疆猶不妨借才以供驅使倘或趨逸避勞去苦就甘不適以滋倖實乎受爵

公朝拜恩私室至非分也二者皆規避之路不可以不塞一曰嚴效用之選臣衙門舊有奉

旨設上本辦事堂候聽差等官上本辦事人等為數無幾
或由科目或係效勞俱在衙門供事為差官一途額
糧百名以供奉差押解投文護送之用舊日多有無
賴積棍冒充其中一經奉差衡州撞府如虎如狼多
騎越站騷擾驛遞無所不至前此壞事被革或飽颺
而去者往往有之案查十一年三月奉

旨斟酌考用授以守備職銜臣思武進士方選守備武舉
止選千總外委各官衝鋒破敵非有紀錄不准題補
今以白丁效用數年而即得四品職官終覺未當且

此輩奔走之日多學習弓馬韜畧之日少一旦授以

汛防要地人缺未必相宜臣以為遇有差官缺出宜

選用一科二科武舉彼出身科目必知自愛愛身名以

之奉差自能守法再定以效勞年限滿日分別等第

考補各項守備其以前效用差官或念其奔走日久

不便劇為裁革必嚴加查核果素無過犯又復請請練

弓馬韜畧者方准照例考用庶官與人相稱而効用

一途不致濟匪人之弊矣至於各督撫題補之例亦

可以鼓勵武臣一端又不可不察焉嚴疆督撫所恃

以鼓舞麾下憤勇成功者以有爵賞動之也臣查早十年內經畧輔臣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旨請至目今用兵地方督撫遇有題補查果人地相當有功可錄不妨酌量准從其他平定之處不以為例庶幾軍心踴躍可以收得人之效矣以上各款皆臣職掌所關故敢詳切敷陳惟

皇上採擇焉

責成主將策勵戰守順治三年

兵科給事中臣嚴沆謹

奏為嚴責成以紓軍興之費事方今事之最急者莫大於兵餉臣見頻年以來一處告急則一番發兵軍需既困於轉輸士馬亦疲於奔命即如閩浙之間兵至則賊逃兵撤則賊又至是賊且以逸待勞而往來徵調絡繹不停我反受其困矣臣思在內大兵即古所稱禁旅原以居重馭輕必須養精蓄銳遇有非常捷伐間一遣調以張四庭臣不庭之威至若各地方總督

巡撫併提鎮等官各有經制額設之兵以備本處戰
守之用後又慮其卑弱復于省會及衝要諸路特遣
固山駐防是以主兵之外再增一保障矣乃每遇賊
警報即大聲病呼請發

禁兵以一處之賊而禦之以主客三項之兵無怪乎兵日
餒而餉日潰也置以臣愚見當先責成各督撫并提督
總兵將原設本處主兵精加選練寔覈充伍老弱者
急行汰換虛冒者急行清補務令能戰能守有一兵
即得一兵之用則主兵已成勁旅矣至於駐防固山

所領兵馬即當專備征伐授剿不得僅以所駐之地
苟幸無事遂以原設主兵畫地而守同歸無益則防
兵又添一重鎮矣兩項馬兵互為表裏設有賊至主
兵可禦而防兵繼之協心同心小醜何難撲滅果係
賊勢猖獗不得不請大兵亦須策勵主兵互為犄角
使一鼓即奏蕩平不得置本標之兵全再不操練專以
臨事籲請開議卸之端如近日浙閩督臣佟代祇緣
小嫌私隙與督臣秦世禎糾訐不已當海波當沸之
日而且爭衙門理庶獄則其平日之不可寔心簡練

士馬綢繆封疆大可知兵倘不及早嚴立責成將來
各地方尤而效之誠不知何所底止也從來用兵有
攻有守進取貴放於神速必不可久淹歲時防禦貴於
耕屯必不可遠勞饋送運今經畧諸臣作何通局布籌
尅日奏功以蚤紓

南顧之慮今無有進功之費而祇成退守之形恭露師徒
消糜糧餉此最目前大計所當蚤定勝筭以確圖救
寧者也

檢勅藩封

順治十六年

戶科都給事中臣朱紹鳳謹

奏為藩封專制有年悍弁橫行日甚宜加檢勅以杜各
省未發之奸事竊惟戡亂以武致治以文古今不易
之道也

國初奸匪肆行頻煩征剿

宵旰坐謀於殿陛熊羆決勝於疆場維時使貪使詐法網
少寬兵且為刀俎民且為魚肉而不得不姑容而俟
之者勢也今聲教漸摩十有六載鬼方殊俗畫入版

圖正

皇上發政施仁策久安而謀長治之日也昨讀

上諭特發帑金三十萬兩賑濟滇黔病疾苦并佐三路進兵
不時之需大哉

皇恩施於當厄想見遐荒父老扶杖歡呼感極而繼之以
泣也

皇上身居九重之內心周萬里之外如此其篤且摯夫亦
曰湯火餘魂寔堪憫惻耳封疆大吏宜何如心體而
力行乃聞兩粵諸藩擅恣威福狐狸狙獾半假虎威

水陸舟車盡蒙王號臣同官揚雍建及按臣田昇昇龍
先後疏陳義情激烈亦無見其大端矣今馬登雲騷
擾於贛縣張牛祿荼毒於清江不曰藩差則曰藩兵
又何其肆行而無忌憚也

天語宗嚴草職提問已足破梟雄之膽雪無告之冤而臣
猶鯁鯁過計者該撫因循未免投鼠而忌器問官瞻
顧輒多蒙面而喪心將使犯之者不足以戒而言之
者遂相視而不敢發可不為之寒心乎且不特此也
紀律之師秋毫無犯苟使主將嚴明偏裨以下安至

橫行若此是連坐之法不可以不亟議也臣請

勅下該部以後裨將一員犯法主將作何申飭裨將二員犯法主將作何處分推之三員四員層累而上輕重有差即在屏藩亦所不宥法嚴而人人知懼則地方少免豺虎之毒諸王亦得永保帶礪之勳矣而臣更有鯁鯁過計者天下如此其大也騷擾之害非惟贛縣清江而已也悍將之憑陵驕兵之竊發亦不止馬登雲張牛祿與曲龍郭少南而已也以臣所聞浙江一省所云滿洲城者割數十萬市廛以給之不可謂

不大矣舊兵調遣新兵移駐復另割湧金門一帶以居之室廬什物騷然一空百姓不可謂不苦矣乃駐兵游手劫掠時聞或男人嘯聚白晝而攫財或女子成群黃夜而入室勢同狼虎禍及鷄豚此有耳目共聞有目所共覩者也因思各省之駐防與各府之鎮將縱兵出入擾害地方豈無有毆官辱吏奪人之物淫人之妻斫人之臂指如贛縣清江者乎撫臣駐節日久情似切於輔車按臣巡歷無常勢復同於傳舍特依阿而不忍發諉卸而不敢言耳臣請

勅下各該督撫按百計網繆力行廉訪但有前犯立刻題
參以憑重處儻撫按隱匿不聞或被科道糾察並治
撫按以黨惡庇非之罪如是則行間無跋扈之憂百
姓有生聚之樂而

國祚等於苞桑矣

請核兵額杜冒糧餉 康熙五十一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趙申喬謹

奏竊惟治世之道居安而必思危經國之猷揆文亦兼
奮武我

皇上奠丕基於一統建萬世之太平命將設兵星羅棋布
每年養兵之餉不啻千萬計所以對威銷萌安民保
泰慮至深而意甚遠也夫設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
後兵不虛設費一餉必得一餉之實而後餉不徒費
今之標鎮協營果能兵無虛設而餉不徒費乎如其

其不然則是冊上有兵而伍內無兵此兵將安往也
紙上有餉而軍中無餉此餉將安歸乎其各固在于
侵餉之官而其弊總起於頂名之兵蓋兵之招募時
者即為新收而兵之事故者即為開除此一定之理
亦一定之法自食糧之兵皆頂名而非真名雖有召
而悉係舊名則無從辨其新收即係事故而仍存舊
名則無從察其為開除應除而不除則未除以後之
餉俱飽侵餉之腹應收而不收則未收以前之餉盡
入侵餉之囊或經查點而塗人皆兵不妨張冠李戴

孰能識其是非或遭摘發而相沿已久不難指東詬
西孰能驟為改易

朝廷捐餉以養兵營伍無兵而糜餉

朝廷方期士飽馬騰之效而營伍祇為肥家充橐之謀豈
不大可惜哉不惟是也兵丁有犯命盜本案之事而
糧冊無名便可脫然事外剛頂名之兵即為藏奸之
地矣不惟是也兵丁有准入場考試之例而私行替
換便可倖弋功名則頂兵之兵又為舞文之魁矣種
種弊端總由頂名食糧而其流遂至於不可究詰臣

請

勅下直省宣將軍督撫提鎮嚴查各營兵丁從前有頂名食糧者速行據寔報明改正嗣後食糧兵丁遇有事故即與申報開除一有召募亦即按名註收併將兵丁改正姓名及真正年貌籍貫造冊報部倘有不遵即以虛冒軍糧論如此則兵皆虛名自無虛兵餉皆寔餉自無冒餉行間皆荷戈之士地方藉防守之益而

國家自享磐石之安矣

議補山東兵額 雍正九年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岳濬謹

奏為東省車兵懸額未補謹陳末議仰懇

聖鑒事竊東省撫鎮各營於雍正七年五月內奉

旨挑選車騎營兵二千名派往北地路出師欽遵派往在案

伏查山東左控海疆右臨漕運路通九省水陸交衝

登兗兩鎮所統標馬步兵共一萬千六百八十二名

除各員親丁名糧之外寔在馬步兵共一萬五千

二百六十四名緣地方遠濶況務殷繁各路散防僅
供差務派往各路兵車二千名又經按名抽撥十分
之內挑去一分有餘是以汎廣兵單不敷差遣因查
出征兵車各本名歲支糧餉荷蒙

聖恩准其按季支領俾養贍家屬無憂內顧 臣仰體

恩仁豈敢輕議募補而行伍闕係甚重又亟需補足原額
臣再四籌畫莫若將該兵子弟諭令各家報明該營
鎮將擇其壯幹者暫令頂補充伍俟大兵凱旋之後
本兵回營仍將前項暫充之子弟俟有開除名糧即

准拔補以示鼓勵既不繁另給錢糧又可以共資防
護寔為一舉兩得倘該兵並無親子弟姪無可頂補
可否念行伍為重另募鄉農添補足額仍懇

恩准另給步糧暫資口食俟本年歸伍停其支給即將新
募之兵與暫充該兵子弟一體候糧拔補雖增給糧
餉所費稍多而兵額無懸寔與營伍地方大有裨益
再查兩旗兵丁俱係督臣營轄且直隸河南山西各
有車兵均未酌補非臣一隅之見所敢臆論但臣身
居東省目睹情形不敢不據寔密陳上瀆

宸聽倘臣言可採仰祈

皇上特頒諭旨將東省原撥車兵分別充補以寔營伍併

懇免將臣捐發部不使臣顯蹈越俎之愆益戴

聖皇於無既矣

定長江水師營制 雍正十年

署理江南總督巡撫江蘓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

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尹繼善謹

奏為備呈長江情形酌籌水師營制仰懇

聖訓事竊惟長江跨連數省通湖達海最關緊要沿江上

下水陸營汛星羅棋布規制綦嚴但立一營必得一

營之寔濟有一兵必收一兵之寔用方為措置得宜

緩急足恃臣荷蒙

聖主深恩署理總督印務懼職任之難盡恨營伍之廢弛

數月以來竭力整頓設法稽查務與技藝純熟汛防
嚴密以無負我

皇上教訓期望之至意而兩江水師情形多係有名無寔
臣悉寔心諮訪通身籌畫其中未妥之處愚見所及
有不敢不據寔陳奏者京口為江淮鎖鑰南北咽喉
將軍親標兩營駐劄府城俱係陸路江陰副將左右
兩營雖係水師止守沿江汛守地所有京口沙艇五十
六隻据黎艇三十二隻配搭八旗官兵乘坐操演寔
寔為江省水師之重鎮今查兩項戰船共水兵一千

四百餘名却為將軍親標陸路兩營管轄陸路將弁
既不熟諳水性且船隻水手駐劄之高子港去鎮城
數才里不能兼顧除春秋兩操以外俱各游手好閑
不但無人訓練亦且並無器械徒有兵名究無寔濟
此京口水師不妥之情形也江寧為省會重地襟帶
長江居京口狼山上游從前並無水師雍正五年欽
奉

諭旨令江寧駐防滿漢官兵學習水師部議於八旗滿洲
蒙古馬兵內挑選一千名派協領四員佐領防禦驍

騎校各十二員撥京口將軍標沙艇二十隻共水手三百餘名令江寧將軍督率每逢春秋二季操八旗官兵寔為有益且但教習水兵必得設有專員當日部議止令於鎮江千總把內揀選四員遇水操之時令其前往江寧分配旗員教習至止操之時仍回原任無論暫將冰撥之員並無責成難收寔效即鎮江千總把亦不能教習水師而佐領等官不能諳熟旗下事多不能在城上彈壓雖輪班照看並無專責至今三百餘兵不但未置器械未習技藝且家眷仍在鎮江高

高子港春秋臨時應差其餘之日多半未往京口而京口經管旗員除捕盜舵工之外尚不能識熟一旦需用官兵俱不聯合人船總不湊手此江寧水師不妥善之情形也狼山為長江尾閘大海門戶總兵親標三營有戰船二十二隻定例春秋出洋操演江汛每月會哨邇年以來狼山行伍營踈懈春秋不過駕沙嘴船數隻每船配兵數名並不出至大洋至於江口來往幾次草率塞責水面不能熟嫻焉能衝風破浪至於江汛會哨虛應故事止以空文具報會與不會漫

無稽查更可異者趕繒大船原係出洋利艘而竟泊於狼山港內高擱沙灘從不出洋操練廢棄戰船虛糜糧餉此狼山水師廢馳馳之情形也見在狼山營務臣已面交署總兵王廷梅令其逐事詳稟徹底清查將舡隻之安放不妥者擇地位置水兵之漫無紀律者教以技藝並諭以會哨之法令其寔心力操演臣復派員前往監查務必力挽積習寔心整理其京口將軍標水兵一千餘名若不另行籌畫難收寔用請將現任高子港水兵一千四百餘名另設水師都司一

員千總把各一員駐劄高子港專管船隻督率水師並歸江陰水師副將兼轄除春秋與旗兵合操外閒暇之時即教習藤牌挑刀各種技藝則駕船之水手即精練之勁兵操船則馳縱江洋停操並可資防禦庶無用者咸成有用矣江寧將軍船隻俱在江邊停泊其水兵三百餘名因無棲身之所前將軍鄒彌達曾經商酌臣已撥興隙地似宜酌蓋營房將水手家眷搬至江寧以免數百里往返奔走另設水師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專司其事仍歸將軍統轄其素日管理

水師旗員仍令兼管除配八旗官按期操演外平時
責成守備者管船隻教習兵丁技藝與西岸浦口營相
為對待再添吧呢船數隻以便巡緝則城外江邊又
有營頭防守寔為嚴密抑臣更有請者江寧京口旗
下官兵雖一年兩次操演而此外總不駕船終難熟諳
以後京口江寧應每月各於佐領協領等官內派出
二員輪駕船隻酌帶兵丁巡查江面其狼山鎮標除
專管海汛之右營官弁每月駕船巡視海面外中左
兩營亦宜每月輪派將備駕沙呢船二隻於江南游

巡如此則水手得以熟習旗兵又可勤練而長江數
千里形勢連絡遠近聲援庶於武備少有裨益矣

請免追故兵預領糧餉雍正十一年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邁柱謹

奏為請免追故兵預領之餉仰懇

聖恩再頒

諭旨事竊臣於上年八月邸報中伏讀

上諭聞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數年以來有陸續在軍
前病故者今年七月間該管將弁始接到部文而各家
口前所領月餉例應病故之日追出歸入絕載曠項內朕

思國家養育兵丁加息優渥而出征身故之兵丁尤朕所格外矜憫者其未奉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此時安有力量可以措辦交官此項月餉悉著加息免其追還欽此仰見

皇上加息於出征病故之兵丁至優至渥臣查楚兵赴陝出口以來亦有軍前病故者原營奉文開除已隔數月行追家口長支糧餉并追故丁名下豫借庫銀該家口俱以貧苦無依哀籲免追誠如

諭旨其未奉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無力措辦交司事同

官

一轍但北路四省兵丁遇有軍前病故免追家口長支糧餉出自

特恩未見部文通行臣下亦未敢援引然同一出征身故之兵丁自當共霑

皇恩一例邀免今楚兵遇有軍營病故者議動司庫三分耗羨銀兩找給新兵家口併補還故丁之豫借庫銀咨明戶部先行在案臣轉思楚省如此辦理已經推廣

聖恩而別省尚有出征兵丁不知作何辦理仰懇

聖主洪慈再頒

諭旨宣示各省遇有出征兵丁在軍前病故者照北路四省及楚省見行之例將家口長支月餉併故丁豫借庫銀一概免追准動該省存公銀兩支給還項則皇恩浩蕩無處不周矣

請設馬廠

雍正十二年

吏部尚書署理陝西總督兼辦軍需事務臣劉於義謹

奏為請設馬廠以裕邊防事臣伏以

國家馬政為武備之要連歲西路軍需調解馬匹陝甘兩省購覓甚難俱從北路歸化城等處解送不惟糜費錢糧且長途遠涉難免疲乏瘦損之弊况語云地運莫如馬即將來大兵凱旋邊防要區原宜多為畜養以備應用考漢時廣置廐苑設立牧師縣監分別

河西六郡北魏時以河西為牧地滋馬二百餘萬匹
唐時置八坊四十八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畜馬七
十餘萬匹是河西諸郡水草豐善原係前代畜產馬
匹之所臣留心體訪聞西寧擺羊戎地方可設牧廠
隨委原任西寧府知府黃澍前赴查勘黃澍稱擺羊
戎周圍約二百四五十里其間荒地甚多且饒水草
可牧馬六七千匹又肅州嘉峪關外之花海子泔帶
湖一帶周圍約二百餘里水草富餘里甘州之大草
灘涼州之黃羊川水草尤屬豐裕皆可設廠牧放臣

請於擺羊戎花海子大草灘黃羊川地方各設馬廠
一處每廠且先採買騾馬一千匹兒馬二百匹查兒
騾馬西寧口外及陝西內地尚易購覓騾馬每匹約
需價銀八兩兒馬每匹約需價銀十二兩即可採買
以為牧放孳生之用其擺羊戎馬廠即交西寧鎮經
理大草灘馬廠即交甘提標經理黃羊川馬廠即交
涼州鎮經理花海子泔帶湖馬廠雖係安西鎮所屬
地方但去安西甚遠離嘉峪關止二百里應就近交
肅州鎮經理令安西鎮防護每廠各廠游擊一員總

理其事其牧長牧副即用本營千把牧丁即派本營
兵丁亦毋庸額外多費錢糧每年以孳生馬匹之多
寡即定各提鎮之殿最如此經理數年馬匹蕃息於
邊疆防守永遠有益矣

議汎兵授田節餉 乾隆 年

吏部尚書 臣孫嘉淦跪

奏為汎兵授田節餉以振營伍事竊惟天下大勢在兵
與農三代以上兵民合一故無養兵之費而收富強
之寔三代以下賦民養兵而以兵衛民兵少則不足
衛兵多則民不勝其養其始每苦於相妨而其終乃
至於交困史冊具在可考而知也唐之府兵頗為近
古但撫綏無法而戰守不分罷戰從農則耕耘未習
釋耒荷戈則技藝未嫻兼顧而兩有所不能精所以

難於久行也哉

朝兵制較古精詳八旗禁旅各省駐防綠旗之營星羅雲布兵威有加於前而賦額無增於舊故正供所入大半用以養兵欲減賦以裕民而兵額難裁欲增餉以裕兵而民力重困兵民尚有相妨之勢不可不思所以變通之也伏查各省兵制督撫提鎮之標兵備備援剿而不防汛其副參游守之營兵則在營者少而在路者多通計天下守路防汛之營兵不下二十餘萬身離本營自不能以時操演往返輪流又不能

專工守望且小營之內馬兵無多不出則有悞巡查

盡出則有悞騎射此操演之所以多曠而道路之所

以多^有疎防也夫善為政者貴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欲

積^責標兵之在城者使離營而種田其勢誠有所不可

至守汛之兵而固日在田間也所居即場圃之地所

行即阡畝之中現今墩臺之下汛兵多為圃而種菜

若授田而使之耕亦其心之所樂從也臣嘗行歷各

省見北直山東河南陝西等處道路甚為寬濶兩旁

餘田清理區畫皆堪種藝臣愚見守汛之兵似皆

可以授田計每兵餉銀若干每畝租銀若干使租銀所得符其餉銀而止則每兵所需不過一二百畝也每一墩臺例有五兵兩墩相去約有五里道旁餘田分給五家不足則買民田而補之計其田價所需不過二三年之餉銀也地制已定給與一年之餉使其製田器買籽粒或雇人承種或子弟代耕夫使人耕種而已率之則不悞騎射巡緝之務也而且謀生之計日在道旁督人種田即是守路防人竊禾即是查匪其於守望不令而自嚴者種田有粟兼能有草牧

獲之後再給一年之餉使買馬而自養之人皆有馬聲自壯朝夕芻牧絡繹往來其於巡緝不督而自勤矣况兵既有常業不需營兵抽換則在營之兵自可勤緝習騎射專工操演將技藝精熟而營伍亦皆整飭矣夫在營者習戰在野者習耕其勢甚便非難行之事也習耕者居守習戰者出征各專其業無曠悞之虞也買田買馬之需皆支歲給之餉非分外之費也各省督撫果能明於大計而善為經營勿張大以驚衆勿欲速以滋擾擇人任事因地制宜非難成之

功也以三年之餉買田一年樹藝一年買馬五年之
後各省守汛之兵皆可自食其力而停給餉銀則是
並未裁減兵額而歲省庫帑數百萬兩無庸折給草
乾而驟增營馬數十萬匹而且道路之巡防日密營
伍之操演日勤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收府兵
之利而不滋府兵之弊一舉而數善焉者此之謂也
臣學識迂疎見聞固陋謹就愚見所及冒昧敷陳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籌楚省營制

乾隆六年

刑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臣那蘇圖謹

奏為敬陳芻蕘仰祈

睿鑒事竊惟楚省襟帶江湖控扼苗土一切營制最關緊
要必須鈐轄合宜聲勢聯絡水無閒冗之戰艘陸無
曠缺之額兵庶操防得收寔效而帑項不致虛糜臣
蒞任以來無日不留心查察次第辦理今奉

恩命調任兩江除尚需斟酌未敢遽定之事容臣札交新
任督臣孫嘉淦籌畫辦理外所有必須改轄及儘可

裁汰併應通行飭禁者臣查察既確不敢因已經調
任因循緘密謹就臣愚見逐一為我

皇上陳之

一永順一協應歸鎮筸鎮統轄以免隔越以便控馭也
查永順乃新闢土疆北與湖北新闢之美容施南拾
九土司連界西與四川新闢之酉陽土司接壤南則
與鎮筸苗疆緊相毗連聯其所轄之保靖永定二營又
屬苗土夾襟之區地方最為緊要今隔越七八百里
遠隸常德提督統轄設或地方有緊要事務往返千

有餘里寔有鞭長莫及之虞查鎮筸鎮東南之乾州
喜鵲營一帶與永順協東南之土蠻坡相接其永順
協鎮乾駐劄之處相去不過三四百里聲氣可通且
鎮筸為楚南苗疆巨鎮所轄辰州沅州永綏三協辰
協在筸之東永綏在筸之西沅協在筸之東南而永
順永即在筸之東北今若將永順改隸鎮筸則四協環
布四面不特平日巡查督率得收指臂之益且氣勢
相連聲援亦壯况永順在辰協之上三百里其往常
德提標水陸程途必由辰協經過今辰協尚因苗疆

緊要近隸鎮標則永順豈可遠慮隸提標致有控馭
難周之處應請將永順一協就近改隸鎮標統
轄庶形勢合而呼應靈並無紛更滋擾之繁而於苗
疆寔有裨益

一岳州常德二水師營應改歸龍陽協管轄以便操演
以一事權也查岳州水師營係康熙二十八年
臣丁思孔

題請設立彼時撥有岳州城守營兵一百名是以即隸
岳州城守管轄又常德水師營亦係康熙二十八年

前督臣丁思孔

題請設立彼時因撥有提標兵三百名是以即隸提標

管轄迨雍正十二年前督臣邁柱因常德水師無將

領督率請改隸常德城守營兼轄在案在立功之初

原為水陸巡防互相稽察起見意非不善惟是水師

與陸路各有分司營制既迥不相同操練亦大相懸

絕乘風破浪與躍馬列營其止齊步伐豈可同日而

語况洞庭一湖為八省往來之要道秋冬水涸則港

汊繁多春夏水漲則茫無畔岸竊匪出沒最易藏奸

全賴水師營汎巡防嚴密鈴束得宜方於地方有益
現在岳常二水師因各隸陸路城守營管轄雖有董
率之名並無訓練之寔是以二營水師頗為廢弛今
查龍陽協專管洞庭一湖之水汎乃屬水師專管西
連常德東接岳州與岳常二水師之汎地彼此接壤
應請將岳常二水師營俱改隸龍陽協管轄則以水
師轄水師不但稽查操演事盡合宜且三營相合以
成犄角之勢平日游汎則聲勢聯絡有事調遣則呼
應得靈庶統率得有專司而水師不為虛設矣

一虛設之戰船宜酌量裁汰以省冗費也查龍陽一協
原額兵丁九百名設立戰船五十隻以供游汎操防
之用兵船本屬相稱今查該協兵丁已經於各案內
陸續裁減抽撥再除親丁公費名糧現存寔在兵丁
止有五百六十餘名而船隻未經裁減以致兵少船
多無從配搭其冗餘船隻徒泊河干每屆三年小修
五年大修十六年拆造虛糜

國家帑項徒供風雨飄零今查該營塘汎二十二處應
需船二十二隻再中東西三路弁兵游汎船六隻又

將備遊巡船二隻通共止需船三十隻已足敷用其餘戰船二十隻殊屬無益應行裁汰若云地方管制常有備無患但今現議將岳常二水師營歸併龍陽協管轄則有岳州水師沙戰船二十四隻常德水師沙戰船三十五隻合之龍陽協巡船三十隻尚有沙戰船八十九隻汎界彼此毗連呼應聲息甚近游巡往來甚屬周密儘敷通融調遣之用又衡州一協歷來不設戰船雍正七年前督臣邁柱因該協逼近湘江為兩粵往來大路將沅州協裁汰之戰船分撥六

隻為該協遊巡之用今查衡州一協雖通兩粵大路但俱屬山河灘高水急不能撐駕身長粗笨之戰船是以停泊河干并未駕駛巡緝寔屬有名無益且衡協水塘每塘各設小哨船一隻給塘兵撐駕一供巡緝頗為便利原為藉此戰船應請將衡陽戰船六隻裁汰以省虛糜又襄陽原設哨巡船七隻內於雍正十一年裁汰一隻尚存六隻雍正十三年有穀字二號船一隻屆當大修之期該營遊擊李應正擅行拆毀迨李應正於另案叅革議令接任官賠造因估價

不符往來啟詰至今尚未修起查襄鎮穀字二三四號戰船係分防光化縣之水汛自穀字二號船係拆毀之後止存穀字三號船一隻遊巡該縣地方毫無遺誤數年以來地方甚為寧謐是此穀字二號之船亦屬冗設應同衡陽龍陽各戰船一併裁汰其原船俱令變價充公庶營伍無空設戰船之名而經費不致冗耗矣

一營伍私設提塘及字識冒估伏糧之弊宜革除也查鎮標協營原設經制官兵俱按地方之險易酌量設

立况兩湖為水陸交衝衛地方險要巡防設守已屬汎廣兵單則設一兵須收一兵之寔用豈可一名冒濫方查湖廣北南二省各標鎮協營俱於省會地方並提鎮駐劄處所各設提塘一名為請領錢糧及彙造奏銷季報各冊而其寔藉以揣摩上司所行事務凡有關於營伍者提塘即雇倩脚夫先期通知以為整備彌縫之計開鎖營之門啟指撞之弊皆提塘從中為之線索弊竇難以枚舉是提塘名色已宜急為革除况每營設一提塘必各給以名糧以資工食其中

善於鑽探者又必多給名糧以示獎勵故一營之中給糧一二三分不等今南北兩省提鎮協營共十餘處所設提塘不下百餘人佔食名糧不下二三百分殊屬冒濫再查武職官員由行伍出身不知文藝者居多又因養廉有限不能延請幕賓是以文移書稟往往藉手書識以致若輩高其聲價每稱一分糧不足以養贍家口輒以辭糧要挾本官而本官需用其人遂任意加給名曰伏糧以供幫貼每人各佔名糧或一二三分不等此不獨提鎮協營大員為然即下

而都守千總把亦莫不如是衙門益大則伏糧益多上行下效不能禁止通計兩湖提鎮協營六十餘處佔食名糧亦不下二三百名曠缺已極臣到任後即經分別嚴飭兩湖各營將提塘盡行革除其有道路遙隔凡彙造冊籍請給錢糧等事必應接應辦理者則令提鎮大標催倩一人辦理其各協營或附於提鎮所委之人或約同附近營分同催倩一人承辦仍飭令捐賞工食不許擅給名糧一分之外於營公費內准其量給工食以資膳度統於年終造冊報銷其提塘

書識從前冒佔之名粮逐一清出悉行募補以足兵
額惟是楚省臣雖嚴飭禁草在案而前項積習各省
大槩皆然可否仰請

皇上勅下各省督撫諸臣一體清查裁汰禁庶額兵不致曠
缺而兵餉亦免虛糜矣

以上四條皆就臣愚昧之見因地因時并將營伍之
積弊分別釐正剔除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

定安西營制乾隆九年

總督川陝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承恩臣慶復謹

奏為安西各營應請酌量分轄以重體制事竊照各省
提鎮除本城親操及城守外所屬遊都等營多分隸
於副叅兼轄提鎮惟為統制以專事權如無可分隸者
始隸徑轄緣安西設鎮之初惟沙州一協兼轄黃墩
踏寔二營都司其餘各營無可分管俱徑隸鎮轄至
乾隆三年總兵豆斌因踏寔營去沙州三百餘里去

安西僅一百餘里奏請改歸鎮轄在案今善後事宜
業內將安西改鎮為提並所屬之靖逆營亦改為協
是安西提督所屬已有沙州定逆兩協副將營制已
多增添規模自非昔比兩所屬零星各營自應因時
制宜量為分隸查沙州一協在西安之極西各營相
隔遙遠惟黃墩營相近應仍兼轄黃墩一營並本標
左右兩營都司至靖逆一協在安西之東道路尚近
乃亦止將赤金一營並新設之塔爾灣一營分隸餘
仍歸于提督徑管轄不特事務紛繁且與體制未協茲

淮安西提臣永常咨稱卜隆吉一營並所屬之橋灣
營西至安西一百七十八里東至靖逆僅一百三四
十里應統歸靖逆協副將兼管再踏寔一營雖距沙
州寫遠而離瓜州營亦僅百里凡文書往來直達瓜
州並無迂繞較之安西更為捷便且查各省叅由遊
兼管都司者甚多現今橋灣營善後事宜業內議令
卜隆吉遊擊兼轄遊擊尚可兼轄都司何況叅將與
營制尤屬無碍應將踏寔營改歸瓜州營兼管庶諸
事得以責成兩協並瓜州一營便於稽查料理等因

前來臣詳核道途揆之形勢提臣永常所議似為允協請將卜隆吉營並所屬之橋灣營就近統歸靖逆協副將兼管而踏寔一營亦就便改歸瓜州營叅將兼管一切事件俱由該副將查察核轉提臣仍統為節制則層層稽察營務益加嚴密無事之於操防有事之於援剿均有裨益而於現在不過一為改隸章程即可永定並非有所分擾寔為妥便者也

嚴禁冰累軍需 乾隆九年

協理山東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辦理軍機處行走
紀錄一次臣胡寶瑤謹

奏為請預嚴冰累之禁以恤營兵事近蒙

皇上特遣大臣前往河南等省查看營伍所以核訓練之方杜廢弛之漸使戎行皆成勁旅而積習從此永除寔於營務大有裨益臣竊以各處營兵雖不時差操究不免因循懈怠封疆大吏有控制之責而耳目難周即乘便巡查該將弁一聞此信惟圖掩飾一時不

過使旂仗鮮整行隊分明演陣一次便可了事而其
修理戎器刻期墊補不無借派扣抵之累皆向來之
積弊此次

欽差大臣查閱其器械之堅肥能技勇之生熟人數之虛寔
糧馬之虧盈自難掩盖惟是積玩之處旗帳甲冑弓
刀馬匹之數此時聞風修整買補以蔽前愆勢所不
免不肖營員或乘此借端苛派或此後坐扣月糧俱
未可定伏念我
國家養兵恤士愷澤覃敷既裕之以名糧又加之以生

息各處士飽馬騰咸仰藉

皇仁永資惠養若不預禁其冰累或致兵丁空虛數月之
糧即有妨於生計臣請

勅下該部即速行文各督撫提鎮等嚴飭營弁通行曉諭
毋得臨時派擾事後空扣如有前項情弊立即查叅
倘容隱徇庇或經

欽差大臣究劾或被確訪奏

聞將該管上司一併嚴加議處如此則戎政肅清毫無滲
累各營士卒自必嚴加鼓勵矣

籌戎政九策

乾隆十六年

雲南開化鎮總兵臣莽阿納謹

奏為敬籌戎政事宜仰祈

聖訓事竊臣愚陋庸材仰荷

皇恩三畀總兵重任雖殫竭駘難報萬一凡此營伍事

務皆分所應辦又何敢瑣瀆

宸聰第措施不當辜負

聖恩是以心與身不敢一日偷安致滋虛糜之愆謹陳教

事仰懇

訓示折中

一官兵步弓宜遵例全改五力以上也查營伍中軍器首先弓箭務須箭長弓硬方能致遠出箭平直易於中的臣每於臨場考驗查者兵弓新舊不一輕重參差多緣無力修製因循將就行令中軍逐一稽查擬稱三營內除五力以上堪用之弓不計外尚有堪用應修弓一百八十三張即飭辦料修整加筋添力務足五力其有不堪使用弓三張亦即另為新製五力散給射用共費銀五十七兩一錢零臣性甘淡泊隨

隨事節省指益竊伍稍緩其力又捐製五力以上弓三十張把箭四十面每日於未申二時在署旁箭道內臣親率步射令願學射者不拘馬步鎗手餘丁通准隨班輪流演習現成弓箭不費已資人人爭射指授射法領會者多從前後肘過高撒放無力之處今則弓硬箭長肘平拉滿撒放結寔已改十分之六矣一馬弓射法宜照步射一式也查雍正十三年署天津

鎮臣補熙奏准定例官兵馬箭不得另用軟弓務須馬步一弓拉射指法當與步射一樣奈例行已久合

式者固有不遵者甚多俱另用軟弓或將兩指捻扣
翻勾弦於次指中指之中間或滿把拉弓夾箭於次指
中指之中惟圖出箭離弦全無准頭且有將弓稍掉
入檔內施展不能自如均屬有違定式臣每於考驗
之時務須親為騎射以示遵從惟恐積習相沿驟難
更易復又寬以三月之限務令通行全改咸歸各武
一馬兵騎射宜鎗箭二技也查武場舉子考試一馬當
須三箭以覘嫻熟而馬兵專在武藝獨射一箭無以
見其優長况馬鎗一項為軍中之利器凡兵丁一挑

馬糧即置鳥鎗於不論日久自然生疎以已得之技
令其復失殊為可惜或有竟由步弓箭挑拔箭糧未
曾一試倘應遇馬上應用鳥鎗之處又將何恃無恐
臣見直隸等省操演馬兵一馬俱係先打一鎗後射
一箭而滇省並未一見請嗣後操演馬步兵通照直省
之例馬上騎射務須先放一鎗後射一箭庶見技藝
之純熟而鳥鎗不致於生疎矣

一鳥鎗兵丁宜遵例練打准頭也查火器之中鳥鎗最
為便捷身法固不可少而准頭尤惟緊要殊不知准

頭即在身法之中左右兩手高卑有分進退聯環上下相應心眼俱到中把自易臣復遵乾隆元年

上諭再為申告行伍令本標三營及武潯二營凡演習鳥鎗既須身法合式又當遠立把子加裝丸子習打準頭純熟中多者有賞不中者有罰現俱能有準頭日就純熟

一鳥鎗手宜兼習弓箭也查營中弓箭鳥鎗均為衝堅破銳之利器而鳥鎗一項尚有陰雨潮濕火門不過之例慮未及弓箭之施展自如不避風雨便捷較勝

也是以考核人材首重弓馬凡習弓箭者得以由步拔馬由馬拔官循級而陞至鳥鎗演放純熟原屬軍中利器而平時不能弓箭挑拔馬糧例不入選每見鎗手中有漢伏壯健出師功苦者終身一餉上進無階即或憐惜人才雖得拔為弓箭步糧令其加意學習望可造就無如年歲過大骨硬腰直項強肩堆驟難如法仍未便拔補馬糧殊為可惜與其強學於拔補之時莫若預演於未挑之先夫功名之會人所爭趨慎察與情俱昏心願自令學習以來捐製弓箭任

其拉射人人舊志現在餘丁皆能步射日久自必精進凡有才人材自不致於廢棄矣

一槩帶腰刀宜練習用法也查官兵佩帶腰刀原資防範禦敵之用若不知使用之法是有刀與無刀等現今奉文逐一加鋼刀則利矣閱之官兵之中惟鎗手能用其餘馬步弓箭兵丁未曾學習倘遇邊兵相迫一時鎗箭不能施展非刀無以捍格是使用之法急宜講練臣已通飭所屬俱全加意學習馬兵務習馬上腰刀之法步兵餘丁當學步下腰刀之法日漸學

習現有十之三四但學習腰刀原屬分內之事而廢弛日久反若視為額下之操若不定以必練之勢終難望其人之純熟請嗣後考拔馬戰名糧以及外委十把員缺務於烏鎗馬步弓箭之外復考其馬步腰刀若能挑砍架掣純熟得法者方准挑拔自必人人練習可望純熟矣

一技藝優劣宜分賞罰也查兵丁技藝原當習練技藝嫻熟而董率之員示以信賞必罰更足以動激勸之心臣酌定凡步箭五枝全不中者責做層次降糧中一枝

者勒限學習中二枝者合式中三四五枝者分別獎賞五箭俱中者即為記名烏鎗打靶三鎗俱不中靶者內有不過門者責做雖不中靶而聲響結寔者勒限學習中一鎗者合式中二三鎗者分別獎賞三鎗俱中者即為記名馬兵騎射生疎鎗箭俱不能出者責做降為步糧鎗箭雖不能中而不致於生疎者勒限習練一馬能於鎗箭之中上靶一次者准為合式鎗箭俱中者獎賞記名仍於枝優記名之中彼此較勝以為拔補之次序

一官兵備箭宜照數寔貯也查內外文武官員以品級之大小定備箭之多寡陞遷隨帶損壞添補例行已久自應寔在製備而邊未巖疆更宜有備無患况例內在京文員尚需預備在外武職更有防禦之責豈容置之不問論臣歷任經由之處每為查閱兵多製貯官因遷調馱運為煩遂爾因噎廢食不製者多殊與定例有違竊思武職以弓箭為本務况箭為軍中首先利器寧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請通飭內外文武官員一體照額定數目製備長箭新舊接

任即在交代不必隨帶以免馱載之餘遇有損壞隨時修補造入軍械冊內一體盤查保題如值查點之期缺少不備即於缺軍器叅處

一廬甲旗幟宜審披執也查中樞政考內開廬甲旗幟軍裝等項除查驗操演日期及本管大員經過查驗穿戴執持外如

欽差大員經過該巡防弁弁披執迎送將該管官罰俸一年等因遵照在案查委員點驗旗幟廬甲務要鮮明如過本管大員經過適值天雨滂沱若不穿

戴披執有違定例若遵例而行難免虧銹或有工司目睹淋漓令其避脫已屬無及即或公費有餘亦不肯以無益之送迎而損有用之甲幟况滇省公費不足每多長用而猶執此定例似非慎重軍裝之至意且滇省遠處天末旗幟廬甲製自粵東往來盤繳價值又昂更宜可惜嗣後除查點及大操迎春喜神霜降仍遵舊例穿戴執持遇有陰雨該管大員隨時酌用外如遇本管大員經過只穿戴^號大衣^號太帽執持舊存旗幟迎送庶軍裝不至易舊而公費不無多省矣

以上九條多屬愚昧然臣心意中無非為調劑整頓起見欣逢

聖主不避瑣瀆條晰以陳其中或可行之本標或可通行各省或意見淺鄙尚未妥協統祈

皇上訓示遵行

國朝奏疏卷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蕭山 朱樑 雲木 編次

武備

軍政後

議太湖分營巡防

陳大受

考察駐防哈密官兵

永常

議裁撥浙省官兵六事

喀爾吉善

議散補漢軍兵丁五款

巴祿

請移滿洲蒙古兵五要

同前



酌留涼莊移兵

同前

議考校武員章程

福康安

議裁撥陝甘防兵

同前

議甘省添兵事宜

同前

議陝甘兵儲

同前

查覆兩粵狼兵授田原委

蔣攸銛

通籌粵東營制

同前

備陳議太湖分營巡防乾隆十一年

江蘇巡撫降二級留任臣陳大受謹

奏為備陳太湖情形敬抒末議仰祈

睿鑒事竊照太湖為東南巨浸跨連江浙兩省周旋數百

里湖曠接壤江南則蘇州府屬之長洲吳縣吳江震

澤常州府屬之無錫陽湖宜興荆溪浙江則湖州府

屬之烏程長興等十邑其水源發自天目經杭湖常

三府地界總匯於湖支流派別曰淩曰瀆曰浦曰門

曰口者不下二三百處宵小易於潛蹤出沒至湖中

之山亦發脉於天目起伏環結自西北迤邐而至東南所指名者七十有二而馬蹟峙湖之北湖隅周一百餘里支分二十三灣居民萬餘戶西洞庭居湖之中央周七八十里支分三十餘灣居民亦萬餘戶東洞庭在湖之東南隅周五十餘里支分二十餘灣居民三萬餘戶田畝雖少蘆蕩果園鱗次櫛比鄉里之間衢巷曲折鷄犬相聞號稱繁庶而湖邊迤西一帶宜興長興諸山綿亘最為險遠逋逃窟匿其間往往入湖為行旅之害此太湖水陸之形勢也防範之道

以會哨巡緝為第一要務溯查舊制先設江浙太湖營遊擊一員駐劄西山居中調度兼轄兩省湖面雍正年間江南添設叅將一員駐劄東山將先設遊擊專轄浙江各分疆界管理繼又將太湖同知移駐東山兼司督捕所以措置頻煩者因該處為澤國要區縱當無事之時不可不長慮却顧也臣竊有議焉全湖汛守原係一局大員總轄則呼應靈而責成專分員各管則推諉多而緝捕懈此事勢之必然者况太湖江浙分界處所不過就湖面約計非如陸路之可以

定立確界也偶有失事或以地界未清彼此互謔各自通詳上司咨移會勘動至數月難免歧誤且江省叅將僅駐湖東南之東山一隅可所轄沿邊湖境遼闊頗有鞭長不及之慮浙省遊駐擊於西山乃江南之地而所管係浙江之汎亦覺參差伏查浙省閩交界所設楓林營係兼管兩省汎地閩粵之南澳鎮亦兼閩粵之銜分汎防守臣愚以為應將太湖營叅將裁改專設副將一員兼江浙之銜統轄全湖駐劄西山居中控制其遊擊一員改為都司同原設之守備千把各

官分防各汎仍照江浙原舊地面管理調考官兵支領錢糧等事均照分隸兩省舊制衙署不必更改廉俸增所甚微如此則責任專一聲勢聯絡可無推諉懈弛之患似於經理之方更有裨益臣既有所見理合恭摺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可否

勅下江浙兩省督提諸臣再妥酌議覆請

旨遵行

請考察駐防哈密官兵

安西提督臣永常謹

奏為請將駐防哈密官兵亦照北路軍營之例於班滿
回營之時考察勤惰分別等次造冊咨移以示鼓勵
以裨防務事臣竊查哈密防兵例派叅游二員都守
四員千總八員把總十二員外委名兵丁二千名二
年一次分班更換更換之歲在外_於安甘涼肅四提鎮
營均勻分撥_派四月內更換一半八月內更換一半新
舊相間以資教習官兵抵防之後若無_有事故缺出即

在防所官兵內通相拔補歷來辦理原俱妥協無須置議但查哈密防所軍務關重派往之官兵臣等與營員皆係慎重加挑選官則必取年力強壯熟習戎行之員兵則必挑漢仗精健黽勉勤慎者方敢派發以益防務該官兵平素仰荷

皇上養養深恩至優至渥得以赴防稍効奔走誠屬踴躍從事趨將恐後惟是防所全局專仗卡倫該官到哈更須選擇十分精細之人方命分班赴卡坐守瞭望哈密各卡設在天山一帶並郭辟邊境天山乃極寒

之地陰多晴少所作卡倫均於山頭晝則潛身遠瞭夜則伏路靜聽夏被雨水浸淋冬乃伏居冰雪之中臣曾經兩至各卡目擊其苦為之控抗坑苦蓋使稍可遮蔽身體然內濕外寒晝夜不息勤苦日甚所以踴躍赴防甘此勤苦者多思上進以圖一命之榮今防所雖遇事故缺出可望超擢奈防員無幾長班不得一缺既無以示鼓勵為該兵黽勉之地且本營遇有缺出又因該兵遠在駐防不能擢用迨至二年班滿回營或其所知之本官陞遷事故或其所知之提

鎮陞他往新到之官不知該兵之能否遂致所有之材往往墮其志氣而自抱老於卒伍之歎臣因思及昔在古北提督任內竊見直隸宣化等鎮派往北路駐防官兵於班滿回營例由軍政大臣考察其在防之勤惰驗看其所負之材技分別等第優者列為頭等稍優者列為二等平庸者列為三等造冊報部由記部檔將冊咨移該督提轉發該本營俾其遇有官弁缺出即將註冊之頭二等官兵以次與在營分例應拔之兵官相間擢用寓選拔於考核之中使兵丁

咸有上進之階得以努力奮勉寔屬屬鼓勵防兵之善法今哈密防兵事同一律獨此例未行似非仰體我

皇上軫卹勞人一視同仁之至意用敢冒昧瀆陳叩懇天恩請哈將密防所官兵嗣後於班滿回營之時亦令駐哈鎮臣仿照北路軍營之例將其防行走勤惰慎加考察分別等第造冊咨移由臣再加詳慎秉公勘定核寔報部記檔轉發該營亦照直省之例拔擢錄用則西北兩路軍營事例既皆畫一而該官兵將來

聞有征防之事愈知踴躍奮勉殊於軍務有裨矣

議裁撥浙省官兵六事 乾隆十九年

閩浙總督臣喀爾吉善浙江巡撫 臣雅爾哈善謹

奏為請裁可省之官兵酌增衝要之營伍俾官無冗設
兵歸定用事竊照

國家設立官兵必官有難以旁貸之職守兵有汛防獲
守之專責斯官無冗設餉不虛糜若職任儘可兼辦
兵力並無專司亟當裁省無益之官兵以歸有益之
用臣等伏查浙省海疆從前並未專設官兵遇有應
修應築工程向由地方官辦理南岸塘工則歸寧紹

台道北岸塘工則歸杭嘉湖道統轄迨康熙年間海潮直趨北大壘杭郡仁和海寧二縣濱海地方日受衝嚙勢甚危險我

祖仁皇帝

宗憲皇帝屢遣重臣指授方畧不惜百萬帑金興築鉅工俾禦洪流保全郡邑數十年間成亘古未有之大工然此時並未設官兵防護海塘也雍正八年始行題准專設海塘同知並設海塘千把總暨兵二百名專司經管夫役

欽

差大臣等奏准設增海塘兵備道員增設同知通判並設道標左右二營守備各一員千把外委及兵八百名連年原設兵二百名共一千名皆于塘工人夫內挑選壯健諳練之人補額蓋因石塘并添築柴土各塘之際工鉅事繁不得不特設官兵以專責成亦因時制宜之道也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潮勢日漸南趨大工以次告竣乾隆十二年十月內海潮衝刷中小壘故道嗣是江流海潮盡歸中壘北岸仁海二縣塘工相去水道十餘里至數

十里向之險工盡成平坦矣彼時撫臣方觀承因海潮漸趨南勢慮南岸紹郡塘工受險會同臣喀爾吉善具摺奏將防營官兵掣調一半歸南岸防護汛守并将紹郡海塘工程責成紹興府水利通判經營在案緣海潮初走中小壘勢尚未險將來汛守修防或南或北或繁或簡未可懸定故也茲臣喀爾吉善自乾隆十二年蒞閩浙之任臣雅爾哈善自乾隆十六年蒞浙撫之任稔經熟歷者已數年於茲凡南北兩岸土石柴工興修防汛守機宜並江流潮汐往來

衝刷情形隨時留心隨處體察備悉端委竊見先後添設之海防文武官兵寔有宜於裁製更改者臣等查浙省海塘道廳官兵原係仿照河工廳汛文武之例設立防汛但河工官兵一年挑伏秋凌四汛時時必須防檢修守若海塘則當潮溜通塘之時每日兩潮皆有衝擊汕刷之患如康熙雍正年間海寧一帶塘工受險非人力所能捍衛迨至潮勢南趨而後塘外漲沙綿亘一二十里不特每日兩汛并不到塘即伏秋大汛亦無衝啗塘工之事至于南岸土石各塘

去潮溜更遠惟山西三江二閘以及宋家樓石工潮
汐尚有到塘之處為地無幾其餘則塘外沙坦皆成
膏腴桑麻廬舍相望從無潮溜抵塘之事是現在兩
岸所設官兵防無可防守不必守寔與河工汎汎須
防時時宜修者迥不相同以臣等詳察情形博採輿
論海塘官兵非特現在溜歸中小疊南北兩岸毋庸
汎守修防官兵寔可裁減即遇潮溜逼塘之時需官
兵汎守亦止應如康熙雍正^年間暫時調集督辦鉅工
毋庸經制額設虛糜帑項若以南北兩塘綿亘遼濶

土石各工攸關綦重就其形勢止須專設廳員照河
工按里設立堡夫修守隄防之例依康熙年間舊制
統以就近道員督率調度已為周詳慎重所有續設
之道標官兵亟請應裁者也至杭州為省會重地杭
協城守水師兩營官兵為汎守之師有地方官之責
兩營額設兵丁一千五百餘名其數不為不多無如
分防水陸八縣地方寔屬汎廣兵單駐劄省城內者
僅副將一員城守都司一員把總外委各一員馬步
陟防兵四百十餘名省城內各衙門防守倉庫監獄

以及護解餉犯防守水陸城門皆城守責專責僅藉
此百餘餘名官兵撥應差使奔走不遑何能按期操
演且省會五方雜處奸匪盜賊全藉城守員弁遊巡
緝捕省城周遭三十餘里僅一副將一都司一把總
顧此失彼寔有地重員少之患又乍浦水師營駐劄
乍浦原設水師叅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三員水
戰守兵四百八十餘名該處逼近黃盤大洋乃江浙
外洋扼要之衝遊巡防汛已屬責任綦重自乍浦設
立滿營水師一切修造戰艦配製軍火器械皆專責

該營將備經營差務倍加繁重僅一守備例應帶領
兵船扼守洋面跟隨守鎮舟師操演與叅將輪流出
洋一將一備寔覺任重責大竭蹶不遑 臣等酌量予
輕重緩急之間誠宜裁撤可省之海防道標官兵即
以之酌撥杭乍二營汛廣兵單差繁員少之地化無
用為有用以裨省會重地海口要區所有應行酌量
裁改分撥事宜 臣等謹條分縷晰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道員請裁南北兩岸海塘應就近歸併經理也查海

塘南北兩岸塘工近者相隔海面二三十里遠者相隔海面百里兩岸工程各不相顧非若河工南北兩隄呼吸相通應顧彼顧此者也海防道既請裁汰北岸仁和海寧^海鹽平湖四縣境內塘工悉屬杭嘉湖道管轄地方巡道事務尚簡且四縣塘工皆在駐劄地方百里內外應照康熙年間之例歸併專管其南岸紹興府屬蕭山山陰會稽三縣土石塘工更較北岸減少寧紹台道駐劄寧波巡查來往海塘皆必經之路南岸工程應請照康熙年間之例歸併寧紹台道

專管兩巡道皆應兼海防字樣所有海塘廳汛等官均歸兩巡道分管以專責成其杭嘉湖寧紹台兩道歸併海塘事務往來巡閱工程塘務費用不無加增每員應於裁汰海防道養廉內各加增養廉銀五百兩^兩以資辦公

一海塘同知通判宜更定分管疆界也查北岸塘工自八仙石起至戴家石橋止計八十五里零向歸海防通判經營自戴家石橋起至九里橋止三十八里向歸西防同知經營自九里橋起至淡仙嶺止四十九

里向歸東防同知經營其南岸塘工于乾隆十二年
奏准歸併紹興府水利通判經營今北岸土工石柴
塘悉皆鞏固止須防守無事興築應將八仙石起至
戴家石橋止八十餘里塘工歸併西防同知經營其
自戴家石橋至淡仙嶺止八十七里塘工仍歸東防
同知經營淡仙鎮嶺至江省交界仍歸乍浦同知經
管統歸杭嘉湖道管轄至南岸紹郡塘工令該府水
利通判兼管終非專員應將北岸海防通判改為南
塘通判移駐紹郡三江城即將乾隆十二年改設之

右營守備衙署酌加增修改為通判衙門歸寧紹台
道管轄調度至凡有塘工各縣所設之巡檢典史各
按所管地面分所管理塘工查照堡夫照河工文職
汛官之例聽同知通判查核差遣俾佐理有員無顧
此失彼之慮

一南北兩岸塘工請酌改兵丁為堡夫專司守者也查
兩營原設馬步守兵一千名內有止諸修防不習弓
馬技藝者應請於守兵內挑出四百名改為堡夫照
南河堡夫之例在堡看守凡土石柴工一有墊陷坍

缺該堡夫即刻稟報所管捕巡捕巡轉報廳員查明
如止些小坍塌廳員立即調集附近堡夫修砌完固
如必須動帑修築即通報勘估查北岸工長二百八
十九里零工程較重應請設堡夫三百名一里一夫
並酌立夫頭分司管束南岸工長二百餘里平穩者
居多應請改設堡夫一百名于塘工給與堡房一間
除原建有堡房外其應添建之堡房即將裁撤兵房
變價改建至堡夫月給錢糧查南河定例每夫月給
工食銀五銀錢又于隄內撥給淤地十五畝以資耕

食今浙省海塘內外漲沙均經民竈承墾並無隙地
可撥應將海塘堡夫照守糧月給銀一兩不給月米
所需錢糧即于裁撤兵餉內撥給

一海防兩營裁撤官兵應分別撥歸杭乍兩營以裨要
地營伍也查海防營額一千名除於守兵內改為堡
夫四百名外尚餘馬戰守兵六百名應請撥歸杭協
城守營二百名內馬兵二十名步戰兵六十名守兵
一百二十名撥歸乍浦水師營一百名內步戰兵三
十名守兵七十名尚餘馬兵四十名步戰兵七十名

守兵一百九十名共兵三百名均行裁汰其撥歸杭
乍兩營兵額所有海防營原存一切軍裝器械以及
口糧生息俱按額兵數目各歸改撥營分入額造報
其兵營房亦將原有各處兵房變價令各營酌量添
撥購造給兵棲止改撥裁汰兵丁六百名內有年力
已衰不能學習弓馬水務情願告退歸農者聽其歸
農其年力精壯者逐一批驗諸諳曉水務者撥歸乍
浦水師營其諳練弓馬鎗砲等技者撥歸杭協城守
營入伍差操至應裁汰兵三百名除自願告退歸農

外其現存額兵暫歸杭協寄額於近省杭嘉湖紹四
府屬各營內遇馬步守兵有缺額應行募補者即於
寄額兵內撥往頂補陸續將裁汰兵糧開除毋庸募
補

一杭乍兩營添撥兵丁應增設弁備以符營制也查杭
協城守營僅一都司省會城垣倉庫奸匪盜賊巡查
寔屬乏員應請將現裁海防左營守備改為杭協城
守營中軍守備駐劄省城與都司分任巡查地方其
乍浦水師營原額并現請添撥兵額幾及一百名可

分為左右兩營應請將原設守備改為左營守備仍
兼叅將中軍其裁撤之海防右營守備改為乍浦右
營守備均勻額兵列為兩營遇出洋遊巡操演以及
扼守洋面兩營守備遠相輪流以一員長駐乍浦口
稽查地方操演兵丁乍浦叅將每年仍兩次出洋面
稽查勤惰綏靖海洋其海防兩營原設千總四員應
以一員撥歸杭協城守營以一員撥歸乍浦水師營
原設外委千把總十六員以四員撥歸杭協城守營
以四員撥歸乍浦水師營亦驗其人材技藝宜於水

師者改入水師宜於陸營者改入陸營俾不致用違
其才其餘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八員均行裁汰
內有年老不能學習弓馬水師者聽其告退其年力
壯健弓馬可觀者留于本省各營內遇有千把總缺
出即行拔補

一海防官兵裁剩經費歸併塘工經費以資撥用也查
海塘經費每年雖有題定撥用費一萬餘兩為歲修
之用但遇有修築工程經費不敷仍須題動正項今
海防道員既請裁撤每年裁省養廉俸工役食典兵

四百名改為堡夫節省月費並裁汰馬戰守兵三百名餉米約計每年裁省銀一萬兩請將支剩裁省各項銀兩歸入海塘經費案內以資歲修則經理裕如
即有修築工程亦無庸更動正項

以上各條臣等於海防添設官兵與省乍要地營制熟察情形再四籌酌寔有寔宜于因時損益者不揣冒昧斟酌變通俾官兵無虛糜之患要地受巡防之益即海塘經費從此充裕亦有備無患矣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

議散補漢軍兵丁五款 乾隆二十八年

涼莊將軍臣巴祿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遵

旨會同詳議具奏事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承准

廷議內開查現今涼莊駐防滿洲蒙古兵移駐伊犁其餘漢軍兵一千即不成部伍漢軍既有出旗為民之例請飭交該將軍總督或令出旗為民或調補綠營俱聽其自便奉

旨依議 臣巴祿 臣楊應琚悉心籌酌除滿洲蒙古兵携眷

移駐伊犁之處現已詳議條款另摺具

奏外伏查涼莊現駐漢軍兵丁係同滿洲蒙古兵丁俱由西安移駐駐防今計現任協領以下驍騎校以上並候記名休致等官共三十六員領催三十八名馬兵六百二十七名礮手十七名匹役頭目二名匹役二十二名步兵二百六十八名養役兵三十二名共計兵糧一千六名蓋自經移駐以來幾及三十年滋生較前繁盛仰蒙

恩旨令其出旗為民或調補綠營糧缺聽其自便臣楊應

璫前在兩廣閩浙任內查辦漢軍出旗業經辦有成例今與臣巴祿即行仿照閩廣已定章程詳細參酌臚列條款恭呈

聖鑒

一散處為民之戶應令定其所徃省分給與印票也查漢官軍兵內如有情願散處為民之人應准其呈明所徃省分州縣令涼莊地方官照例給與鈐印手票交所徃之處編入民籍與戶民一體考試婚配立業謀生仍將為民戶口造冊咨明部旗以備查考

一調補綠營兵應在附近營分酌補也查漢軍兵丁內如有情願調補綠營糧缺之人自應於附近營伍內遇有兵糧缺出分缺挨次輪補俾該兵不致在旗日久守候而於綠營民兵餘丁挑補之路亦無妨礙始為妥協今臣等查得甘撫標陝甘二提標及陝提屬之靖遠協與寧夏涼州西寧肅州河州等五鎮暨所屬各營俱坐落甘省境內凡有願調綠營之人均可就近調補如該兵在旗原係領催馬甲并有馬之匹役頭目俱全改補馬糧若原係步兵匹兵養役兵俱

令改補步糧并查陝甘二提涼肅二鎮經前督臣吳達善

奏准改為馬六步四如遇馬糧缺出陸續相間裁汰改募步兵等因今應將此等裁馬改步營分遇有馬糧缺出酌擬以四缺為一班第一缺坐補軍營著有勞績移咨撥補之步守兵丁第二缺裁汰改步第三缺補放出旗步甲第四缺撥補存城步兵其並無應裁馬缺營分遇有馬糧缺出以三缺為一班第一缺坐補軍營步守兵丁第二缺補放出旗馬甲第三缺坐

補存城步兵至陝甘二提標並無守兵遇有步糧缺
出應以二缺為一班第一缺補放出旗步甲第二缺
撥補軍營及存城病故兵丁子弟其餘有守糧各營
分遇步糧缺出應以三缺為一班第一缺坐補軍營
守兵第二缺補放出旗步甲第三缺撥補存城守兵
及病故兵丁子弟均週而復始挨次撥補以示均平
仍將此等調補綠營之戶亦令地方官給與鈐印手
票並造冊咨明部旗存案其子弟食糧應試婚配悉
照散處為民之戶一體辦理

一請酌給賞項以廣

皇仁也查閩廣

奏准漢軍調補綠營如綠營原有兵房者每兵賞搬移
銀二兩無兵房者賞賃房銀六兩其搬移他徃之窮
苦閑散戶口每戶賞資本銀八兩又閩省

奏准調補外標營之甲兵除搬移賃房銀兩仍照原議
分別賞給外其家口按其多寡每名口每百里陸路
酌給銀三錢各在案今涼莊調補綠營甲兵並窮苦
閒散戶口均請照此分別給賞至如涼州甲兵調補

涼州鎮標暨城守營以及莊浪兵調補莊浪營均無
需路費止分別賞給搬賃屋銀而其調補外營標者
則程途較遠携眷前往需費即多請照例除分別賞
給搬移賃屋銀兩外仍按其家口多寡每名口每百
里酌給銀三錢以資脚力路費至此項銀兩並請在
司庫內不拘何項先行給發將來出旗截曠項下撥
還歸款

一請給還馬匹以示優恤也查閩廣出旗甲兵每兵自
立馬三匹業經奏蒙

聖恩其准其領回在案今涼州事同一例應請一體

加恩給予領回俾遷移不致拮据蓋必永矢銜結

一出旗官員酌請分別改補也查閩省出旗章程現任

官員自禦防以上送郡引

見候

旨另補驍騎校無庸送部即以綠營千總改補筆帖式情
願改武者考驗弓馬以綠營千總把總補用清字外
郎已滿八年與筆帖式由清字外郎考取歷俸已滿
八年者均咨部以縣丞補用又粵省候補筆帖式并

記名領催均以綠營經制外委補用各在案今涼莊
出旗官員亦請照依此例分別辦理俾得乘時效用
再查乾隆八年定例漢軍改隸民籍世職准其帶往
歸入漢人班次補用其進士舉人生監及候補候選
降調官員並捐納職銜人員應照伊等職銜與漢人
與漢人一體考試錄用等語今涼州出旗人戶內應
請查明現有職銜照例一體辦理此內如原任降調
副都統仍帶騎都尉世職陳世泰係由大員降調應
如何錄用容臣巴祿給咨送部引

見恭候

欽定以上各條臣等再四商酌意見會同謹合詞恭

奏伏乞

皇上睿鑒勅議施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section of the document.

請移滿洲蒙古兵五要 乾隆二十八年

涼莊將軍臣巴祿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遵

旨會同詳議具奏事 臣等竊惟我

皇上自奠定新疆以來一統宏無外之規萬年協大同之

治自巴里坤以迄伊犁等處俱成內地允宜選移精

銳以昭寄重收肱茲蒙

聖主為兵丁營樂利之謀為疆域永苞桑之固令將涼莊

滿洲蒙古兵携眷移駐伊犁俾得熟習技藝俱成勁

旅仰見

睿慮宏遠

恩鑒周詳臣巴祿於接准

廷議之後即傳集官兵宣布曉諭一面

奏明於五正月二十五日自涼州起程於二月初七日

至肅州將一切應辦事宜會同臣楊應琚悉心籌酌

伏查涼莊現駐滿洲蒙古官兵三千三百餘員名係

由西安移往駐防迄今幾及三十年仰蒙

深恩蒙養其丁口滋生日甚計本身連家口共一萬七千

餘名口今既定議移駐伊犁道路遙遠家口繁重凡
製辦行裝與沿途應需車馬盤費等項自應按照定
例參以旗兵現在情形詳細妥籌俾官兵長途不致
拮据而於

帑項又得搏節臣等謹酌議條款恭呈

聖鑒

一應需俸賞查向例官兵派撥出口俱給與俸賞銀兩
以資製裝之用上年派撥察哈爾兵一千名連家口
發往伊犁駐劄經機大臣

奏准官員賞給一年俸銀兵丁照換防索倫兵每名賞銀二十兩之例酌量稍為加增將製裝銀各加十兩賞給伊等妻子伊等本身仍各賞銀二十兩在案今涼莊滿洲蒙古官兵携眷移駐伊犁事同一例應請即照前例官員各按品賞給一年俸銀兵丁每名本身賞給二十兩外加十兩賞給伊等妻子共賞銀三十兩至官兵跟役並請照例每名賞銀二兩以資製辦行裝

一應軍需馬匹車輛查官員向俱設有本身例馬馬兵亦有額設本身自立馬匹今移駐伊犁應令官兵本身及跟役俱以原設馬匹乘騎毋庸另議外惟步兵並無馬匹請照例自涼莊至哈密每二名連跟役給車一輛其自哈密至伊犁應需換給馬匹之處查本年臣楊應琚會同尚書臣永貴覆奏綠營兵丁換班事宜案內酌請兵丁自哈密至防所應需馱載駝隻折給價銀聽其自備俟到防後分別道路遠近將路遠之庫車以西及伊犁繳還十分之三作二年坐扣庫車以東各處減半扣繳分作三年完項在案今

前項步兵自哈密至伊犁酌請每名給馬一匹即照前例每匹照依定價折給銀八兩無論馬匹騾驢聽其自行購備其跟役脚力無庸另行論及俟至伊犁仍令繳還十分之三分作二年坐扣庶辦理較為簡便至官兵眷口內多婦女幼稚必須給與車輛乘坐至查上年安西提標前後二營官兵携眷移駐烏魯木齊案內其眷口無論人口大小每三名給車一輛今前項官兵所携眷口自涼莊至伊犁亦請無論大小口每三名給車一輛惟是滿營兵官兵所帶行李鍋

帳較多迥非綠營情形可比今難照例給車乘坐其一切行裝寔慮難以携載酌請每戶再量為添給車一輛得裝載行李鍋帳等項以示優恤

一應需盤費查上年安西提標移駐烏魯木齊官兵眷口係照從前內地移駐安西兵丁搬眷之例每百里每大口給盤費銀一錢二分小口六分今涼莊滿營官兵移駐伊犁其眷口所需盤費應照前例支給至官員本身仍照例按品級支給鹽菜銀兩並照應帶跟役名數每名月支鹽菜銀五錢兵丁本身月支鹽

菜銀一兩五錢其兵丁所帶跟役因係全家搬移其中或有一兵跟役至二三名者雖不便按名支給鹽菜銀兩若查照向例每兵二名合給跟役一名寔屬不敷酌請每兵一名無論所帶跟役多寡止准量給一名月支鹽菜銀五錢其官兵暨跟役仍每名各日支糧八合三勺至官兵所帶跟役現既議給鹽菜口糧不應復請支給盤費致滋重複

一應需鍋帳查哈密迤西各站並無旗舍官兵暨眷口至彼之後沿途住宿鍋帳在所必需查上年察哈爾

移駐伊犁兵丁經軍機大臣

奏准每戶給帳房一項折給銀四兩鍋一口折給銀二兩在案今前項兵丁携眷移駐伊犁應請照例一體折給鍋帳銀兩令其自行製脩其官員應需鍋帳亦請照例按品折給以資住宿

一經行道路查前項官兵携眷移駐伊犁業經

廷議俟明歲起作為三起每年移駐一起自應遵照辦理其應由何路行走之處查自巴里坤以至西烏魯木齊尚未設有臺站現在新疆往回官兵俱由闢展

一帶經行今前項官兵自涼莊起程行抵哈密之後
亦即由關展烏魯木齊臺路前赴伊犁庶沿途便於
照料以上各條臣等再四詳細面同商酌意見會同
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勅議施行

酌留涼莊移兵

乾隆二十八年

涼莊將軍臣巴祿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據實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接准

廷議令將涼莊滿洲蒙古兵丁三千三百名携眷移駐
伊犁等因除現在將移駐各項事宜詳議條款另摺
奏請

訓示外臣等伏查伊犁地方田土沃肥水草豐美兵丁遷
移至彼既於生計有裨且有行圍打牲地方堪以操

練技藝洵為馭遠強兵之盛舉是以臣巴祿臣宣布

諭旨之時官兵靡不踴躍惟是料理遷移需用繁重凡移
往兵丁必須人悉精強斯於新疆地方有益而錢糧
亦歸實用今查涼莊滿洲蒙古兵丁自移駐以來幾
及三十年其中有年老殘疾家無次丁頂補不得不
仍留錢糧養生者更有兩代或一代寡居家無成丁
不得不將幼子挑補甲缺以資養贍者此等甲兵現
在涼莊雖於營伍未有實益而

國家曠典念係滿洲世僕是以優給錢糧養贍今若一
併移駐伊犁亦仍須仰賴

國家秦養而自涼莊至彼程途遙遠轉須多糜

帑項料理資送未免重複滋費且此外尚有本身雖強
健而父母年老殘廢難以長途携同移駐者凡此數
項俱係實情臣等身任其地既悉此情形敢不仰體
聖懷悉心詳籌期於妥協竊思此等老疾孤寡幼稚之戶
移駐伊犁既無實用莫如酌量存留以節遷移之繁
費且各該兵丁自蒙

皇上特恩遇有病故准其在外埋葬並為無力之人動項

置地營葬以來伊等率皆立有墳墓難以動移又不
忍拋棄若酌留有人則凡移駐伊犁官兵亦可將墳
墓轉托照料更必心無牽挂果於前往寔於公私交
有裨益臣等公同詳細商酌應請將移涼莊甲兵三
千二百餘名之內查有別項年老殘廢孤寡幼稚之
戶酌留五百名統歸於涼州駐劄並於每兵額設馬
匹內裁去二匹以省供支並照山東海州駐防設立
城守尉歸青州副都統管轄之例將協領改設城守
尉一員其餘應需官員按照營制酌留就近歸寧夏

將軍統轄如此庶移駐之兵悉皆精銳既足以壯新
疆之營伍而

帑項亦不致虛糜臣等愚見如斯是否可行出自
聖裁非臣等所敢擅便

議考校武員章程 乾隆五十六年

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 臣福康安謹

奏為遵

旨酌議分別武員考校章程仰祈

聖鑒事竊照 臣接准部咨軍機大臣阿桂等議奏浙江提督陳杰奏浙省弁兵艱於考校不能得人一摺應請勅下兩江湖廣兩廣陝甘雲貴及福建各該督咨會該提督如何就近考校之處各行具奏到日再行細心核擬以歸畫一遵行知到 臣 臣伏思

國家設官分職文武並重行伍為儲才之地末弁有進身之階校拔分公明戎行自飭前蒙

皇上勅令廷臣議給武員養廉更定品秩并荷

垂念弁員等官卑祿薄資斧維艱令俟陞至守備到任三年後方行送部引

見

鴻恩優渥無以復加茲復

勅令各省總督籌議就近考拔弁兵以節勞費

聖慈體恤尤為入細入微自宜欽遵辦理查廣東廣西兩

省水陸營制碁布星羅額缺多於他省各鎮協考拔千總外委及額外外委向來遇有缺出俱由該營將領遴選合例弁目呈送提督考驗給咨轉送臣衙門覆考通行拔補分別咨部給委赴營任事且自蒞粵以來於考拔一事加意慎重每一出缺先儘出師打仗奮勇之人次儘捕盜出力著有勞績者予以拔補如無此項人員則以年分之先後察看才力之優絀按次量拔俾弁兵等知所激勸無如該鎮將等未能盡絕情面一秉至公上年有總兵葉至剛徇情濫選

兵丁呂豪之事經臣專摺奏

奏治罪嗣是各鎮協營俱知秉公甄拔批不致稍有瞻徇
惟是舊制相沿遵行日久而於弁兵赴考維艱宜酌
分遠近之處未經詳悉剖議今浙江提臣陳杰以隔
省缺出必需親赴督臣考驗往來跋涉盤費艱難
奏請酌量辦理經軍機大臣遵

旨飭令妥議具奏遵即移行查議茲准據兩省提督暨藩
司查明議覆前次臣復將各營與廣東省城弁提臣
駐劄地方道里途程確加較核悉心籌議查祿營千

把外委額外外委俱有巡防操練之責而千把二項
其職分較大食廩較優如果人才出眾將來可備都
守之選似毋庸慮其赴考艱難議更舊制在省水陸
提督總統戎行受

恩深重且俱係

皇上深知擢用之人凡遇考拔千把自能秉公持正不致
偏徇營私但千把之與都守官階相近若竟由提督
考拔而總督並未閱其人材技藝似不足以昭慎重
且各營陞拔千把例由本管鎮將考送倘所舉偶有

不公提督若願情面不行駁飭則足以啟僥倖之端
即使總督巡閱時復行考驗查出已難保無貽誤營
伍應請嗣後粵東西兩省各營千把總缺出俱仍照
舊例由該營呈送提督考驗轉送督臣覆考拔補至
綠營外委及額外外委協同千把辦事並備差遣之
用均由兵丁以次考拔職分較小與文職中謀職相
等且外委養廉甚微額外外委例無養廉所得餉銀
亦屬無幾長途赴考資斧艱難恐其憚於遠涉反足
隳其上進之志自應酌量程遠途近衙各歸就近衙

門考拔以示體恤臣查廣東營伍除標五營肇慶
水師營外如左翼右翼高州雷瓊四鎮屬協營及不
隸轄之廣州肇慶二協三水四會理瑤海防增城新
塘永靖七營各分駐地方距廣州省城較近嗣後遇
有外委額外外委缺出應請仍由該鎮及各營將領
揀選呈送督臣考校其提標五營潮州碭石南澳三
鎮及不隸鎮轄之惠州一協和平大鵬平海三營距
省城較遠而與提臣所駐之惠州較近嗣後外委等
項缺出應請改由各鎮營就近選送提臣考拔仍咨

明督臣衙門轉咨達部分別請劄註冊至廣西各省營內惟梧州協懷集營二處離臣駐劄地方稍近然亦有八九百里此外均與提臣所駐柳州程途較近所有考拔外委額外外委弁缺應請統由提臣拔補仍移咨督臣衙門覆考咨部以歸畫一如此分別考選庶微末員弁不致以跋涉維艱而於汛守操防亦無慮曠日貽悞矣惟是輿情固宜體恤而考察亦應從嚴請嗣後凡遇督臣巡閱營伍或因公經由之便各該營將提臣新拔之外委等員就近呈送赴考如

有弓馬軟弱材技不堪之人即行斥革辦理其提臣經過地方亦將督臣所拔之員一體考送彼此互相較閱該弁員知有層層考核自必顧惜功名認真操練於造就人材之道似為有益臣惟有嚴加甄覈寔心教督大小員弁悉成勁旅以仰副我

皇上整頓營伍恩施無已之至意

議裁撥陝甘防兵 乾隆四十九年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臣福康安謹

奏為酌添營汛分駐官兵丁於陝甘兩省各標營裁
移抽撥以裨地方以節經費事竊臣前會同大學士
公阿桂具

奏酌籌善後事宜因甘省幅幘遼廓地廣人稀自邈州
至省一千餘里道路綿遠汛少兵單擬於安定會寧
適中之馬營監添設一營六盤山險要之處安設一
汛俾控制彈壓此外通衢大路及險僻小徑俱多添

墩堡令聲勢聯絡呼應相通於邊疆重地寔為有裨
如蒙

俞允再行詳悉確查將應添營汛兵數分晰妥議具奏奉
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臣查甘省原額設兵五萬六千六百
餘名陝省原額設兵三萬四千五百九十餘名除節
次裁撥移駐新疆屯防眷兵及扣留公糧公費養廉
不補外通計陝甘二省止存兵五萬五千九百餘名
較原額少兵三萬五千二百餘名乾隆四十六年欽
奉

諭旨以邊陲重地捍衛宜嚴特令酌籌添補共添實兵一
萬二千七百餘名合之舊存兵額約有七萬列鎮分
營兵力不為不厚惟是前此酌添兵數其重在於督
撫提鎮各標令各派足兵數千以資鎮守而供調遣
次則緊要營堡添兵自數百名至數十名不等以扼
要隘而重稽查至州縣之防禦墩戍之稀疎本未議
及 臣到省後詳加體訪甘省河西各屬原設營堡墩
汛尚為嚴密惟自蘭州迤東至涇州一千餘里道路
綿長北控邊城南通隴蜀兼以崇山峻嶺重複盤迴

外則番族環居內則民回錯處大路各府州縣原設防兵無幾墩戍寥寥不足以資防衛今擬於平涼府等處添兵自一百數十名至數十名不等則平時既可備差操有事足供守禦又於地方空濶處酌添墩堡數十座撥兵分駐俾聲息相通並常令其會哨周巡則奸宄不至於潛藏而匪徒亦易於緝獲查平涼府原設兵五百名除分防外存城兵止三百六十三名該處地方較大為甘肅門戶今據添兵一百五十名以足六百五十名經制外委一名額此外委三名

六盤山要隘處所添一營汛設千總一員經制外委一名額此外委一名兵一百名以資防範而附近之底店瀋隴山等處均可稽查彈壓靜寧州原設兵三十五名今據添兵一百十五名以足一百五十名經制外委一名額此外委一名隆德縣原設兵四十名除分防外存城僅十六名今據添兵二十四名額此外委一名並於通衢大路舊有汛戍空濶處添安墩堡三十九座務俾聲勢聯絡又通渭所屬之馬營監為舊時縣城民居稠密南達通渭伏羌北連會寧安

定乃適中之地擬於該處酌添一營設遊擊一員守
備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三名額外外委四名兵
五百名酌定存營兵三百名以資控制彈壓其餘二
百名在於四處扼要之墩堡四十座而附近之名石
峯堡馬家堡官川等處均可巡查稽察庶奸宄不致
於潛藏又通渭等縣原設額兵太少不但有事不足
以資捍禦即平時亦不敷往來護解違犯及遞送公
文之用今擬於原設額兵之外清水縣添兵十名通
渭寧遠伏羌漳縣各添兵十五名禮縣西和秦安兩

當各添兵二十名均足三十名之數以資差遣莊浪
地方係縣丞分駐添兵三十名三角城等處添兵四
十名又自固原至靖遠四百餘里地方遼濶回回民
雜處靖遠至省三百餘里萬山環繞徑路縈紆舊有
墩戍甚屬寥寥聲勢不能聯絡今擬添兵二百二十
名分安墩堡四十四處星羅碁布庶可以壯聲勢而
重巡防臣通計此次添設營汛共需官弁二十三員
內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經制外
委六名額外外委十一名兵丁一千三百四十名額

外外委即在各省兵數內核計每年應需額餉三萬四千餘兩仰惟

皇上軫念邊防自不惜斤斤小費第

國家經費有常亦不可不通盤籌酌查陝甘下馬關一營祇設兵二百二十餘名即有遊擊一員於營制未協該處第有守備一員足資統轄應將遊擊裁移馬營監分防管領此外於西安軍標撥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開水委李名圖東提標撥把總一員經開水委李名寧夏鎮標撥經制外委一名足數分駐所需兵丁一千三百四十名於督撫提鎮各標及

各協營內擇其不近邊關又非大路並無番回錯處無甚緊要兵額較多之處將零星尾數裁移抽撥已敷應如此通融辦理則應設營汛墩堡地方可以照數增添防守即益森嚴而各營抽掣兵丁無幾亦不至兵力單弱庶

帑不虛糜兵歸寔用矣

議甘省添兵事宜 乾隆四十九年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 臣福康安謹

奏為遵

旨再行籌議添兵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 臣議

奏甘省酌添營汛分設官兵一案欽奉

上諭令 臣通盤籌畫仰見我

皇上厯念巖疆營制務期益壯聲威為億萬載教寧之計

臣 欽遵

訓示惟在因地制宜俾派一兵即收一兵之寔用庶勁旅
星羅疆圉更資捍衛伏查甘省係西陲要地所設兩
提五鎮額外較他省為多向來重所聚大半在河西
不但提督總兵副將駐劄之處兵數充餘即在各州
縣均有兵數百名至百名不等已敷防守無須再議
增添其河東地方惟固原因沿邊要地上屆添兵案
內議將西安提督移駐添設五營加以城守一營統
計額兵三千有餘已成重鎮至河州控扼番回尤關
緊要難改協鎮而親標止有兩營額兵不及二千似

猶單弱其自蘭州以東直至涇州千里而遙均居腹
地不免汛少兵多單又省城東北自靖遠鹽茶以至
固原所屬之黑城數百里之內以及省城東南鞏昌
秦州所屬一帶亦因地異衝途稍為輿僻是以設兵
較少亦且墩戍稀疏臣前於善後事宜案內議請於
馬營監添設一營六盤山添安一汛復於平涼隆德
靜寧莊浪等處添設防兵並於蘭州至涇州大路暨
從固原靖遠鹽茶迤至省城各處密安墩汛計需官
弁二十三員兵一千三百四十名即在陝甘各標營

內酌量抽撥官則於簡僻營分裁移兵則於兵多營分畸零數內裁改在新添之處既可資防守而壯聲威而在抽撥之營不過裁兵數名至十數名不等於通屬並無妨礙乃蒙

聖主軫念邊防有加靡已令於裁移抽撥之外准再添三千名自當仰體

慈懷妥協籌議臣查河州原設二營尚未足以壯聲勢今擬增設城守一營添都司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外委各四員兵四百名共新舊兵二千三百二十名均勻

分派三營自可無虞單弱至通渭隆德前議添設之兵計存城不過三四十名誠如

聖諭該處地方遼濶不敷巡防今擬於隆德縣添足兵一百五十名通渭縣添足兵一百名又靜寧州一處係在蘭州涇州適中扼要之地西接會寧東連隆德南控通渭之馬營監石峯堡地方北與茶鹽境接壤四達之區寔為緊要今擬設立副將於前議設兵一百五十名之外添設三百五十名共五百名並添設左右二軍左軍駐隆德右軍駐會寧以成犄角之勢至

靜寧所添副將查有慶陽協原設副將一員當設協之初係相沿舊制因慶陽在北路沿邊是以駐劄大員俾資彈壓今中外一家北邊蒙古均係

聖朝臣僕且慶陽西接寧夏東接延榆均有總兵駐劄聲息相通似可無須副將營制擬即令該副將帶同中軍都司移駐靜寧以省添設仍於慶陽改設叅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管領原有弁兵以符營制又涇州為入甘門戶秦州係南路扼要之區今擬於涇州添設都司酌增弁員並添兵九十五名合之舊設兵一

百零五名共二百名秦州再添兵一百七十九名合之舊兵二百二十一名共存城兵四百名其該州所屬之秦安縣舊有兵三十名今擬添兵七十名共一百名並添設千總管領巡防又馬營監底店石峯堡均屬要地前於馬營監議設兵五百名足數防守今擬於石峯堡安設一汛撥安弁員添駐兵一百名再於底店議設弁員安兵一百名立營分汛以資彈壓地方聯絡聲勢又安定舊有把總一員兵一百名今議再添兵五十名共足一百五十名即於此內撥安

墩汎其會寧舊有把總一員所管兵止三十名今亦擬添足一百五十名其他如金縣伏羌西和寧遠漳縣莊浪華亭靈臺鎮原崇信徽縣成縣禮縣清水兩當等十五處舊有之兵多不過五十名少者二三十名至十五名十名不等均屬短少今議於伏羌金縣莊浪各添足兵一百名其餘各縣均添兵五十名再如瓦亭驛馬家堡黑城白水鎮安國鎮李旺堡孟家墩唐家川等處或在大道衝途或係僻路要隘今擬酌添及新設兵自五十名至一百五十名並酌添弁

目管領因地制宜均資彈壓再臣前議添兵一千三百四十名即將陝甘各營兵丁零數抽撥此內有河州秦州鞏昌階州洮州岷州文縣成縣等營抽撥兵一百二十名茲蒙

皇上於抽撥之外賞添三千名兵數儘屬寬裕臣復查河州等處均屬緊要之地且現在秦州河州暨鞏昌所屬地方內即有議添之兵似未便於前項各營內抽裁擬請仍還原數停止抽撥其所缺兵丁即在新添兵內撥補計此案添官弁五十九員除裁移副將一

員千總一員外寔添設叅將一員都司二員守備三員千總十一員把總十一員經制外委二十八名其額外外委即在兵數之內又統計前議抽撥此次加添兵數共有四千二百三十餘名得此數千勁旅增入額內較少之各營縣則自省城東路以至涇州北路靖遠益茶以達固原暨南路河鞏秦階一帶營伍充實墩戍聯絡計通省河東河西地方處處有兵星羅碁布藉資捍衛邊陲可保全湯永固矣

議陝甘兵儲 乾隆五十年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 臣福康安謹

奏為遵

旨籌議覆奏事竊 臣接准

廷寄欽奉

上諭據俞金鰲奏稱聞得從前陝甘兵丁平日皆預備乾糧一遇征調即可克期起身自平定準噶爾回部之後遂因循不復儲備等語兵丁乾糧自應平時籌辦以備緩急之需如恐有霉朽原不妨出陳易新抵放

兵餉著傳諭福康安即留心妥辦以復從前舊制將
此遇便傳諭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到 臣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屢念邊陲要地期於未雨綢繆兵可百年
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之至意 臣檢查舊案乾隆初年
經署寧遠大將軍查即阿條議陝甘各營原有儲備
征兵裹帶口糧之制嗣因平定準噶爾回部以後日
久因循遂停預備今荷

聖明指示自應妥為籌辦以復舊規惟是舊議每兵一名
預備粟米一京斗白麩炒麵各十二斤八兩以為三
十日口糧 臣竊以裹帶粟米如無薪水之處不能為
炊不如炒麵一項即可拌食無須炊爨且設有軍需
之事早則數日遲則半月自當安設糧臺若每名裹
帶一月口糧計一人攜帶三十斤以千人合計即有
三萬斤勢必於軍裝馱載之外復添輜重殊形累墜
不便適行今酌議每兵備貯炒麵十五斤足供半月
之糧令各該營核明移交駐劄及附近州縣即在倉
貯麥石內支給營員磨炒成熟各製口裝袋標記本

兵姓名收貯軍庫仍按季更換散給各兵即以抵應
得月糧如有收藏不謹以致霉變不堪食用者即著
落經管管員賠補毋許勒派兵丁承領仍即陸續辦
製出陳易新源源積貯設遇調遣立時攜帶起程即
倉猝未設糧臺而征兵亦不虞枵腹矣但既籌出征
裹帶之糧尤須先有訓練備戰之兵臣查陝甘邊地
巖疆原屬重兵所聚嗣因節次裁移兼派屯防口外
以致實兵較少先於乾隆四十六年遵
旨議添兵一萬六千七百餘名近復仰蒙

恩旨賞添兵三千名現在添營設汛碁布星羅行伍更為
充實伏念

國家秦養士卒原期有一兵即收一兵之用無論馬步
均屬可戰之兵惟是兵多貴精正於當養兵不用之
時挑選健壯勤加訓習督撫提鎮各標具精練之兵
多者二三千少者亦不下千餘名一有調發即可帶
領迨征尤為預備不虞之計即以蘭州省城而論臣
標五營額兵三千名除額外外委及各營字識均在
額兵數內又有派往口外防屯其實在差操兵共二千

七百四十九名加以城守營現兵五百三名此內城
守營兵分派墩汛及每日押解遣犯護送糧餉等差
計不敷用尚須由臣標五營兵內撥協又自臣衙門
暨各將弁署內均有該班兵丁統計撥協應差者共
需七百數十名計此外別無差使可以常行訓練者
者已挑出二千餘名勤加操演即該班之兵每日在
署仍可親試技藝隨時訓練其堆撥者兵亦係輪班
下班之兵每於下班之日不廢操演其應差兵丁差
竣仍令歸伍演習則此數百名亦屬可以備戰之兵

至於操演之法臣查向來綠營陣勢止係兩儀四像
方圖圓各式此皆傳自前朝相沿舊樣平時較閱雖
屬可觀臨敵打仗竟無寔用在各營演試之時明知
所習非所用不免視同具文飭觀塞責自不若京營
陣式講肄精詳即如九進十連環等勢果能演習嫻
熟施之行陣寔堪克敵奏功臣去年抵省後即仿照
京城健銳火器等營陣式摹送提臣轉發標營各鎮
屬一體照錄存營如式演習改去故套以收寔用再
加演習連環原為臨陣擊賊之用乃綠營兵丁平日

演放帶葯不過數出藥盡而止設遇臨敵之時敵未
退而藥已盡何能制勝臣操演省標各營鳥鎗連環
不許拘定出數惟令多帶火藥演其應否停止悉聽
臨時號令庶兵丁演放之際不能預定出數多寡閱
時長短雖平時操演亦如戰陣之時積久純熟可免
臨時生疎又綠營施放鳥鎗均係膀根不能擒住鎗
靶有似開弓之勢過於高仰以致不能準頭且臨陣
之時未見賊而鎗已亂放及賊至而藥已將盡更復
慌張尤非紀律此皆將弁偷惰因循未經認真訓練

之故臣嚴飭各營如法教演期於發鎗之勢合式可
以畫得準頭鎗不虛發嫻習於平時庶不致倉皇於
臨事其各兵內習弓箭者打鳥鎗者演習馬上鎗箭
者令其每日各照所習之技在各本營分操逢五之
期各營令在一處比試為小合操逢十之期為大合
操除肄試各項外即操演九進十連環之陣臣親往
較閱即以兵丁之優劣驗將弁之勤惰分別懲獎雖
值寒冬不令停止並酌量各提鎮標標之大小令其
挑出備戰之兵自二三千名以至一千二百名不等

西安將軍標撫標亦酌定兵數均照日標認真操演
常無間斷務俾技藝盡屬熟精嫻計將軍督撫提鎮
各標共可得二萬餘其各協營路額兵多寡不等今
定以兵數在三百名以上者即挑出一半勤加操練
計又可得萬餘合之兩省足有三萬餘訓練精嫻一
呼即集兵將兵丁花名暨帶兵將弁註定冊籍由各
營送臣查驗如有兵丁事故及技藝生疎者即行裁
汰於冊內開除另挑勇壯入冊補額仍將各營將弁
預為派定不派別差專意訓練練兵之員即領兵之

員使將與兵素相嫻習不致臨時兵不願將將不願
兵並令教演兵丁之員弁將部頒遵

旨酌擬行軍紀律數條時時告誡提擲俾知臨陣退縮者
欲惜命而不免刑誅奮勇爭先者雖捐軀而終膺卹
賞庶幾軍律嚴明人懷果銳一變綠營怯懦之習俾
三萬人咸成勁旅即此三萬之才外不在挑選備戰數
內者仍飭隨時寔力操演不令技藝生疎期於無一
非可用之兵至軍興之際備帶軍械火藥帳房馬匹
均關緊要在衝鋒陷敵之兵勢難兼顧必須另兵經

經營俾免分心此項兵丁亦應早為派定若干另
造一冊將所管軍械鉛藥及看守帳房牽喂馬匹各
差使於每兵名下註明亦送臣衙門查核設有緩急
均可按籍而稽朝調夕發不虞遲滯矣至挑兵入伍
之始尤為喫緊查綠營積弊凡有年衰技劣之兵輒
事姑容佔額糜餉迨出缺挑補時又贍狗情面以幼
丁當充更為惡習臣抵省以來遇有臣標兵缺必親
自驗補並移行各提鎮一體親驗拔充仍令嚴飭所
屬各營員將舊存老弱兵丁全行革退另募年力精

壯漢仗高大之人頂充毋許徇情濫補其拴養馬匹
尤須飼喂飽騰牧放得地毋許剋減草料缺額疲瘦
臣不時派委委員查驗如有情弊即行據實嚴叅再
臣查行軍之法既有勁兵又資利器乃外省綠營一
切軍械均非利用雖年年查驗無虧仍不免有名無
寔即如鎗靶多係松木製成外用硃油徒事飾觀而
木質鬆脆不能堅久臣前在軍營所見鎗靶一經磕
碰即有損壞當臨陣之時損壞一桿即少一鎗之用
且鎗靶火機製造均不合式以致兵丁施放不能合

手臣已另給式樣妥為製造並將鎗靶改為榆木不
施油漆期於樸素堅緻施放便利又如礮位演放不
勤即易鏽蝕且礮手生疎一時不能得準至弓矢久
張而不弛豈能及遠又如刀矛鑄造不精鋒銼挫鈍
何能殲敵烏鎗日久不洗必致火門澁滯豈能擊放
迅捷似此武備廢弛雖有器械猶之徒手也臣幼年
早荷

天恩侍直

內廷夙蒙

聖主教導訓示又曾在軍營學習行走此等事件粗能諳
悉今荷封圻重寄兩省營伍均係臣之專責何敢稍
事因循致負我

皇上整飭戎行之至意惟有隨時查驗勤加講習力為整
頓總期兵精器利人器相習庶幾有一兵收一兵之
用至軍行遇雨事屬尋常全在遇雨之具製備齊全
便於攜帶若當乘機進剿之時或因雨濕軍裝逗遛
烘烤坐失機宜去年剛塔在馬家堡之事可為明鑒
臣已飭各營務將各項器械預製攬雨油袋妥為備

辦庶免臨時周章至如火藥鉛丸尤關緊臣前在川鎮時各處均有備貯火藥三年五年不等出陳易新自抵陝甘通查各營其足備三年之處甚少加以去年剿賊復有帶缺撥缺現在移行各提鎮查明寔貯之數具覆到日再行通盤籌酌另議具

奏謹將臣遵

旨儲辦征兵裹帶乾糧並即挑演備戰兵丁及整理軍裝器械各事宜恭摺

奏覆伏祈

皇上睿鑒

查覆兩粵狼兵授田原委

嘉慶十九年

兩廣總督臣蔣攸銛跪

奏為遵

旨查明有田土兵實數並酌加整飭緣由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御史孫升長廣貴等奉^奏邊省州縣有設立狼兵之

處分以狼田之糧比常額較輕其人隸州縣當差地

方官春冬查閱近恐有名無實等語該二省狼兵名

目始自何時現在是否尚循其制着該督等查明如

相沿設立既經分給田糧自應核實當差該督等即各飭各屬俾認真訓練以時查閱藉資防捕之用毋令虛費田糧有名無實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伏查狼兵名目肇見明史兵志內稱廣西宣力最多成化明史兵志內嘉靖之時明臣韓佳王守仁屢經調遣奏准即以籍沒賊田派給耕種屬狼兵者為糧田又有堡兵隘丁鄉勇士勇耕兵樓兵等項與狼兵名異實同各給兵田多寡不等賦比常額較輕在廣西境內為多廣東則接壤西省之州縣間有數處我

朝仍其舊制順治康熙年間廣東節經撥汰西省相沿承統充閱年已久文案不全乾隆二十二年督臣楊應琚等奏請盡飭土名將原設狼兵等項按額補足現存軍田查照各兵承耕田數給予印照管業毋許民人私售有案可據茲臣接奉

諭旨遵即分咨撫臣並行令東西兩藩司確查去後臣夏間因公赴西省時隨處詢查并頒發造冊式樣通飭各府州縣查明各該處現在兵田實數畫一造報以憑核辦旋據府州縣等陸續查報復由藩司等分別

議詳前來。臣查粵西地處邊陲崇山密箐道路之平險惟土兵知之最詳水土之烟瘴惟土兵耐之有方。即偵探猺獞虛寔亦惟土兵熟悉情形是以舊給軍田輕其糧賦平居則耕種巡防有事則徵發調遣洵為寓兵于農以土禦土之良法。今

國家承平日久邊徼敕寧此等土兵或但享耕^狼之樂漸不習訓練之勞非所以重苗疆而裕武備現經臣查明廣西之永寧州臨桂縣等屬寔有狼兵及堡兵隘丁等各項每處自一二百名至數十名不等廣東

惟連平州合浦縣二處有狼兵及猺兵棲兵等各數十名不等計東西兩者有兵之處每處兵田自百數十頃至百餘畝不等即西省之北流陸川二縣其田久經典賣者于乾隆年間清查時斷令承買狼田各戶每歲捐納狼穀糧給兵頌食現亦遵行其東省之陽春東安二縣雖舊有狼兵名額但雍正年間已不設充狼田久經典賣從未當差亦無器械早已與齊民無異現據該狼人等呈稱情願贖^回田製械循復舊制等語事近百年更張豈易未收實效先取紛紜應

請無庸置外議查廣西狼兵及堡兵等實數共五千四百八十五名廣東省狼兵及徭兵等寔數共四百一十六名均有田糧足資兵食如果兵不濫充田毋私售原不致有名無實是在地方官隨時稽察實力奉行狼堡之兵田惟設總長易于管束而總長之管束尤在地方官專其成責蓋兵之身家田之界址在總管察無遁情其督率差操稽查典賣較地方官尤易為力應飭嗣後各該兵或差操不力准總長等呈報地方官核明查照向例換照選充或民人私售軍田

亦令總長等報官追究完辦倘總長徇私舞弊一經查出革退總長名目追奪耕田即于該處土名內擇其年壯技嫻樸誠服衆者另行充補每歲農隙時文員會同營汛定期操演其有技藝出衆者加以獎賞倘老弱充數即予斥退仍將該管總長分別革懲並令該管道府直隸州遇有因公過境之便抽驗校閱每值年終該州縣各將兵足田存之處切實詳報此後該有田多暗售兵掛虛名等弊即將該管官嚴行叅處似此立定章程則狼兵堡兵等項益資邊圍巡

防之益而田糧不致虛糜用副我

皇上勤求寔政之至意理合將查明東西兩省土兵糧田
寔數分別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此外尚有廣西南寧府等屬土司地方兵田或造報
未能詳晰或飭催尚未到齊但事同一例應似詳報
齊全後覆核確實另容報部存案所有遵

旨查明土兵確數辦理緣由謹會同廣東撫臣董教增廣

西撫臣台斐音合詞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再此案因往返飭查有稽時日是以覆奏稍遲
合併聲明

通籌粵東營制 嘉慶十九年

兩廣總督臣蔣攸銘謹

奏為遵

旨通籌粵東營制情形酌議量加汰減據實覆

奏仰祈

聖訓事竊臣接准兵部咨開具奏酌議裁減原額名糧應
按各該省情形量其可以裁減若干之處分別辦理
其邊要鎮防繁重省分但應就現在情形量其可減
若干通盤酌籌亦不必悉還原額俟各省奏齊核議

彙奏等因一摺欽奉

上諭從來兵制與國賦相權而行我朝廷設各省營兵久有定額其小有損益亦就地方情形隨時酌定惟乾隆四十六年添補糧額缺案內一時各省驟添兵六萬六千餘名為數較多迄今三十餘年於武備甚無裨益而帑項已多用至四千餘萬前曾降旨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兵部將增設名糧額數酌量汰減詳議具奏本日議上朕披覽摺內現在各省額兵六十二萬四千餘名較之雍正年間及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所增實多自

應酌加裁減惟各該省情形有今昔不同者亦當熟思審慮各就現在經制叅攷先後所設兵數汎防控制情形應汰應留通盤籌畫庶餉不虛糜而兵皆足用著各省總督山東山西河南巡撫成都將軍河道漕運總督各將所屬標下各營及該提撫鎮協等營兵內每省可
以汰減若干據寔具奏彙交原議大臣再行核議欽此
臣跪誦再三仰見我

皇上權衡經久損益因時於樽節度支之中寓整飭營伍之意自應叅稽經制釐察情形庶足以杜虛糜而收

寔效伏查粵東省各標鎮協等營原額設馬步戰守
兵丁連外委字識共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五名乾隆
四十六年添補名糧額缺案內除外委四百九十五
名原有馬步糧餉支食毋庸挑補外實添兵五千二
百七十九名計每年添支例餉草料等銀共九萬九
千四百六十七兩零銀糧料本色共米一萬八千二
百六十二石零所添之兵俱分別地方緊要酌撥增
額建五十九年因砲洲營孤峙海中兵單船少議裁
各營曠閒馬兵三百一十四名改給步糧將節存餉

料銀兩添設外委本身步糧二名步戰兵五十八名
守兵一百四十名又嘉慶十四年因澳門為番夷貿
易雜改之地改設前山營添額外委馬糧二名馬戰
兵三十八名步兵二百名守兵一百七十名所需錢
糧照奏定章程在於洋商捐輸生息銀兩內支給
又十五年因粵東區分水陸添設水師提督裁撤各
營馬兵改支步糧將所餘糧餉等銀添設水師提標
中左右前四營陽江鎮左右二營共步兵四百名守
兵四百名現在粵東省額設馬步戰守兵戰丁連外

委字識共六萬九千五百零四名內除外委及額外
外委各本身馬步名糧共五百九十七名外計馬步
戰守兵丁連字識實六萬八千九百零七名茲臣師
蒙

諭旨令就汛防控制情形將應裁應留通盤籌畫據寔具
奏臣敢不悉心籌議規畫萬全查粵東為瀕海要區外
接夷洋界連閩楚水陸交錯島澳紛歧巡緝操防在
在均關緊要是以乾隆四十六年名糧補額案內添
兵五千二百七十九名之後復因碇洲澳門均屬要

澳門均屬要地及增設水師提督時節次奏明又添
兵一千四百一十名以資控禦今粵海雖已大段肅
清而東防閩省竄匪西接越南夷洋水師分段巡緝
不可少懈陸路則地方遼濶各塘汛均勻散布存營
操兵即不為多且港汊紛歧巖菁深邃會匪土盜尚
須隨時搜捕所有乾隆四十六年以後議添之兵各
營現無曠缺並尚有相度緩急通融撥配暨添派文
員巡船壯勇協捕之事臣與撫提鎮諸臣通盤籌畫
通省標營各兵似難率請汰減惟查營馬一頭項在

西北諸省最係操防得力第粵東素不產馬向赴廣西柳州府購買馬身矮小與幽燕代莫所產迥殊且地乏黑豆亦無乾草只用料米青草喂養雖脆壯而不結實在本省已非勁健設遇調遣更難遠道馳驅况粵東四面環海內河支港處處可通舟楫遇有差遣緝捕等事水路固須駕艇陸路半由深林峻嶺亦惟爬越攀登不藉馬力至擺隊演陣不特馬兵方習馬箭即步兵亦有素諳騎射之人是以前督臣百齡等會奏區分水陸案內已議裁馬一千餘匹此次詳

加核算除水師各營現額存馬二百六十四匹數本不多應毋庸汰減外有陸路各標營共額存馬三千二百三十三匹為數尚多應分別酌留以備操演擺隊差遣之用其餘各營量為請減馬額擬將臣本標裁馬七十三匹撫標裁馬四十匹陸路提標及轄屬各營共裁馬五百八十三匹統計酌裁馬六百九十六匹一律將馬兵改作守兵計每歲節省餉銀八千三百五十二兩料米折銀三千八百七十三兩三錢五分三厘草折銀一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五分四

厘例報倒斃馬價銀一千九百六十二兩共銀一萬五千八百七十四兩零七厘又本色米七百一十六石八斗九升三合五勺其裁馬六百九十六匹應行變價照例每匹價銀一十八兩共銀一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兩俟變價後報解充餉如此一轉移間雖未足抵從前添補名餉之數而兵額無虞短缺不誤操防錢糧稍可節省仍無窒碍較之汰減實兵似為妥協再現在各營如有報倒馬匹查係應裁額馬營分即於嘉慶二十年正月為始毋庸買補統以二十二

年十二月底為止分限三年統令裁足則各營陸續變價解銀辦理不致竭蹶又裁馬之後馬兵仍准食步戰糧俟遇有步糧缺出即募補守糧庶兵額適相符合除造冊咨送軍机處兵部查核外臣謹會同撫臣董署陸路提臣何合詞恭摺奏並繕議裁馬額及錢糧數目清單敬呈御覽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再廣西各標營應否汰減因奉文時廣西提臣旋即出缺臣現與撫臣台斐音署提臣李錦麟

往返札商俟酌定後再行會同妥議具奏合併聲明

八
卷
第
四
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朝奏疏卷二十

武備

勦撫前

陳勦撫要計

請速勦畿輔近賊

陳勦山東流寇要計

陳湖南急切情形

請撤滇兵鎮守荆襄

蕭山 朱櫟 雲木 編次

金之後

向玉軒

吳達

徐勇

魏裔介



陳定蜀之策

李國英

議勦楚蜀餘孽

顧如華

請按星象進勦雲貴逆寇

陳其範

議勦滇苗事宜

鄂爾恭

陳西域戰守事宜

鄂彌達

議勦金川情形

阿桂

陳分攻金川情形

同前

籌制緬甸機宜

李侍堯

奏閱安南阮藩歸國謝表

彭元瑞

陳平川楚流賊事宜

梁上國

生擒回逆張格爾

長齡



陳剿撫要計 順治元年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後謹

奏為剿撫須求實著地方立見教寧仰祈

睿裁施行以昭

聖化事竊照寇名為土本皆土著之民也乘流賊煽亂之餘一時地方無官無法恃強雄長勾連嘯聚以致焚劫淫殺禍與流賊等其實皆有姓名可指有住址可稽有親族隣里可訪或一村之內而良奸居半或一姓之中而貞慝懸殊或一人之身而始邪終正前後

兩截欲若單主勦則安民反以害民玉石俱焚之可
傷欲概行撫則草面未必草心養虎遺患之可慮實
能勦者必兼撫以用勦而後勦不致于干和實能撫
者必兼勦以用撫而後撫不至于釀亂伏乞

勅令道將凡遇土寇猖獗之處先行牌諭有賊首率眾歸
順者赦罪勿論有賊首抗拒而賊黨并鄰族人等能
縛之來獻者即論功行賞照地方之遠近定歸順縛
獻之日期過期不報即舉兵殲之彼憚不畏死之徒
雖殺之不怨而究竟畏死者多則就撫者必不少既

已就撫即收其兵器馬騾有私匿者查出重治至于
牛驢係民間耕作所需任其畜養不許官兵一概括
收仍責成該州縣官將就撫之眾籍其花名編置保
甲有廬舍者俾之各安故業無恒產者仍為設法安
插州縣上其冊于道府道府轉報之本部則土寇之
有無以與各官之殿最一展冊而燎然矣如是而後
勦撫方有實著地方有不教寧者臣不信也臣不勝
屏息待

命之至

請速勦畿輔近賊 順治二年

兵科給事中臣向玉軒謹

奏為

國家全盛方始近地賊報頻聞乞早事撲勦以靖地方
以免滋蔓事 臣嘗聞天下無不時無不逞之徒特在
當事思患預圖故將亂期銷其萌方亂亟防其漸斯
可以安長治矣今天下自十餘年來盜賊隨在生發
屢圖剪撲卒不得其要領所以致此者良由賦役重
煩將士惟怯今我

皇上肇造區夏天戈所指兵不留行凡降附境土即薄賦
輕徭與民休息其沐王化者宜何如畏威懷德解劍
歸農鼓舞于堯天舜日乃不意尚有不然者如山東
則以殺縣令聞矣晉地則以妖賊煽亂告矣此猶遠
在千里外若樂陵懷柔及天津近地此皆畿輔粵區
神京肘臂如馬家山之寇射傷東兵羊盤之賊逆我
顏行津南之賊殺周中軍兵丁至二十四名何近作
賊之多也臣揆其由總因從來地方各官辦賊不力
以致養癰且諸賊肆禍多在直省交界並州縣接壤

閃倏逃竄易于假息游魂祈

皇上速飭各該撫鎮立限捕擒毋得從前玩泄其果係脅
從者不妨矜全解散至于積年窩戶慣賊彼既鴟音
不葦鷹眼長橫務在草薶擒獮根株痛斷毋留茅孽
以煩再舉如昔年劉七趙燧始不過一夫可擒除之
不蚤致禍延齊豫轉掠江淮卒償數年收拾此所謂
方亂須防其漸也雖然弭盜必先清其源今之草竊
多有迫于饑寒而為之者近聞兌換地土小民遷徙
多至失業屯軍失地飄零無依臣前疏求量給田廬

竊亦慮及于此不特此也如三協宣大諸邊在先朝設兵不下數十萬歲糜先朝數百萬金錢稍不滿願動至脫巾譁謀今強半裁汰誠為快事但此輩多係亡命兇徒市井無賴今羈旅窮愁勢必行劫商旅嘯聚雀符乞

皇上勅沿邊海州縣察有招留汰去之兵許令首報其有家園者諭令還鄉若愿留者聞邊境荒地尚多安插開墾納租應役俾之耗壯心而饒生計庶不至窮而為盜此所謂將亂當杜其萌也敬獻一得伏乞

聖鑒採納施行

陳勦山東流寇要計

順治四年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臣吳達謹

題再陳滅賊要著仰期

聖聽刻期掃蕩以固邦本事臣竊惟山東今日滅賊情形
有不可不使亟滅之勢有未嘗不可使必滅之勢有
所以使之必滅之勢今者天兵兩路駐東已及三月
而騎賊未即撲滅非天兵之不用命也又非天兵之
力不能滅賊也臣目擊其事心中如疾如焚前疏已
粗陳其概今不敢不冒死為

皇上條悉陳之東者為

畿輔咽喉而四方人心觀望在此一舉登萊兩郡今已有蠢蠢思動者矣况非特一方也萬一再有遷延使人疑大兵雖發無如賊何以訛傳訛反側滋疑安所忌憚臣所謂賊有不可不使亟滅之勢是也茲者大兵之出賊即飄遁師行西南賊擾東北甚而匿跡山厓堵截鳥道使我兵不能馳騁進則矢石交加退則縱橫復出此決非不懼大兵而云然者彼既明知我兵之鋒銳不可撓則必勝之機操之在我苟使一旦

相當料無不立制其死命矣臣所謂賊未嘗不可使滅之勢是也似此則大兵一發再發慮無不滅此而朝食而猶遲遲者何故豈我兵寡而賊衆多需當事者之請益歟大兵之不可敵也一足以當百百足以當千自出師以來見賊如刈蒿草而無如賊騎之善逸也彼以步賊當先狡為自脫之計誠使釋步賊而直追騎賊則其飄颺之術自窮所云擒賊必擒王射人先射馬其在今日當勿貪小利而遺大害也我師之振旅而南忽然北有告陷之報又豈非偵我征行

所向而避以出我不虞所謂賊線之不可忽矣賊之
奸細處處密布寧止一曹化彪哉化彪一人其領袖
耳近者省城已搜獲府快張奎龍斬首矣在衙役中
尚然至於積賊受撫狼心豈可復測且不特此也賊
布奸細以多其耳目我反不設偵探一役我反不設
偵探一役行師某日賊知之我行師某向賊知之我
出師而賊避我我不知也我行歸而賊尾我我不知
也臣見梅勅駐省時焦心攢眉謂撫臣與臣曰

朝廷命我勅賊何安坐於此而撫臣亦懸懸坐待各縣塘

報之至以下出師之期嗟乎賊至其縣縣官能則登
陴閉門聽其焚劫村莊縣官不能有袖手待陷耳必
俟塘報至乃始厲兵秣馬抵賊所掠之地賊已飽颺
而去大兵縱萬人敵手不遇虎狼安所逞其勇掠略
况師行又早有漏洩者也是故賊線絕則師行密師
行密則分兵以夾擊若迅雷不及掩耳而賊避實擊
虛之計亦自窮至其依山為谷人有言鳥道僅容隻
身馬不能並馳炮不能遠發抑其中矢兩石擊搜山
之說因而自憚臣竊以為不然山之險陷而難攻也

攻山則力竭不攻山而攻賊則智長問賊盤踞此山
能乎不出否不過懼我兵之一足當百百足當千依
此為避死地耳兵退而賊即出夫苟兵退而賊即出
則追逐所至若佯為振旅而歸者使間諜伺其出以
逆擊之復預使熟知地形者偵其山之前山之後出
之左右出自何門入自何徑而前後左右先置炮設
伏以盡絕其歸路夫有大兵以邀之於前又有伏兵
以斷之於後賊即狡能從空而遁乎臣固知依山為
險之不足恃也所謂賊有可以使之必滅之勢又此

矣總之臨陣獲者大兵也發縱指示者撫臣也為夾
擊為設伏臨陣相機調度者左右營將也為嚮導為
間諜責在各道府州縣於本良民中選擇素諳形勢
之方多方責成懸之重賞必不陽順陰叛之賊得與
其間蓋以賊攻賊自古有之非大豪傑作終難免養
虎貽患之謂今者營中受撫之賊皮骨易畫此中巨
測試使羈留其妻子令其各擒斬一見在賊渠之首
以為信其懸級而來相認為某賊此順者也其期無
以報命即陽順而陰逆者也用賊殺賊只此一法若

以嚮導寄之則非為我嚮導也適為賊作線耳大兵所以屢陣止殺步賊而不遇騎賊者非此之故哉至於招安一事在今日關係尤大

朝廷兵威亘古無敵區區山左草竊遂使大兵無如彼何而議招安辱

國靈而長奸魄莫此為甚臣已苦口為撫臣痛哭流涕言之猶賴

皇上睿鑒高懸為固本寧邦之遠計今日之事宜剿不宜撫宜急勦不宜緩勦周蔡等賊渠授首而賊中頭目

尤宜仿古五流三宅之典當此之時脅從者誅不勝誅因而徐議招撫未為晚也三年玩賊養虎以至今

日幸蒙

皇上發大兵一駐濟省一駐東昌及今不從長商酌天創一番以絕反側四方觀望之心臣不知其可笑臣接報賊之文絡繹而至不勝其痛見當事仰屋空嗟憂思無路又不勝其懼敢直矢狂愚上瀆

聖聽不自知其涕淚之交集也

陳湖南急切情形 順治六年

欽差鎮守湖廣辰常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同知臣徐勇謹
題為恭報辰屬急切情形并乞專

勅大兵務期大定以靖邊圉事竊照辰常昔為腹幘今作
邊郵連界未開之懸黔粵實當湖北之要衝且苗猺雜
處惟辰屬一州六縣或有相去紅黑諸苗於數十里
之外者或有比隣而居者沅州鎮算為最盧溪溆浦
次之侵掠不時撫馭莫測兼辰州城廓之外河以北
即永保二司也名曰就款雖書

清號而猶復押用明印強項虎視實為陽順陰逆可知更有茶溪之十王瀘溪之姚三嘯聚焚掠出沒司苗為害最深此在無事時亦宜戒甲修矛以備不虞之隙况全楚之賊向猶分屯各踞彼長此雄今皆迸聚湖_南徑成窟穴前幸仰賴親王苗天兵奮揚神武何騰蛟首先被縛雖代謀之元兇已翦而王馬隻虎等逆尚漏

天誅臣私冀

聖明廟算無遺必餘氛不除不止夫何全捷未奏而大凱

倏班然猶望固山圖賴之兵足資彈壓以作緩急互應之需詎圖賴又復北調矣或更望湖南各府州之經制官將在也經制之額兵足也庶彼此勉_力支持共勦

王事其如地方失陷靡常十無存二以前猶不足而今更復不足矣臣且不言永道之危聞如疊卯即今臣未八境之先已據黎靖於初六日失告失矣黔陽於十八日告陷矣沅州於十九日告潰矣鎮筸於二十一日告破矣今牛萬才已踞我武岡一帶馬進忠已

距我靖州一帶王進才已距我沅黔一帶時下皮熊
與楊光謙從清浪而下林得勝從平溪而下張先璧
王璽從黃坪白而下袁宗第從思南而出王祥從石
阡而出劉體乾從印江而出鄭石二逆從涼傘等處
而來曾楨子焦盧等賊聞從廣西狂奔會靖而來俱
皆分頭復起欲以風鶴之衆而當怒蛙之說詳勢自殊
懸况將非

聖明遴選之將兵皆烏合塞責之兵名實兩非故賊得長
驅無懼忌如入無人之境嗟嗟湖南何等時日何等

賊勢而將可以委署代庖乎兵可以驅市人為戰乎
雖今衡州有征廣之定南王藩在也今賊中逃回者
曰逆謀剃髮入我營間探知王兵非滿兵也勦廣西
非勦湖南也狡賊剃髮而偵我兵之虛實易我兵欲
假扮而入賊中之細探難也臣屢仰沐

聖恩惟灑一腔熱血力覩力勦以固辰疆所痛惜者數年
來

朝廷不知費若許多金錢動若干糧草更勞若多士馬三
王聞之於前親王繼之於後乃至隨復隨失者邈厥

所由皆緣一貴未覆遂致九仞功隳總之逆賊畏滿
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雲何如滿旗一旅也

皇上果以臣言不謬速張

乾斷不拘何旗大兵立行

勅發專剿湖南務期掃滅根株必盡統俟大定之日再議
班師庶危疆有磐石之安邊鄙成腹頃之固亦一勞
永逸之策也

請撤滇兵鎮守荆襄 康熙元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魏裔介謹

奏為罷雲南之大兵以省財賦鎮荆襄之要害以杜亂

萌事 臣前讀三月初六日

上諭大兵出邊進征直抵緬甸疆圉底定從此大兵得以
休息糧餉不致靡費仰見

皇上垂念兵民困苦已久思欲立予蘇息使共享太平之
樂也今既數月矣大兵未有旋歸之期在

廟堂自有成算必將與封疆之臣詳慮深處而臣以為大

兵之出戍勞苦已久百姓之轉運疲困已極

國家之財賦供應已難必應早定凱旋之期以使軍民歡呼戴誦者也計平西王吳三桂精兵不下數萬總督提督所領綠旗官兵不下七八萬何難守此一隅之地彼李定國殘寇游視

皇上威德遠屆稍示招徠必將崩角稽首投誠納款不則窮困之極懸示賞格其帳下亦必有梟其首而來獻者無足煩

當守之過慮也土司族類不一賢督撫善撫馭之皆為孝

子順孫矣故臣以為滿洲大兵撤回為便雖然以西南滇黔川楚地方如此其遼發也瀾非有大兵鎮守倘或戎寇生心鞭長不及馬腹豈長慮却顧之道哉臣思荆襄乃天下腹心西連巴蜀東通吳會南接粵西北杜達秦豫自古為四戰之區三國所必爭誠天下之要地也方今鄖西諸山及夔門一帶尚有賊黨未盡削平伏祈

擇一大將領滿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往

歲海寇入犯江南荊州大兵順流而下人心恃以堅
定此其驍也故坐鎮一處而滇黔川越俱有磐石之
固矣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為今日一時之謀也

陳定蜀之策 順治十二年

四川巡撫 臣李國英謹

奏為遵

旨陳言仰祈

睿鑒事 臣跪誦

明綸仰見我

皇上焦勞萬方下問愚蒙雖古帝王芻蕘工瞽之詢何以

過此 臣待罪西蜀數年茫無寸效近蒙

採 臣未議設鎮增兵士馬漸集于疆場勝氣遂騰于壁壘

正欲脩陳管見稍贊

廟謨况當此採納葑菲之際臣何敢不畢其一得之愚臣聞建治平之略者在蘇民生之困而已蘇民生之困者在祛其致困之言而已今天下伏莽未靖尚繫有徒而徵兵轉餉騷動數者大為民生困弊者莫甚於滇黔之賊蓋自張逸西克授首之後餘黨敗趣鼠竄滇南緣

天討之久逋致螳臂之復逞猖獗於楚蔓延於粵枝啓於川雖屢經大創而根株未剪

皇上赫然震怒始命輔臣視師專辦此寇滿漢大兵雲集湖南以至兩廣三巴處處慮其承突處處有重兵兵多費廣糧餉不資因一隅之地累數省之民因未安之地勞已安之民使我之虎臣勁旅日暴露於旱濕炎暑之鄉我之南畝丁男日奔逐於行齋居送之若脂髓耗於徵輸營伍空於抽調積怨干和寔由於此臣謂此寇日除一日不除則數省之民必不能一日休息雖

皇上數下蠲租之詔勅求察吏之方而防戍萬難減撤推

科萬難遲緩誠不能卜其息肩之期矣臣即以蜀省之事為我

皇上陳之夫沃野千里原指成都而言其東南俱財賦所出今歸我版圖者止山多田瘠出產寡薄之川北一隅其東西南有食可以養兵之地皆為賊所盤踞近又報於成都等處新開屯耕似有持久之計我兵駐守保寧一切糧餉皆仰給於

內帑轉運於三秦若再曠日費時必至師老財匱此坐而自困之道也即蜀省而湖南兩廣可以類推矣臣

思我

朝定鼎以來兵甲之威天下無敵今謀臣猛將依然如雲如雨而徧方小寇散逆頗行非兵之不強餉之不足也兵強餉足而封疆之臣畏難避苦利鈍功罪之念先入於中以致貽憂

君父耳臣觀西南之民苦賊虐罔不啻倒懸之迫且孫賊敗潰於湖南李賊敗潰於廣東其勢漸成瓦解臣聞非動不足以致靜非勞不可以求逸今湖南兩廣俱有重兵平西王固山額真侯墨勒根蝦之兵現屯漢

中畜銳甚久誠能早決

廟算定計合勅約會師期分道并进首尾夾擊賊力有幾
豈能四面支持誠一勞永逸之計也萬一機會尚有
所待請先

勅平西王固山額真候墨勒根蝦統率大兵今秋入川駐
保寧為各路之主宰調遣滿漢諸臣戮力前驅先取
成都嘉寧食其今歲所耕之糧資其肥饒之地且屯
且守使三軍宿飽得輸省運之勞次取重慶以扼咽
喉然果乘流東下掃清夔關以通荆襄之氣脉東西

南既為我有已撤滇黔之門戶即為滇黔之張本蓋
從古取滇黔者未有不先由於取蜀也倘

王師未可輕動請

勅督臣與臣伺東西南諸逆但有機會可乘即同諸鎮臣
漸圖恢拓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勿徒拘守一隅以致
財力困竭如此兵力漸可休養民力漸可息肩無征
役怨咨之氣上干

天和雨暘時若災沴不生而天下猶不快觀昇平

至尊猶不少寡宵旰者臣未之信矣宋太祖曰卧榻之側

豈容他人鼯睡韓愈謂淮蔡之功在斷與不斷耳古
之賢君豈好為窮兵黷武哉蓋弔民伐罪誠有不得
已者耳至於內外文武必同力一心而後事乃底績
更祈

嚴飭諸臣凡有司兵餉之職者務須氣脉流通臂指相應
勿執持一己之徧見而旁相掣肘勿謂利害不相關
切而呼應不靈此尤臣功之根本而滅賊之要務也

議勦楚蜀餘孽 康熙元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 臣 顧如華 謹

奏為楚蜀之餘孽未靖會勦既緩成議招撫又無實畫
姑置徒養地方之癰直陳以希

廟謨之斷事臣唯天下之患在邊隅者小而在腹裡者大
盜賊伏於山谷而不亟為蕩平非以安長治之策也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西南一帶巨寇已無弗歸命亦何慮於
夔門鄭襄十三家之么麼小醜哉此賊雖負隅自守
無大能為而連控秦蜀湖南黔中各省要害介處腹

心與邊隅不同豈容竟置之不問乎向者

先
皇帝特主三省督撫會剿之議既遣明安大將軍駐劄荆
州矣旋因海上告警而移調故緩至今日耳臣上年
春夏在蜀諗知其巢穴情形如投誠諸賊首已荷錄
用者不叙外若東寅袁宗第賀珍塔天寶劉體順徐
邦定諸有名巨寇尚各擁衆數千於大昌巫山寨中
占住鹽井夔陵不悛而已就招安之偽國公王光興
反側如故彼時頗有慕義向化二譚侯同二三總兵
乃心王室協力堵禦亦苦孤力難支曾見於移會手

札中四川督臣李國英亦曾修造船隻為合剿之計
會以提師征剿印雅秦凱之後各省竟未見有動靜
夔門以東即為湖廣荊州之界如興山縣水筒梁村
等處無非盜賊盤踞因而長江阻塞商賈弗通此夔
荆未靖之情形也臣出蜀由陝西漢中放舟順流經
過湖廣鄭襄地方到處密加探訪鄭襄之賊強勝者
莫如郝永忠即郝姚麒在房縣外西邊羊角塞下擁
衆數萬編架木城培以土石大於郿城二培且連亘
竹溪竹山南漳保康等縣居民為之運糧其勢非小

此鄙衰未靖之情形也然臣聞諸賊在就近地方時出入荒涼窮郊劫掠亦無所得常暗結鳳泗連絡山塞有衝突出走之意將來蔓延更為可慮今不過竊縻土著百姓及蜀楚被掠男婦在內種地納糧愚民姑利其輕便苟且偷生於目前而未必人無鄉井之思與嚮化之念也彼地官吏士庶孰不引領王師之下即會剿信息賊亦聞之有素而越今寂然無聞臣不知其何故也入都後始從邸報中僅見楊秉寅一賊已納款受賞他尚纍纍多人也若不早為收拾不

撫不剿幾於菜舍道旁地方之憂未有已時以臣愚見會剿誠為不易之定莫然兵柄不專則人心終難歸一保無陽為整頓之形隱生觀望之意乎今地方各有提督總兵副將叅遊及招撫錄用諸降弁皆為王臣牙爪兵力不為不厚矣而遲久而舉者上既緩而下亦誰肯獨急臣所謂養癰貽患也以此賊為終不可平乎畏其山川險阻也明時撫臣王守仁平江廣山谷諸賊如入無人之境彼白面書生尚能如是况

本朝師武臣力之強所尚無敵者乎顧用兵大事必須
謀勇兼濟兵餉充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人之可勝
今文武分途各撫無提調之責即切近賊剿之鄭沅
二撫亦為徒手搏虎不能律以致命嚴疆矣何以成
會剿犄角之勢乎今欲申明前議必須稍為變通合
請密申兩省總督各集其封內將士嚴備器械芻糧
軍實完具先報兵部然後題請特遣滿洲官員先至
督臣及提督二侯等處飭令榜示巨寇名姓宣布
朝廷待以不死且許以破格錄用至意諸賊頭有傾心率

衆來歸者督臣列名奏請大者膺通侯之賞小者掛
齋壇之印其餘幕下偽弁亦分別授以參遊千把品
職偽紳舉貢放還原籍明舊生員仍令學臣准入賞
官考試必有感而涕泣歸忱者以我

皇上新政悉待諸納款者以至誠爵賞無吝見於若輩者
以不慮山谷之弗嚮應也若猶執迷不悟然後密請
綠旂官兵壓境攻討仍請另簡經畧重臣節制則將
士自然用命地方各官亦不敢玩愒從事而戡定有
期數萬赤子皆得解懸出幽化刃劍為牛犢履江漢

如平地矣

請按星象進勦雲貴逆寇

康熙十七年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陳其範謹

題為星占之理可憑捷音之來伊迺請

勅令軍士應期征勦以奏蕩平事臣竊惟天道至微而難
窺非淺學所可輕議臣以愚陋書生何敢妄設但事
有關軍國大計者不敢不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臣謹按五星之占駘往往不爽惟熒惑一星其
應尤速此司馬遷所以謂天子必視熒惑所在也天
文志曰熒惑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各以其舍

命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飢為兵所居國受殃天
官書曰熒惑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殃速至
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今年十一月十五日火
星退度其在柳土者無可占驗也惟是十二月十八
日火星退度鬼金之宿二十二日火星退井木之宿
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退至二十
五度而留留至正月十七日而止夫鬼金之分野貴
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
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論其時

則自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論其地則
自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自
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內消滅無餘此
必至之應也說者曰火星退度亦有未必盡應者臣
以為火星退在四水宿則不應蓋水能克火火故不
能為厲也火星退在四土宿則亦不應蓋水土相生
火亦不能為厲也至於火退鬼金則火能爍金火退
井木則火逢木為愈熾况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
宿也雲貴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則逆寇之

滅亡所必然耳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
進退但以星氣之占驗其理如此請

勅軍士速應星象以圖剪滅則蕩平指日可期矣如果臣
言不謬伏乞

睿鑒施行

進勦滇苗事宜 雍正四年

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臣鄂爾泰跪

奏為進勦頑苗收獲諸寨事竊因貴州廣順州長寨等
頑苗阻修營房一案臣先奏

聞一面調集官兵土兵以張軍威一面出示曉諭再三化
誨及四月二日撫臣何世璜到任復諄切示諭據副
將劉業浚逐日報稱愈化愈頑臣等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不肯輕易進勦然觀其情勢必非文
告所能化誨者乃令整理軍容尅期前進五月初六

日據稱焦山長寨等寨頑苗糾黨放鎗放弩來驚營盤拾得藥箭十餘枝拏獲頑苗三名并藥箭一箭初七日諸將官議定三路進兵一由谷陸一由焦山一由馬落孔而以宗角為老營應援初八日分佈隊伍整齊號令於初九日會同進剿十六日據提臣馬會伯咨稱擊遊擊田玉官祿於初九日丑時將官兵分三路前進由谷隆關而入越嶺登山直抵谷隆關上占踞關口攻打焚燒立破附近谷隆關之岩底寨况把寨桑打寨擺打寨桐林寨大谷隆寨小谷隆寨等

處諸寨賊苗擅敢對敵官兵奮不顧身施放大礮鎗箭齊發打死賊衆無數理應取賊首呈驗奈賊衆頗多打死一賊旋即搶去官兵共燒七寨占一谷隆關等因移咨到臣十七日又據提臣咨稱遊擊詹天祥分兵兩路前進搶過焦山竹林關口四圍鳴角吶喊路俱塞斷官兵冒險攀援而上直抵苗穴翁忙險關滿山俱安藥簽頑苗率衆擋敵擗石弩弓亂發官兵爭先頑苗敗走深入穴內奪險關而下兵馬渡河頑苗又復拚命拒敵官兵力戰開得翁忙頑復敗入井

口官兵齊逐^追又開得井口四野頑苗蜂擁接陣礮傷
頑苗數人往取首級彼已先捨而歸遂分兵^前先後先
踞長寨之後山後借勢而入男女奔竄一空及齊入
長寨而頑苗復奮力拒敵是夜喊聲震地箭發如雨
令兵丁施放鎗礮嚴加固守所有頑苗拒敵並得長
寨情形移咨到臣臣自經黔省與提臣署撫臣面會
細商原委詳悉及抵滇署咨札往還常無虛日迨撫
臣何世璜到任後又復郵同商確其於一切機宜屢
經嚴諭副將劉業浚及諸將弁並預事文武官員示

以調度兼發有令箭專員申飭總期謀出萬全亦擒
亦縱為計長久今官兵一進收獲各寨秋毫無犯生
民安此皆我

皇上教養之恩決凱淪髓有以鼓動之也但長寨而外尚
有羊城壘者貢谷隆同筍焦山諸寨今據報稱止焦
山長寨谷隆以及谷隆附近諸寨而羊城壘者貢同
筍等寨尚未及報明謹先將已獲諸寨奏

聞外隨已檄行諸將著令觀其順逆應撫應勦相機行事
其已獲諸寨既經焚燒已遍逃竄一空必須查明每

寨共若干里闌嶺若干田畝若干除已燒者存戶若干除已逃者存口若干逐一查明造報清冊前督臣高其倬等所議添設武職幾員兵丁幾何衙署營房幾所與今所獲諸寨地勢果否相符應否更議將所獲諸寨現存房舍暫安挿兵丁居住俟事定之後應將田畝改作屯田令兵丁耕種再有餘地悉招集漢人使逃竄頑苗無孳復入庶可永除後患至於寨苗死傷雖多並無首級生擒無幾未及渠魁若於此際稍存姑息聽其控填名數詣軍乞降縱使殲其渠魁

毀其巢穴將賊智未窮亮心仍伏恐一寨潛據諸寨觀望數苗突起羣苗附和官兵甫退則嘯聚復來欲令生前全終非長策此臣不以擒賊之少與並無首級為慮而以逃竄頑苗定應搜括急湏籌一勞永逸之為機也計新提臣楊天縱到任尚湏月餘馬會伯猶及了此事其進勦兵丁被傷者十數人雖經咨稟應俟事竣之日查實陳報恐屢

聖懷先此具摺伏乞

皇上睿鑒

賜以指示臣等幸甚邊方幸甚

陳西域戰守事宜

乾隆十一年

湖廣總督臣鄂爾達謹

奏為密陳芻見俯候

聖裁事臣竊惟邊防不可疎兵威不可挫今

國家四夷賓服而藐茲瞻對悍然為梗所貴討貳萌稍

振

天家之軍勢而示以震疊也賊夷準噶爾包藏禍心往者

擾我哈密軍營羅卜藏丹津乘機肆逆幸賴

聖武布昭使賊夷遠遁而其不軌之謀日甚一日彼以為

連年生鬻糜我之粮折我之卒使得以坐待其傲觀
事刻虜詭計顯然今之瞻對恐亦即準噶爾所使以
靡傲中國且以覘我之虛實者也臣查瞻對迫近西
海及各種番夷而羅卜藏丹津以已逃入準噶爾今
日瞻對之跳梁安知非羅卜藏丹津之慙通息且狡
賊百計勾結內地之人探報信息沿邊一帶如逆酋
班滾者正復不少賊之伎倆原欲使各處震騷然後
偵隙而動臣聞戰不必勝不苟交刃今天軍已出因
賊巢堅固不能即奏膚功恐日以師勞徒露我之弱

形張彼之驕心設再有如瞻對者更難一時綏靖瞻
對不殲為患滋大臣查巴蜀素號險峻而瞻對枕石
倚山懸崖陡絕負嵎之固罕有其倫逆酋壘石為屋
踞曰碉房牆垣堅厚層疊崇我每層架砌箭眼施放
鎗礮似此依險跋扈我師難免遂巡臣思不暫費者
不以安輓粟飛芻應所不惜然而師行十萬日費千
金我不能深入其阻徑搗賊巢所向無成損威貶重
今出師已久必須能勦而後撫始有以警其心胆苟
不能直犁其庭遽議招撫將來蠢爾者益無忌憚若

目今不能即勦大兵在外年餘已有師老之勢莫若
聲言撤回一面於文武員弁中擇其熟識附近番夷
並洞悉彼中地利情形者多施金幣厚結各酋以離
間其黨或誘之使出或藉為內應俟有可乘之機然
後另選精銳且勦且撫以示

天威俾各處賊徒畏威懷德為一勞永佚之舉而臣所總
總過計者則尤在慎固邊防以遏蠻酋與賊夷之聲
息謹查噶斯地方為邊外準噶爾往來青海之咽喉
而蠻酋與賊夷全賴此以聯絡其聲勢臣請於噶斯

完誠練兵建築砲臺以竣番夷出入之防如此則小
醜之聲勢既絕而巨寇之黨羽亦孤虜雖強悍必自
折困若不及今飭勵戰守將犯順者得氣而覬覦日
滋瞻對其小焉者再查西寧乃番夷雜處之地而準
噶爾之人類來貿易實為屬階杜漸防微不可不慎
臣曩昔於川陝總督任內留心察訪略悉要害巨思
軍國大事非可妄議但身為大吏受

恩深重苟有知見何敢緘默不言謹冒昧密陳

議勦金川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

定邊將軍臣阿桂叅贊大臣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等酌量現在辦理情形仍定於正月初六日自
布朗郭宗發兵初十日進攻谷噶以期深入緣由先
經詳悉具

奏在案昨接豐昇額來札云已定於卡立葉一路而來
惟是將軍行動易為羣聚所傳說因札囑豐昇額先
為揚言於衆欲來美諾底木達等處與西路將軍會

合俟至曾頭溝時從薩爾赤鄂羅山溝猝然進勦庶使賊人無備但豐昇額處兵力計所帶西安駐防索倫雲南兵共三千三百名及從丹壩帶來之六百名合以將次到營之楚兵二千僅有五千九百名力量尚為單薄臣等思前此署襄陽鎮官達色帶兵一千九百名在梭木黃草坪一帶分駐原為防範攢拉賊衆之由大板昭等處逸出今攢拉全境蕩平大兵現往卡立葉谷噶前進則黃草坪一帶地方已可無庸防守查豐昇額由卓克泉前進經過各隘口內惟孟

拜拉腊角溝各應留兵二三百名曾頭溝溝口亦應設兵三四百名均於官達色所帶兵內撥出八九百名分駐三處庶後路既屬無虞尚可餘兵一千令官達色帶領併入豐昇額一路以資攻勦之用已於二十八日札令照辦再三雜谷土兵之在宜喜者共一千餘名臣等向聞其與綽斯兵不和彼此互相告訐留於該處實為無益况豐額現帶土兵為數無多若令三雜谷兵跟隨豐昇額進勦伊等距其巢穴甚近自必更為踴躍而舒常處除分防各後路官兵外尚

有漢兵四千七八百名又綽斯甲布兵三千六百名
共計有兵八千餘名以之牽綴駐守無虞不足自無
再須此項三雜谷土兵臣等於二十五日一面札知
豐昇額並札高舒常令其酌量情形即速撥往但即
合此兩項漢土官兵亦不過七千九百餘名尚恐不
敷應用臣等又派健銳營兵五百名又索倫兵二百
名令與前項所撥之三百名合成一隊又以西安駐
防烏槍頗為練習派撥一千名與豐昇額處所有在
西安駐防之兵均歸副都統書麟管轄更屬整齊又

派陝甘兵三百名共二千名令侍衛伊達禮常保住
等帶往扣其路程限期務於初十日直取薩爾赤鄂
羅山隨同豐昇額一路進攻均聽豐昇額調度是統
計各路添往之兵豐昇額軍營已有兵九千名儘足
一路協勦之用若再得雜谷之兵即有萬餘更為聲
勢壯盛臣等又屢將進勦機宜詳悉指明並將道路
里數繪圖貼說星馳寄往又恐其無認識此一帶路
徑之人於二十六日派令老寔番人二名前往以供
嚮導自能收分路合攻之力至明亮處於二十八日

來札稱思角探路之人至今未回遲至數日可得確切信息等語明亮現於二十七日自郎車爾中移營前赴章谷俟得思角之信撥兵進勦亦可無誤此期至臣等處已將各山梁應駐之兵抽換駐守應行進勦之兵將令夜行晝伏密赴布朗郭宗一帶聽候分起進發所有鉛丸火藥等物先行逐一查點又令額森特先往督催糧員將應領乾糧米麵按起分令攜帶務以初五日以前一一妥備臣等於正月初一日自美諾起程仍輕騎減從不使賊入稍覺一至布朗

郭宗即於初六日令官兵按隊進發密運遙行務期於初十日攻開谷噶了口前進為破釜沉舟長驅直搗之計所有臣等將豐昇額一路官兵詳細指辦並起程前往緣由謹恭摺具

奏

陳分攻金川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

定邊將軍臣阿桂謹

奏為遵

旨明白回奏事竊臣籌議進勦金川一摺屢奉

上諭嚴加訓飭臣跪讀再三彌覺悚惶無地除勦滅金川

一事臣斷不肯畏難不辦所請添派兵丁及小金川

各處不設防兵為併兵直入之計而賊人碉寨非一

一時所能猝辦各情形業經詳悉奏

聞在案伏查此次大兵進剿兩金川已歷兩年之久所用

軍需幾及二千餘萬是以凡遇入夫糧餉苟可稍為
節省無不悉心計及今僭拉地方幸叨

皇上威福得以迅速掃平而接勦促浸臣尤冀早歲一日
之局即可多省一日之用特以此時不動則已一動
必期得手庶不至曠日需時仍復多糜帑項惟是未
經克復僭拉以前促浸賊人俱於僭拉地方早為預
備及將次克復僭拉之時促浸賊人即於自己地方
嚴為守禦蓋兩金川原皆可朝發夕至前次大兵於十
月二十九日見敵度險金川賊人即於三十日分赴

各處而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均有上半年據守碉
卡賊人就近調其醜類實屬多於聚守臣前此奏明
逃出被遮之土漢兵各供稱促浸賊人原欲往僭拉
地方代其守禦及聞大兵攻進即於初三四日分往
功噶爾拉昔嶺等處是賊人斷非無備已屬顯然而
明亮等前此從翁古爾壘帶兵至郎車爾宗溝口納
圍納札木等處均有賊人在山上碉卡節節拒守蓋
賊人早有防禦而又以官兵從此而上均係仰攻必
不能得利是以敢於出此及官兵置之不理始漸次

歸入當噶山梁碇內拒守皆衆目共睹之事且臣初至美諾時兵不滿千係奎林從南路來親見各降番雖陸續來投皆不可信之人臣一面派兵各處彈壓一面撫馭分駐降番始為妥帖且官兵從連圍進攻皆未攜帶鍋帳十餘日露宿野處衝冒風寒雖熱水一勺亦不可多得均不免於疲乏至大局稍定之後始令兵丁換班回赴連圍撤取鍋帳亦至臘月初始得齊全至大板昭一帶海蘭察於克復底木達等處後即已派兵前往所有番民除於未到之先迎入促

浸外其餘均已就撫遷往雜谷腦安插並無應須攻剿之處其由該處進兵之路即係谷噶卡立葉等處然係新經訪得之路情形未及探明夫料全無接濟其勢萬難前進若即帶此攻打十餘晝夜困疲之兵冒昧妄行賊於此路再加嚴守則更無可辦之處而功噶當噶賊人守禦本堅即令八旗勁旅乘勝攻撲堅碇未必遽能多殲賊衆躡其要隘前進既屬不能則撤出即多費錢糧如去年溫福攻打功噶爾拉兩月有餘萬難措手因而撤往昔嶺其功噶爾拉即須

留兵三千餘名以資駐守今臣一至美諾若不論事
之有益無益矣於此兩路進攻至攻之無利別籌他
路而此兩路已需兵數千駐守且須步步接應即得
妥便可進之路兵力轉致不敷今敢奉

諭旨以明亮既欲赴馬禁奈一路當令奎林富德等徑往
當噶進攻臣既領赴谷噶等處當於功噶山梁派兵
攻勦以綴賊番全勢指東掣西竒正並用仰見

聖明指示實協機宜但以現有兵力而論臣處官兵共有
二萬六千計於美諾底木達等處及附近谷噶之處

後路留兵萬餘所存一萬五六千人自不能再撥數
千由功噶爾拉等處進攻以分賊勢而明亮等官兵
共兩萬人除去分防各處止有兵一萬餘人現在明
亮酌擬於當噶各隘駐兵一千名亦僅敷哨探不敷
進攻之用是以臣前奏現於附近功噶爾拉及春牛
廠等處多舉烟火多張聲勢即為牽綴功噶爾拉及
昔嶺木果木賊人之勢但俟谷噶之兵佔得要隘即
將牽綴之兵撤往併力合攻惟留前此擬派駐守之
兵其南路大概情形亦復如是惟冀省得多兵即可

開要隘至人夫短少誠係總督等專責但如前此攻
得底木達布朗郭宗時所帶十日口糧業經罄盡而
又並無入夫挽運之糧各處官兵均獲糧石得以接
濟無憂枵腹若倚挽運之糧則已告匱官兵止可撤
回尚何能取大板昭曾頭溝等處將攢拉之地全行
底定彼時因以大事無碍而兵行迅速伊等亦出於
無可奈何是以未經陳奏今此次統兵進勦路程較
之由連圍而至美諾底木達等處加倍有餘不得不
催其籌辦而應用人夫亦非預先齊備坐聽調用又

須於各站抽撤或從內地解送前來亦不得不需時
日至攢拉全境必藉能事大員彈壓督辦美諾固為
遠中之地而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為接應谷噶緊要
之區常青一人兩處照料仍恐鞭長莫及其間尚應
另派大員接應若復移駐僧格宗則地處一偏於底
木達布朗郭宗東北一帶更屬呼應不靈况各土司
地方其有路當孔道而無大險可恃者則設為官寨
以供防守如美諾底木達布朗郭宗及僧格宗等處
皆係四面受敵之地僧格宗碉寨本在山麓而又近

經燒燬即欲設兵亦須駐在山梁之上方為得勢現
經明亮奏請於富勒渾王進泰二人內兼管并未派
出總統大員查成國現已卧病月餘留在此間尚恐
不能倚仗而三雜谷一帶將來亦無須帶兵駐守但
此路大員非係生手即係進勦所不可少之人容另
行詳酌奏

聞至僧格宗章谷一路既已駐兵則必須熟於該處情形
者方能料理至總兵英太叅將汪騰龍在南路日夕
應於此二員內派留一員駐札似屬有益并已札知

明亮商辦再汗牛十四寨頭人若均解送進京則雖
仰遵

諭旨沿途押送止須留心防範不必過嚴又告以各令赴
京承受

恩典而番人畏赴內地如同殺戮驚懼自不能免今連其
家屬移往打箭爐嚴加約束則既繫戀其屬下之心
而亦必不至於免脫今准明亮來札意見亦屬相同
其俄坡一路由彼前進原距勒烏圍不遠但此路難
以前進之處業經豐昇額密遣索倫等兵前往探明

具

奏况豐昇額止有兵五千名往彼進攻斷不能得力而
卡立葉一處形勢既為較便聲息亦屬相通於此前
進可以直據薩爾赤鄂羅山從上下壓臣寔因進勅
金川各路中惟此兩路尚可得手而此兩路又必分
途並進始為有益若復一失此機其勢便難是以不
敢稍有拘泥現又飛札密致豐昇額令其前往合攻
以收深入之益總之勅滅金川一事臣一生大局定
於此身命亦繫繫於此而諸事均定於此一年之內若

復稍有畏難之見且欲巧為嘗試不直陳於

君父之前則不但為天地鬼神之鑒察此心何以自安亦
豈不畏

皇上之治罪今蒙詳悉

訓飭臣惟有深咎前奏之未悉忱悃之未孚若前奏內有
絲毫作偽用巧之處必為冥冥中深惡而痛絕謹縷
晰覆

奏

籌制緬甸機宜 乾隆四十二年

大學士管雲貴總督臣李侍堯跪

奏為緬甸邊務未結敬陳一得之愚仰祈

聖裁事竊臣前蒙

恩命調任雲貴總督因圖思德前稱魯蘊貢象還人其說

中變屢次欽奉

諭旨命臣與阿桂相機辦理業將大概情形及急切未得

把握緣由先後奏陳

聖鑒伏查緬甸自乾隆三十四年

大兵圍老官屯情勢窮力蹙情願納貢還人籲請罷
兵我

皇上如天好^生俯念地處烟瘴恐士卒多傷

特恩寬宥詎蠻酋狡詐頓悔前言并將前往擻催之員遮
留不放歷今八年之久總未悔罪輸誠每以詭詞欺
誑藉此窺我動靜已非一次反覆夷情未必足信上
年冬間前署督臣圖思德等不加細察上達

宸聰其實人象並不到關差人詢問百計支^吾其情甚為可
惡查從前定議閉關禁市絕其資生之路原屬制緬

要策現在該酋來稟亦曾籲懇開關然使生計果真
窘迫自當力圖完局因何屢有變更茲臣留心察訪
緬地物產棉花最多次則碧霞重翡翠玉其仰給於
內地者不過綢緞貢絲織針之類近年以來彼處玉
石等物雲南廣東兩省售賣頗多皆由內地每差土
人擺夷出關探偵盤查兵役因見官差要務於隨身
行李搜檢未嚴夾帶私走勢所不免究之偵探者止
在野人地界接拾無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轉將地
內信息從而洩漏至於棉花一項臣在粵省時見近

年外洋港脚船隻進口全載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
止買帶此須白糖白礬船多稅少頗累行商臣與監
督德魁嚴行勸諭嗣後倘再混裝棉花入口不許交
易定將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國皆通臣初不
知緬地多產棉花今到滇後聞緬匪之晏共羊翁等
處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以臣在粵所見核之在滇
所聞緬地棉花悉從海道帶運似滇省閉關禁市有
名無實究不足以制緬匪之命且連年鎮將大員帶
兵數千駐守非惟不成事體而此局一日不完一日

上煩

睿慮臣忝任封疆受

恩深重目繫心憂思維再四急欲籌辦尚無機會就臣愚
見惟有以夷攻夷之法查暹羅前為緬匪破時值
天朝加兵僅掠子女玉帛而回置土地人民於不顧旋有
暹羅頭目鄭昭者收合餘衆欲為故主復讐始而稟
臣轉求

大皇帝恩賞封號經臣曉以大義

奏明檄覆繼則以情愿合擊緬匪籲懇示期為請曾以

青靈所獲之馮都燕達及男婦人等來獻臣於乾隆

三十九年八

覲時仰蒙

聖明詢及面奉

諭旨外夷原可不必深求即如安南本係陳姓後歸莫姓
現又係黎姓如鄭昭再有稟乞恩汝可酌量只管具奏
欽此近年鄭昭復將緬匪所留內地兵民節次送回并
稱連歲攻擊緬匪軍火缺乏求買琉璜鐵鍋頗見小心

恭順歷經臣

奏明仍作己意准其買回並予將勵窺其心惟冀仰邀
大皇帝施恩封賞俾主國事臣從前疑其或與暹羅舊部
別構釁端謬思依仗

天威巧圖懾復即與緬讐殺亦無目覩之人難保非捏詞
欺誑是以遲遲不為具

奏現閱數年之久暹羅舊部未聞自相攻殺可見詔氏
無人羣心已附上年送回騰越州民楊朝品等所供
誘殺緬匪多人現詢通事寸博學等供亦相同且海
道商賈傳言鄭昭漢子甚好竟是緬匪勁敵而近日

得魯蘊之詭詞款關又焉知不因鄭昭之故慮及
天朝如兵故為此延緩之計即證叅觀似一機會可否
勅下兩廣督臣作為己意檄詢鄭昭謂詔氏雖已無子孫
而
天朝原頒勅印現在是否失存微露其意鄭昭自必乞
恩求封俟其稟到據情轉

奏仰懇

皇上施恩錫封仍諭以務必躬除緬賊為伊故主復讐方
足俯愜輿情承受

天寵伊得有

天朝符命更易號召隣番努力殺賊雖未必能縛渠獻馘
而緬匪頻年疲於攻戰滇省惟在嚴禁邊關不容偷
越并不令土人擺夷等往探消息示以不測俟其困
頓揚言

大兵進勦彼時懼腹背受敵搖尾乞憐人象到關准其
納款亦可藉完此局側擊旁敲似足以備一策且與
臣等在滇籌辦機宜亦屬並行不悖伏讀前奉

諭旨有偏方治病之喻臣愚昧之見計籌及此商之阿桂

云亦是辦理之一法謹繕摺具

奏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聖裁

奏閱安南阮藩歸國謝表乾隆五十七年

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彭元瑞等跪
奏為遵

旨覆奏事本月初六日

行在發到阮光平謝表一通奉

旨令大學士九卿閱看欽此臣等閱看之下歡喜欽服互
誦傳觀即稟事官員在旁聽聞一二語者罔不驚_林拊
贊歎僉謂陳謝表章感恩戴德固屬應有之辭况阮
光平所受者非常之

恩所得者望外之幸其為披瀝懇忱已出尋常萬萬至其所稱入官闕後夷衆揣度之情歸國時國人喜鄂之狀舉一時私憂秘計巷議街談自負為謀國之言料事之智不敢信諸

天朝不敢聞諸

上國者不禁呈露隱微自比蟲豸無一語不盡無一心不獻豈惟阮光平一人感服夢寐舉安一國馬人駱將人人揭其肺肝帖其心意如見

日則物無遁形

天則人無軼志皆由我

皇上神謨厚澤至德深仁有以警服而淪浹之

上以誠感下以誠應故能使蠻陬海澨萬衆羣倫傾輸真切若此史家載尉陀上漢文帝書稱美帝能以一紙書下南越試取對勘阮光平表章其畏

神服

教為何如誠為萬古所未有也謹合詞繕摺具覆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陳平川楚流賊事宜 嘉慶四年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 臣 梁上國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新奉

詔書命廷臣各抒所見陳奏用人行政諸事宜欽惟我

皇上至公至明英睿敏斷錯枉舉直愜服人心用人之道

非 臣下所能仰贊至於政事則大小臣工均宜殫思慮

以求熙績而今日之要務尤在乎賊蓋賊平而後萬

象作新六字和樂雍然復見太平之盛矣 臣 三四年

來每聞楚蜀寇擾中心如焚因研訪情形漸有芻蕘之見雖自知愚陋而不敢不行陳於

聖主之前謹條列其事於左

一曰正罪名以中國法查律載牧民之官激變良民因而失陷城池者斬而失察邪教煽聚眾釀成不法者罪止革職故川楚賊匪地方官皆以邪教為言夫邪教固誠有之然初起於湖北蔓延於四川而出入奔突於河南陝西之境其中不啻邪教也如必指為剿之協之徒黨則么磨剝之協有何計術而能煽惑

如許之多哉可知此教者賊匪皆地方官所激變之民人而以邪教入奏者特避重就輕欲掩蓋其激變良之罪耳夫反叛之逆賊普天同讐人人爭食其肉今但名之曰邪教則吾民之抵禦之者不力而讐恨之者不深甚至有畏懼之者矣臣推原事始由乾隆六十年湖南之苗蓋地方官於苗民平時不能撫綏駕馭逼勒供應科派夫役種種凌虐而內地奸民之侵奪苗地者苗民控訴官復不為申理是以因而滋事當時統師進討者宿兵二年兩廣雲貴四川等省

俱有徵調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多俱係以軍興從事而不肖官吏更從而奉一派十漁利侵肥其時又逢嚴禁小錢滇黔川楚無賴之徒向以私鑄私販為生者一時罷業固已狡而思逞又適值襄樊一帶有查拏邪教之案有司奉行不善挨戶搜查姦胥蠹役乘勢攫取財絡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治罪於是正犯之刑之協等轉得脫逃而乘機鼓煽紛然並起與官為讐

朝廷以正當用人之際將失事各官暫且寬容俟事竣查

辦而各官仍要安居本任且有因收復一二城邑擒捕一二賊犯轉優邀優賞者賊徒有所藉口而脅從者之附賊遂愈多矣夫醫之治病也當先究其致病之由然後用藥有準臣愚以為湖北西川等省其起釁釀禍之官吏必須查出確核其罪分別懲治之然後明告天下以貪殘之吏既已為民行法而彼大逆不道之賊敢於先天化日之下焚掠城邑毒害善良實為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責成將卒翹日掃除則

國法申而人心服士氣壯而賊勢孤阱獸奔魚無難殄
滅矣

二曰尚謀議以籌勝莫孔子之論行軍曰好謀而成夫
好謀則不徒兵力而已查賊匪勢雖猖獗然烏合之
衆狼奔豕突非有才能智術也觀其所破城邑專務
焚燒搶掠並不能為持久居守計可知矣我

國家多士濟濟合羣力羣策而用之蠢茲小醜原不難
尅期勦滅然外之督撫將帥惟以兵力單薄為辭而
於審形勢察機宜出奇計設間伏之類多置而不講

夫必待兵力之厚聲勢之大乃足陷陣而破圍設遇
賊衆我寡時即未免各懷觀望雖曰左次無咎究已
坐失機宜故賊來而踈於防禦致其鴟張賊去則緩
於窮追任其免脫月延一月馴至於今夫自賊匪濟
事以來調發本省及各省協勦之兵合之催募鄉勇
計亦不下數十萬人然兵力合之則見多分之則見
少今以綿地數千里之遠山林險阻道路分歧在在
需兵分布要隘以守則不為能為勦以追則無以為
援若何而可竊料賊匪之衆激於忿怨官吏者十之

二困於衣食凍餒者十之三出擄逼驅脅者十之四其甘心為匪者度不過十之一耳初起之時激忿怨者以戕殺官吏兵役洩忿報讐為快意困衣食者以搶掠銀糧衣物恐如所欲為得計故其氣甚銳勢若難當今從之奔突數年靡有寧居忿怨之心久而漸釋而此三年中所蹂躪地方經其一至再至居民已咸知警備物產亦半就荒殘即搶掠豈能遂其大欲而驅脅之衆久亦思歸特室家田業之已空不得已且隨之奔走以苟延性命耳而彼甘心為賊號為逆

首者既搶掠之所得無多又日湏養給此隨行之衆勢亦必力疲而不膽氣索而不振為今之計機會正自可乘夫山林深阻利用伏人衆新附利用間或因其疲乏而遮擊之或因其怨思而解散之或批亢擣虛而蹶之或堅壁清野而困之或誘其前或牽其後或斷其中兵法多端隨機應變善謀者必有以握其勝算矣臣愚以為宜

詔在廷大小臣工將平賊方略各行所見詳細條列三品以上密封以

聞四品以下赴通政司投進伏惟

聖主睿裁鑒擇如果有可用然後附統兵大帥揣量事勢

施行則智竭謀必有出奇制勝之良策而各將弁稟

承

廟算亦不致畏憚以遷延矣

三曰說設統帥以一兵權賊匪既出沒川楚秦豫之境

則此四省固應分頭防禦尤當合力夾攻今

朝廷以勦賊之事責之四省督撫及將軍提督等使各帶

大兵分據要道原令其視賊所向來則迎擊去則尾

追無分此疆彼界也諸道將帥自當公忠體國斷無
敢有觀望不前者惟是領兵之人既各有分地即各
顧一方恒情所在但求己境無虞罔卹以鄰為壑也
即如四川總督勒保與數省之督撫將帥分屬等夷
雖有總統之虛名而其威望不足以懾之欲其俯首
指縱呼應靈便亦良難矣夫賊之性來奔竄剽忽無
常軍之掩擊襲追奇正不測事會所乘間不容髮稍
一遲回却顧即悞機宜必能使號令所及即時順應
如臂指運掉之靈而後可臣曾供職

國史館恭讀王公大臣諸傳仰見

國初平定諸省並

命親王貝勒為經略為大將軍近年平定西域及金川則有一等公兆惠阿桂等蓋威望之重足以鎮壓諸將之心故用命成功著有明効今賊匪蔓延非負固一隅之比也竊計賊之出沒利山林而不利平地故河南之受惠輕而四川之受惠最劇蓋蜀境東北跬步皆山林深箐密鳥道四通伏則可以負隅出則可以剽掠且自明季流寇屠戮以後並無土著之民所有

居民皆從五方而至墾荒僑籍其心固易於動搖又川省向有咽喉一種十百為羣以焚搶為事其勢更易於附合故賊之大勢盡趨于蜀而其東出則湖北之鄖陽宜昌施南當其衝北出則陝西之漢中興安高州當其衝且愚以為

朝廷宜選王公大臣素有威望衆所信者一人為統帥駐四川之順慶當東北適中之地調度控扼一切假以便宜然後分命諸將各委以一路攻勦之責如四川則保寧為一路夔州為一路達州為一路而並于

東南預防其由酉陽以竄入貴州西北預防其由龍安以竄入甘肅湖北則鄖陽為一路宜昌為一路施南為一路陝西則漢中為一路興安為一路商州為一路各以該省之將軍提督副都統總兵為天將專辦其所管一路之賊而各總督仍帶兵往來以為犄角應援諸將於賊中情形偵探必真使迎擊尾追者不悞于所向統率于行間功罪論奏必寔使控飾委卸者莫逃于明刑如此則聲勢聯絡號令統一必無觀望牽制之虞矣至于巡撫本有撫綏地方之責應

令其一意措置難民且此數省賊擾之處僅在邊隅而無事之區尤當加意整理四川舊無巡撫亦宜一體暫添均責以察吏安民之政使事皆修舉不以用兵之故稍致廢弛叢脞是尤慎固根本之道也

四曰添士卒以壯軍威勦捕賊匪三年而未戡功說者皆謂兵少之故所以賊負固而不能攻圍賊奔竄而不能追擊則添兵誠為要務伏思

國家設兵各有定額每省不過數萬人要在平時將佐訓練有方作其氣力一其心志使之畏

國法甚於畏強敵故戰則無退怯行則無淫掠節制如山岳之重運掉如臂指之靈特承平日久將卒皆習於驕惰視操練為具文視錢糧為國有甚而軍吏隱占兵丁買閒均所不免一遇有事本省之兵不足備本省之用不得不調借鄰疆與僱募鄉勇夫調兵他省無論其沿途供應重為民累也而此項所調之兵遠從他省跋涉千里或數千里及抵軍營已力疲而氣餒兼以地道不熟平險異宜用違所長未必盡能得力且以遠省之兵久從征役未有還期疾病死亡

相視慘沮於是思歸之心勝而敢勇之氣消又况所調之處一而再再而三各省額設之兵既經屢調則所存以資守備者無多雖地方幸皆寧謐然營伍空虛姦民之窺釁亦可慮矣僱募鄉勇無論其浮開名數冒銷錢糧也即此項本屬鄉民但可資其力以使之捍衛鄉里而不足驅之以從征蓋平日未嘗訓練技藝既非素嫻紀律亦未熟講忽聚忽散不可驟繩以法而所得些少口糧又無足以繫其心其或假公以報其私忿或要索而誣及善良是鄉勇亦可暫時

一用不為長策矣敬惟

聖主意在滅賊安民重費定所不惜則救時之計設兵不
厭其多應將各處所募鄉勇名數

勅下統帥分飭有司將弁悉心考核其情愿隨征堪以備
戰者即予以名糧配以器械編為額兵有功與各標
營一體賞拔其未習技藝不諳行陣者亦另編之為
新兵撥與無事之各標營將弁管轄以時操練學習
備軍營中退病出缺者替換填補之用其不願隨從
征戰與編為新兵則令其原籍之里甲長親屬保領

使歸其鄉夫此所催之鄉勇既已編作額兵則所調
各省之兵可盡數撤回原營歸伍不惟可省道途征
調之煩而無事之區亦皆表裏壯寔不虞他故且新
編之兵俱係本省之人山川險要皆所慣習較之客
兵必更得力至新兵之隸標營學習者仍令各巡撫
稽查其將弁之勤惰而不使其虛應故事其訓練之
名而無訓練之寔則新兵亦皆足備寔用而不患其
不精事平之後統核兵數雖比舊額所增寔多然此
數省之邊隅皆地界番苗山林深阻所設重兵以資

防守亦不失其未雨繆綢之計即或恐其糜費欲為
裁汰而寬以數年令物故老病退休者缺而勿補是
目下雖有添兵之費亦漸可復經制之常非若鄉勇
之出於僱募者游食已慣一旦罷而不用將有能聚
而不能散之由也

五曰杜冒濫以收寔用

國家所以鼓勵人材則有爵祿所以奔走人力則有金
錢爵祿得其宜則各奮功能而官稱職金錢用之當
則爭出死力而民忘勞伏見軍興以來

朝廷不吝爵賞凡軍營所奏勞績之員立予陞擢三年中
從微員而躋方面者不可枚舉又凡所謂軍需動數
百萬皆立發內帑已用至八千餘萬之多所以勵人
材而紓民力者至優極渥而未即歲功者何也其中
必有冒濫者也近伏見卹抄如湖北叅員胡齊崙以
查拏邪教不二年由知府游至安鄭襄道加察按察
使銜而居心狡詐虛控侵欺聲名狼籍現在敗露又
見卹抄德楞秦所帶一路之兵據奏每月需銀五萬
餘兩已與應銷例案不符而經手承辦糧臺之知州

覃光典所稟則稱此一路每月之費需銀九萬餘兩
以此觀之冒濫不少夫使功而可冒是以軍營為仕
宦之捷徑也使用而可濫是以

國帑為官司之利藪

聖明之朝豈宜有此且愚以為嗣後軍營出力人員如武
職身在行間摧鋒破陣殺賊擒渠自當循照向例即
於軍營所出各缺遞行陞補其文職如地方州縣佐
雜等官於賊匪至境時能督率民兵退賊保境者即
優以應陞之銜賞以翎頂而不必遽陞寔缺蓋此項

文員能於賊至之時率民以捍衛必其平日尚能固
結其民之心故不至相率奔潰若遽陞寔缺則該員
即當移赴新任而此缺驟易生手官民不相聯屬恐
生意外之虞且賊去而後一切撫綏完繕尤資得力
之人也事竣日合計功狀詳加確核送部引

見迺予陞遷庶可杜營競倖進之門而地方亦收得人之
效矣至若軍需款項繁多而最易浮冒者莫過鄉勇
一項今議以鄉勇編作額兵則存亡病革各營各伍
有籍可稽無從冒報惟聞道路之言統兵大將所用

廚役一名有月給工食至五十兩者糧臺大吏日相
燕會窮極珍羞有以多金僱覓優童侑酒者而備弁
兵卒應行卹賞之項或反靳延而至閱月踰時又何
以服其心而責其用命宜

勅下統帥以時密查嚴辦使將有投醪之美士懷挾纊之
思復何患賊之不滅哉

六曰要招撫以淨賊根賊匪煽亂川楚秦豫四省沿邊
州縣被患者凡數十處所有失業難民賑濟口糧修
理房屋借給牛種凡所以招徠撫卹之道宜選勤慎

有司廉明道府妥立章程而以巡撫專董其事竊惟
招撫之要首在清查戶口次則閱寔壯丁又次則蓄
儲資糧又次則撫秧田土四者皆要務也夫清查戶
口即保甲之法但煙冊門牌有司率皆視為故事不
肯實力奉行委之雜職吏胥又適滋需索擾累之弊
查州縣所轄大者不過二三百里小者不過百里均
宜躬行履勘不假吏胥如某戶共有幾口所操何業
土田若干一二登證明晰不許有隱漏朦混戶內人
口有被賊驅擄及現充鄉勇者被擄之日日應募之

地亦一一填註戶下毋許隱混其有自賊逃歸與鄉勇不願改兵者均即按冊驗明取其里甲長及親屬承領甘結收入本戶既查明戶口隨即閱寔壯丁除孤寡老弱外將各壯丁籍記姓名諭令里甲長使之各就一里一鄉自為什伍團結無事之時耕傭貿易各從其便遇有賊警即派令此項壯丁自行守衛所居之村賊至以舉火鳴鑼為號鄰村以次接應互為聲援汛防官兵亦即聞聲馳赴救援堵截要口則賊匪無所施其窺伺矣至蓄備資糧則閱其地勢查數

省沿邊地方自經前明寇亂鄉民為避賊守禦計各建堡寨至今遺址多存有司於親行巡歷之時稽考志書咨訪耆老相度形勢舊有者修之應添者創之所創建之費或令民自行捐輸工戶出資下戶出力或官先借項給民修建分年計地徵還使鄉民所有糧石聚積藏貯其中賊至即相率入守民志已固賊勢自窮夫檢核田土之法各鄉除現有業戶管業外所有荒閒田地或係戶絕或係叛產總屬官地須履丈四至分別等則登計明訂確不許猾吏奸豪稍

有隱射隱佔其自賊逃歸及鄉勇不願改兵者查明實係單丁貧民無戶可歸無業可復即將此項官地撥與四佃種輸租於官而歲給以傭力之值編于另戶附於就近之里甲責成里甲長約束稽查此四事者不但為防賊起見即太平無賊用以長治久安可也至於賊勢窮蹙定有投出求降者察其果出真情然後濟之以撫綏之法其頭目及桀黠用事者雖當量予寬宥必置之數千里之外使遠離巢穴不生他慮其大夥徒黨則於官地最多之處妥為安插分

令佃種照屯田法辦理亦以什伍相聯編為屯戶設立千把總等官以鈐束之如此則生聚有資守望得助流亡可復反側皆安消奸宄于無形固綱維而不動一舉而數善備矣以上六條係臣庸愚鄙淺之見未知有當于萬一否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生擒回逆張格爾 道光八年

楊威將軍 臣長齡會同叅贊大臣等具

奏為生擒首惡勦盡餘逆恭摺馳報仰祈

聖鑒事竊奴才等前探得張逆有赴喀什噶爾勾結情形

當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辰刻由五百里拜摺後午刻
接據圖舒克塔什坐卡遠探官兵報稱二十七日晚
間見有馬賊三百餘人步賊二百餘人均向東北一
帶奔竄有赴伊斯里克卡倫之勢奴才等揆其情形
自係張格爾仍欲由去年入卡舊路先奔阿爾圖什

回庄糾約白帽回象聚集滋事公同商酌不可稍有
遲延奴才長齡帶領捷勇巴圖魯即用總兵副將胡
超二等待衛慶安阿奇木伯克貝子伊薩克總管額
爾古倫並伊犁馬隊涼州寧夏河州步隊奴才楊遇
春帶領領隊大臣阿勒罕保吉勒通阿蘇清阿那秦
阿吉林索倫馬隊固原漢南步隊兩路共計官兵六
千餘名均向阿爾圖什前進查該逆胆敢進卡亟須
防其勾結奴才武隆阿力疾興誠端親赴近城各回
庄靜鎮彈壓稽察留祥雲保碩隆武在大營鎮守奴

才長齡等催兵備行途次接見前差往阿圖什一帶
探信之千總索文馬兵葉榮迎報本日已刻張逆帶
領馬隊賊匪由開齊山路潛入至近卡之阿爾古回
庄約人談處回象聞風逃散該逆在彼喂馬少息復
向阿爾圖什前來談庄黑帽回子四百餘人持械攔
阻該逆見回象不肯附從旋即飛馬撤回仍由原路
出卡黑帽回子已跟踪追去等語奴才等商議既得
賊踪不可稍緩惟相距尚遠我兵必須趕出卡外分
路兜剿方可得手奴才楊 帶領官兵令索文等帶

路連夜趕出卡外奴才長齡在卡紮營時已昏暮五更時葉榮回報探得談逆出卡後宜奔噶爾鐵蓋去路奴才長齡當即差官持令曉諭各隊官兵竭力追捕稍懈定按軍法從事奴才楊連夜帶兵前進一路山險難行至午初趕至噶爾鐵蓋山內追及賊尾馬步爭先分路兜剿立斃賊匪二百餘人張逆在前佔據半山率領馬賊三百餘人迎面衝突我兵排鎗抵敵人人奮勇奴才楊先令馬隊官兵抄及賊後阿勒罕保吉勒通阿蘇清河阿慶安等分兩路帶兵下

壓賊匪力不能支即向山溝逃竄我兵盡力追勦復斃賊匪三百餘人張逆在前僅餘馬賊三十餘人擁護扒山胡超二伊薩克訊之擒獲賊目依期拉木素皮察克知張逆騎青馬身穿藍色金絲緞袍綠皮靴談協等認準飛騎力追直前擒擊山高路滑象賊棄馬扒山胡超額爾古倫伊薩克等帶領官兵回子六七十名亦棄馬扒山力追斃賊五名餘賊滾山逃竄復奔大梁張逆僅餘賊匪十餘名擲石回擊利勇巴圖魯都司段永福額爾古倫胡超各帶兵一擁跟追

直上將及山巔盡力搶近諛逆情急拔刀將刎趙胡
趙段永福錫伯馬甲訥松阿舒興阿兵丁楊發田大
武等奪刀生擒並生擒賊目八名餘賊勦殺無遺時
己未正奴才楊 就於該處紮營分派各兵搜山奴
才長齡聞報專差告知官兵一晝夜扒山勦賊實為
奮勇辛苦張逆既已就獲不必匆忙隨將糧料催運
接濟奴才長齡先行回營安撫回家此皆仰賴

聖主威福士卒用命將積年元凶首惡正於除夕日生擒
並勦盡餘孽從此新疆永靖回衆共享太平奴才等

及在營官兵曷勝欣感懼怖之至謹遵

旨捷報紅旗由八百里加緊馳

奏並差

乾清門侍衛副都統阿勒罕保星馳赴京代奴才等叩
賀

天喜茲於初二日己刻奴才楊將張格爾解至大營奴才
等公同訊問據張格爾供稱自逃竄出卡帶領隨從
賊衆到處游逸因係排罕巴爾後人處處敬重原想
勾結多人再來攻取喀城近來至呵坦台地方因聞

喀成大兵已撤多日邀約只約五百餘人偷竄入卡
到阿爾圖什被黑帽回子攔阻逃竄出卡被拏等情
除另錄供單恭呈

御覽外現派副都御史誠副都統吉勒通阿祥雲保帶
領凱撤吉林黑龍江官兵一千名西安固原步兵一
千名並令伊薩克揀取五品伯克斯底克邁瑪特帶
回子十名沿途照料護送進京定於初六日起程前
進並咨會署陝甘總督鄂于張逆進關後派令文
武大員帶兵沿途接替護送其原派凱撤馬步官

官令該營將領管帶分起行走各歸本營奴才等現
即檄諭浩罕布噶爾張逆已獲速將伊妻子並巴布
頂妻子玉素普父子送出

大皇帝必布重恩看來罕浩畏懼兵威定將該逆家屬送
出如何稟覆再為奏

聞奴才等前摺聲明錫伯馬甲色布星額沙精阿布楊
阿等稟報張逆帶領阿坦台等處布魯特三百餘人
隨同進卡今訊張格爾據稱阿坦台汰劣克及象布
魯特皆不敢進卡是以將此三百人遣回等語合併

陳明所有生擒首逆進京及辦理檄諭各外夷緣由
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國朝奏疏卷二十一

蕭山 朱樗 雲木 編次

武備

勦撫後

密陳進勦舟山機宜 陳 錦

條陳攻守海寇六要 季開生

陳預防海寇事宜 王永吉

陳海疆戰守機宜 王於玉

陳海氛善後 朱紹鳳



籌東南戰守四策

衛貞元

陳靖海一策

王命岳

陳靖海二策

同前

陳靖海三策

同前

密陳海寇情形

李率泰

陳航海勦賊機宜

施琅

陳進勦臺灣事宜

同前

陳臺灣可破之機

同前

奏報臺灣偽藩求撫

同前

奏報臺灣就撫事宜

同前

安撫臺灣兵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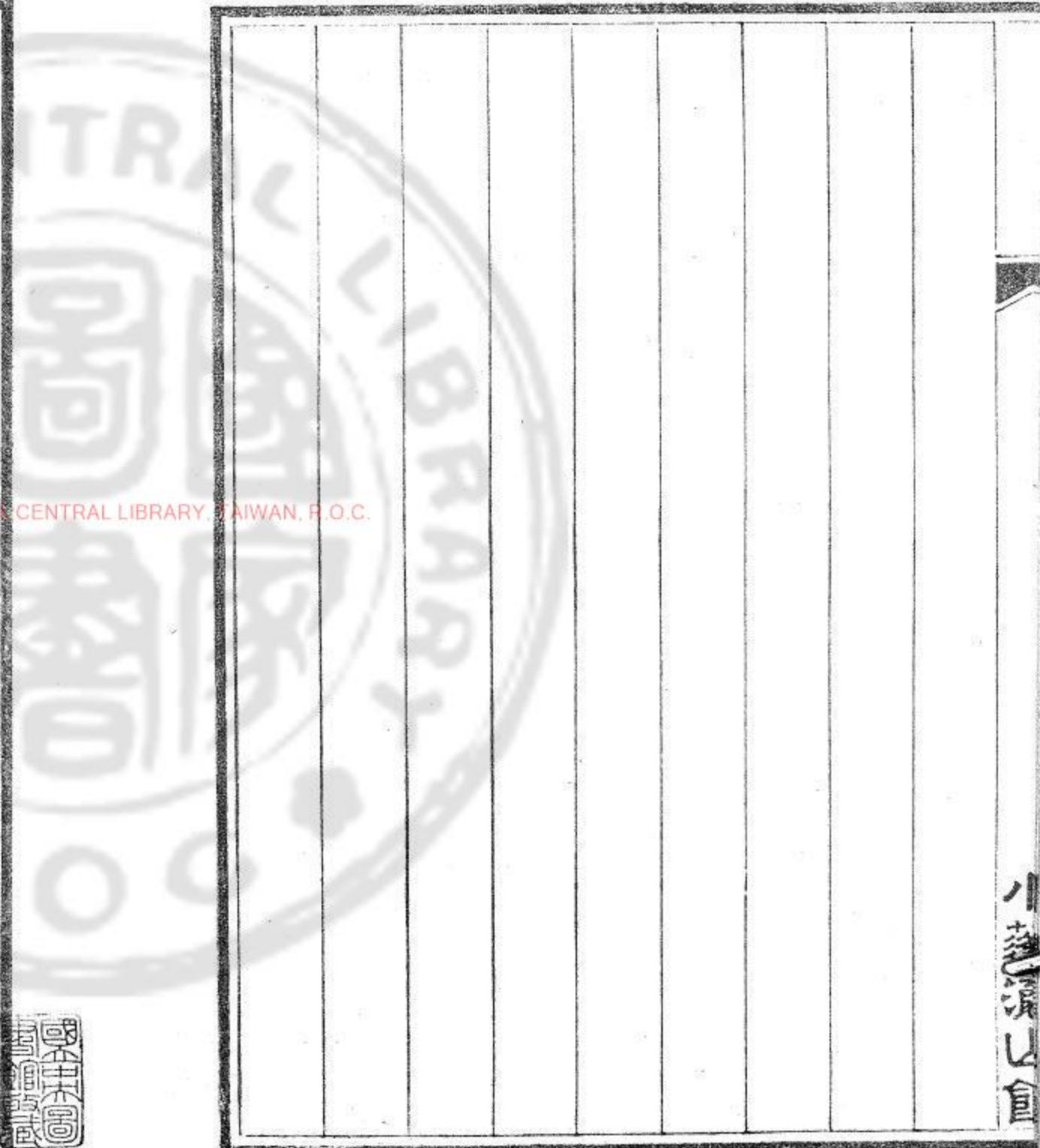
同前

請給臺灣投誠官兵糧餉

同前

平靖粵洋

百齡



密陳進勅舟山機宜

順治七年

欽差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錦謹

奏為密陳進剿舟山機宜仰祈

聖鑒密勅遵行以收積逋之巨寇以安久困之地方事竊

惟兩浙為財賦之地自入版圖以來五載於茲雖山

寇澤魅不時竊發俱不難於漸次掃除惟有舟山一

區上聯閩廣下接蘓松向為逆賊黃斌卿張名振等

盤踞嗣後偽魯及一切叛逆悉聚於彼聲勢愈張朦

八之漢山自
艙蔽海聯鯨分泊沿海地方不時受其焚劫祇緣賊
巢在於巨浪洪濤之中非陸路可以奔剿且我之戰
船未備水師不多故遂養癰至今莫可收拾耳然此
不但為海洋之患蓋曰各逆勾聯甚廣以擁戴偽魯
為名故各山負固無不聽其指揮水賊登岸則山賊
為其接應山賊被剿則入海以避兵鋒逮兵回而賊
復入山矣又不但為浙省之患蓋巨逆如周崔芝阮
進等皆係閩人故粵閩諸逆無不相通蘇松一帶屢
被登犯又為數省之大害也 巨謬膺兩省重寄且身

受我

國家養養之恩日思蕩平之策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奈年來閩寇鷓鴣張日事奔剿至冬始得旋浙
又因船隻未備砲火未齊故一面嚴催寧台所造戰
艦一面確察舟山情形及酌量進剿路徑多方諮訪
竭力圖維竟半載有餘之力船隻始報完工及查海
上情形偽魯見在舟山自黃斌卿伏誅之後偽富平
伯張名振即擁之而屯札於內相從而輔翼之者偽
兵部尚書張肯偽提督總督軍門李長祥偽兵部朱

永祐也其聯艦而分屯於各要口者偽平西王侯王
朝先偽蕩湖伯阮進偽平一伯周崔芝偽定波伯周
瑞偽安洋軍門劉世勳偽靖西軍門黃大振偽驍雄
軍門劉金等也至所稱總兵院道者皆不可計矣各
逆雖共擁一偽魯以示招搖然皆心志不一自相猜
忌倘我兵出其不意揚帆直搗則各逆鬪志不齊必
然潰散我以一半載其水師以一半飛登彼岸相距
一二里即是舟山所城擒王掃穴事寔可行况舟山
各舉人民受各逆之摧殘日久若不勝言

天戈所到無有不興俟後之頌者故揆諸事勢臣可以力
任蕩剿也雖然水路之用兵較陸路不同而海上之
用兵尤非易事蓋陸路用兵可以酌地方之遠近而
合師會剿若海上出師必候風色之順逆又憑潮信
汛之遲早或定關風順而台温不順則台温之戰艦
一步不能行或定關一潮可到而蘇松必四五潮方
至則蘇松之兵將時日更不可訂是道路既有遠近
聲息一時難通此不但江南浙江兩省之兵斷難定
期會剿即寧台温州一省所屬亦不能同時出師也

臣多方講求今圖併力大創出師之徑務從定關相距舟山水面止百餘里候有順風半日可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雖水面之擊奸不能保其盡獲而負固之巢穴臣可必其蕩靖然舉此大創尚有三要一要擔當二要密三要預定防守兵將蓋舟山懸處於大洋之中議剿之時不曰寇善水戰則曰賊艦甚多不曰即得舟山隔海難以防守則曰海上用兵甚為險事若此則將聽各逆之嘯聚焚劫而無已乎惟其旁議紛紛故當事者徒飭飾紙上空談莫敢擔當而

力主蕩剿僅借以招撫為事殊不知各逆自恃踞險孰肯就撫每見招撫使臣嚴我公屢以書札相招獲其回字無非謾言悖戾之語是不特不能招之向化而反襲我

國威深非良策臣受

恩深重不自揣其才力之微今力主議剿至於所需兵力即臣標及提鎮等標酌量挑選合之定關水陸官兵足以應用正不必兵之太多即兵多亦無多船亦不必預定兵數臣當躬行督剿相機而行一力擔當自

有克濟此一要著也舟山距定關山一水之程不但沿海奸民多為賊細我之一動一靜彼即預知即今王朝先等大小賊船俱於桐樵南田等處屯扎倘機事不密俾賊知有蕩剿之舉則必多勾民寇節節隄防處處堵截反使逆賊多方阻當何能越海成功故一切調剿諸事及挑選水手船隻事宜臣俱躬親密行料理皆不敢預知於道鎮等官惟俟奉有

密旨之日臣方面會固山撫提諸臣密商機宜卒然長驅進剿使賊迅雷不及掩耳庶克成功或應調蘇松水

師於崇明滬關之間以壯聲援或應飭台溫水師於海門蒲門等處以截奔路俱候臨期密切而行此二要著也至於蕩剿之後在盤踞於舟山各逆自不難畫就擒縛至分泊水上之巨魁不能保無遁逸則舟山雖得而留兵防守實為要著以臣認議舟山已得則錢塘水師似可議撤一營當即以錢塘水師一營改設於舟山復撥定關水師一營俱各駕船駐彼更另陸兵一千以資水陸防守遴選副將一員總為統領其副將必須我

國舊人庶可俾以重寄仍令定關總兵撥水陸官兵屯
札金蕩山乃定關至舟山適中之地以資應援總有
遺孽亦不敢窺伺內地而浙省之門戶可保無虞矣
此三要著也此皆臣畫畫畫夜籌畫確定機宜正在繕疏
密

奏恭請

密旨責成以便於新春風和浪靜之日或乘月夜之潮或
鼓順風之楫一戰功成功以釋

皇上南顧之憂適於本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為欽奉

上傳事內開該本部題看得舟山自張名振入據久未歸
順偽魯見在何處今當征進應用兵馬若干及水路
船隻若干自某口至舟山道里若干俱應密行該督
確酌馳報面奉

旨是欽此欽遵密咨到臣仰見我

皇上之睿畧及樞臣之訏謨早已計及於此臣不勝踴躍
益矢擔石之力臣謹將進剿事機密疏具

奏伏乞

睿鑒

密勅兵部酌議或指受方畧或

密諭微臣專責臣以進剿之事或蘇松水師應行調出崇
明滌關以壯聲援亦聽臣臨時酌調臣得以畢智竭
力遵奏而行庶積患除而地方獲安矣

條陳攻守海寇六要 順治十一年

禮科給事中臣季開生謹

奏為水賊大肆猖獗謹陳攻守六要以佐殲剿事臣家
江南泰興地濱江海水賊情形頗能通曉故敢詳陳
之臣近見邸抄松江頻有海警方深剝床之憂昨得
家信賊船數百餘艘於今正月初三日轉泊江邊登
岸搶掠慘不可言臣邑相近通州海門等處各城官
兵見在晝夜嚴守竊惟此賊不除大江南北淮揚常
鎮蘇松六郡能保堅堵哉今督撫以滅賊自任請造

巨艦賊至出洋拒戰賊遁循踪剿絕洵上策也然奏報往復工作興舉難以計日艦一日未就賊一日不平沿水之民非耕作以輸賊賦稅即燒煮以供鹽課賊一日不退民一日不安故為今計有以守為戰一法以散為剿一法其以守為戰之要有三一曰遠偵探二曰扼要害三曰備器械江海多警原於重地設總鎮要地設副叅衝繫列守扼則為正兵又有遊擊將遊兵四應則為奇兵茫茫大海中島嶼登眺目窮百里倘非時出哨望賊之有無多寡何以灼見况賊

舟必乘風而行因風卜其所向因潮卜其進退此偵探之力也賊舟巨不能泊岸必尋港路度其港路可進者重兵守之餘地分防邏守未登陸拒之即登陸必行散掠陸兵邀其情歸遊兵焚其船隻賊自片甲不返矣此扼要之效也短兵止可接戰若水陸隔越則全恃弓矢至犁其船隻須用炮石焚其篷樁須用火器此器械宜備也三者具而賊猶不破未之有也其以散為剿之要有三一曰嚴海禁四曰杜接濟三曰密訊察賊之在海利在劫掠若無所獲自不能

久惟商人船戶出海興販一為所獲即船其船人其人賊船且益多人且益眾矣則海禁可不嚴乎海不可耕賊有貨而無食終難存聚惟利奸民載米交易而賊遂得食是賚賊以糧也則接濟可不杜訊察可察不密乎能若是而賊猶高枕海邦美戈江鄉者未之有也但今者時平兵玩事久禁弛偵探不出里門防守人多虛伍兵甲俱係朽鈍商民公然出海賊謀且入內地賊何以不熾何以不聚也則舉其廢振其頹六者誠今日之要務不特江之南北當亟舉行凡

閩浙沿海之鄉均宜倣倣伏乞

勅下督撫提鎮查驗器械整理卒伍審度今之要害更移增補嚴禁出海接濟賊自哀止俟巨艦成時江南江北密會攻剿則賊進無所掠退無所歸豈不一舉而盡殲哉

陳預防海寇事宜

順治十一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王永吉謹

奏為閩浙隱憂最大密陳愚見恭請

聖裁以防後患事

臣接閱邸報見同安侯鄭芝龍繳報封

撫書信等事一疏內有臣閱家書恨逆兒不能承順

聖意既以

閩粵

為已任尚欲冀望

朝廷委以保全浙海等語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臣不知鄭成功家書中

所言何事但就鄭芝龍奏疏詳細思之閩浙粵東各

有督撫鎮將固守封疆粵中見有藩王征剿浙江見
有大兵坐鎮文武将吏各有責成鄭成功如果實心
就撫但當解甲投戈遵守投戈遵守法度勉圖報効
凡地方兵馬機宜悉聽督撫調度何得妄以閩粵為
已任又何得冀望

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氣傲志高心雄膽大要挾顯然雖貌
為歸順而實懷二心以臣愚見斷之將來更為東南
大患者必鄭成功也從前飄泊海島脚根不定今得
盤據於漳泉惠潮之間用我土地養彼人民用我錢

糧練彼精銳以養成其氣候將來求索糧餉擾害地
方迫脅官吏目無法紀日強日驕何所不至稍不遂
意乘機構釁借口挑激頓逞逆謀此必然之理必至
之勢也竊恐督撫平日失於隄防倉猝何以制勝萬
一變生不測水陸並進不但福建瓦裂即廣東浙江
江南亦有剝膚之禍矣古語云受降如受敵固當推
心置腹以待人尤當厲兵秣馬以應變况鄭成功悖
逆驕悍情節顯然無可疑惑欲杜後患急須預防如
果臣言不謬伏望

皇上密諭浙閩督臣劉清泰會同撫臣佟國器同心合力
製器練兵其沿海水師船隻責成撫臣蕭起元周國
佐實修實練切不可因鄭成功已經受撫心生懈怠
更不可顯露張皇走漏消息以致鄭成功揣摹疑畏
反側不安務要審機觀變駕馭得宜制人而不制於
人庶東南安而天下舉安矣大利大害所關不敢隱
諱據寔密陳仰祈

聖鑒

陳海疆戰守機宜

順治十六年

翰林院庶吉士臣王子玉謹

奏為逆賊有可滅之形事機無坐失之理敬陳東南戰
守便宜仰祈

睿鑒事臣以草莽書生荷

皇上殊恩拔置史館甄陶煦育已閱二載

天高地厚頂踵莫酬顧念職非言官不獲建白以少効涓
埃而知無不言亦臣職所宜盡敢不避越俎之罪一
一罄陳之臣伏見

皇上天威震疊神武奮揚即西南殊域幽崖絕壁箐林棧
辨之鄉莫不廓清綏靖乃區區閩賊鄭成功糾烏合
之衆掠食水濱計其伎倆應可旦夕剪滅而十餘年
來久通逋天誅鴟張毋忌近又移巢舟島窺瞰兩浙
濱江沿海剽掠橫行不即駢首就戮者臣以為水陸
之勢殊而攻守之機異也賊所恃為長技不過習處
深洋狎玩潮汐艤舳高大便於衝犁止耳夫賊之未
殄由於水軍之不精而水軍之未精更由于戰船之
不備今議者率謂賊宜海官軍宜陸止可列守未可

往攻即年來辦有船隻其大小多寡之數難與賊角
故賊乘虛而入舉帆便可飽颺官軍逐寇追逃望深
海每深浩嘆小醜狂鴛職此之由臣以為用天下之
全力以治水軍何軍弗精用天下之全力以營戰艦
何艦弗成在

皇上之獨操乾斷耳

皇上誠不惜金錢不計歲月而圖此賊則最急在治戰艦
其次在練水軍請自江淮以南閩廣以北凡為海道
要害者

勅下該督撫大臣速造戰艦精練水師賊船高大非烏船
水艍不足以當其鋒而乘間出奇可以翊衛大舟輕
行淺水者北洋則沙唬為最南洋則舳舻為最應令
督撫檄取閩匠照烏船水艍等式併力鳩工而遍行
監司鎮將凡各場各沙土著編氓有諳練風色工習
波濤者廣為羅致臣計舟艦之修造水師之抽募不
必半年而旌旗舳舻皆可整備相其最衝之地如狼
福定海等口用大船百五十次船三百水師五六千
西北戰兵三四千人以當之次則吳淞溫台等口亦

用大船一百次船二百舟師三四千西北戰兵二三
千人以當之閩廣準此賊若分隊來侵則我就一方
之衆逆戰於門連賊若聯艘大舉則我合數區之衆
并力而截擊自無深入內地登岸長驅之橫矣且若
狼福吳淞有重鎮則賊不敢溯圖永而上金焦並不
敢越崇明而圖通泰定海有重鎮則賊之全金隊不敢
經楚門而犯黃華賊之零軍更不敢沿象山而掠奉
化賊既窘蹙於浙而聞閩廣有添兵造船之舉廈門
室虛勢必還顧巢穴我於是聚兵惠潮斷其入廣之

路堅守福寧絕其入浙之兵全閩之師巖峰堠完堡
城以杜其沿邊入掠之謀江浙之衆耀兵舟山厚戍
溫台以弭其犇軼突侵之患賊既糧糗不繼將卒必
至潰離油鐵無資船艦自然蠹壞是時命一大將
督平藩嶺表之衆與蘇利吳六奇之師攻其南命一
大將督全閩之兵與黃梧之屬攻其北賊勢既窮腹
心定有內變不出而莽而成功之首不至者臣甘受
重罰以正妄言之罪此惟在

皇上之獨操乾斷耳况鄭逆本膏梁梁輕妄所附賊衆雖踰

數萬戰兵不過萬人向徒謂我憚於水戰故敢狂游
逞游魂若聞決策進攻自然膽落又其連年潰敗如
海澄之歸閩安之破心膂既已乖張羽毛亦漸零落
即一二叛將為其死黨而驍銳之士計僅數百此亦
何足介意相機撲滅正在今時儻或玩為細虞因循
守禦賊若以一軍塞江口則崇明七十二沙通泰三
十六場皆其奸藪一軍輟定關則兩浙之郡縣四區
之衛所皆其盜糧賊無所不攻我無所不守攻者恒
逸守者恒勞攻者恒警守者恒疎臣恐財賦無區徙

小蓬須以自
茲嘖嘖多事矣議者輒謂製船募兵費動百萬賊不
遠滅餉已難支臣以為天下方當殷盛使樽節清剔
數百萬金錢當亦易獲今不及時辦賊而徒惜餉出
無從則賊之今日掠一村鎮明日破一城堡其焚掠
創殘獨非小民之膏血

朝廷之積貯乎日引月長又何止數千百萬也且

皇上軫念民艱同乎覆載雲貴窮氓猶且不受帑金

命官往賑而東南赤子斗筭杆軸正供獨多忍見其日罹
鋒鏑不保室家乎臣以為

皇上必有所大不忍焉者也又謂賊之水軍使船如馬我
一時召募應敵恐難臣以為水軍之伎惟在駕船至
彀弓發砲我又有西北戰兵以佐其不逮况斥鹵之
民不同內地其飛篙持舵跳船上桅之技勁捷非常
兼且出沒大洋是其素習一朝檄募豈下數萬又向
來防汛之兵原有定額兼用新舊即可破浪乘風過
乘年來我江浙之兵兩定舟山皆已斬渠執馘更何
嫌疑而不致力於水戰也總之船艦備則水軍可恃
以揚威水軍精則陸地可藉為重蔽能戰能守勝勢

我操區區小醜正如釜魚檻獸退進兩窮何至假以
餘息縱彼凶鋒而廓清綏靖之無日哉至戰船之裝
式洋港之緩急沿邊衛所守禦之機宜措餉募兵之
權變或應責成督撫或應責成監司或應責成鎮將
者據臣管窺各有縷晰規畫未敢遽瀆
天聽祇緣逆賊跳梁臣民同憤樸誠內激觸目抒忱自知
狂瞽無狀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陳海氛善後

順治十六年

戶科都給事中臣朱紹鳳謹

奏為海氛既慶廓清敬陳善後之大事以佐萬年之計
事

皇上天威肆震殊俗同風紛紛江海之游魂頃復撲滅恭
聽捷音歡聲雷動莫不賀戰勝而慶昇平臣竊念之
鄭逆自閩而廣而浙而江南搖亂我人民蹂躪我土
地匪朝伊夕矣今雖天奪其魄斬獲無遺猶恐竄匿
餘氛尚延喘息巖疆制勝方切綢繆非在事諸臣優

游燕雀之堂高飲太平之日也臣請得以善後三大事宜為

皇上密陳之

一曰申國法

朝廷命將設兵原以衛民而捍敵計一省之中其為高牙大纛踞巍城稱上師者不知凡幾其為偏裨將佐領貌貅分汎地者不知凡幾日糜正帑之金錢歲耗耕農之饋餉一旦有事輒請禁旅所以翼衛

皇都者也雖羽林百萬四應無窮而根本單寒豈為長策

甚或鼠首懷二心之子望風降遁不堪聽聞苟非梁化鳳哈哈木等克奏膚功東南半壁其可問乎則行間之功罪不可不明也伏乞

勅下親王大臣九卿科道會同核議除在事有功官兵少俟督報抄傳從優議叙外江浙將弁平日疎防不能制賊者作何處分臨事畏縮不肯一矢相加者作何處分對壘逗遛與城池失守者何以治之戰敗遠竄與倖退冒功者又何以治之逐一分明奏請定奪有功不致向隅有罪不得漏網則懲勸明而人人思奮